

8954

木 4

沉

文藝叢刻乙集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船



B3199

師
上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
	圖書館
	寄贈者 林篤信
	寄贈號數 768
	登記號數 R3199
中華民國14年3月24日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P.R.9

林篤信贈

一九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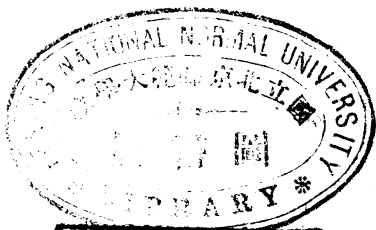
館惠存

865.57
355-7
:1

沉 船

太 戈 爾 原 著

徐 曦 林 篤 信 合 譯



調 撥 臨 汾

商 珠 印 書 館 發 行



北师大图 B2416078

FOREWORD

By LEWIS CHASE, M. A., PH. D.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the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lecturer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in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year 1924 the chief Western literary influence upon China is Eastern. The paradox is easy to explain. Mr. Tagore's publishing house is in London, and it is in its English form that his work i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ut he himself is an Indian, from the Province of Bengal. Most of his work is originally written in Bengali, and then translated either by himself or under his direction into English. It is known not only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of the English-reading world, including all of India outside of Bengal, but from English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There is probably not a writer living who is more celebrated than Mr. Tagore, whose name is a household word in more homes in Asia, in Europe, in America. And the medium is English.

In spite of this fact, however, Mr. Tagore is not of the West but of the East. He is,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neighbor to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visit and of the introduction of his work here is in the opportunity that is

made thereby for the renewal after long interruption of active neighborlines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neighborliness to be manifested in the future as in the past by the wanderings of students and the interchange of ideas.

The time is ripe for the renewal of such reciprocity. Modern India and Modern China have as much in common, I believe, as 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 which is a great deal. The two countries are confronted by many of the same problems to-day, some of which are clearly indicated in *THE WRECK*. In former times, China was indebted to India for Buddhism, and even before then, it seems, India was likewise indebted to China for ideas. The renewal of neighborliness means, then,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the revival of a time-honored custom. This union may well bear within it the seed of a genuine renaissance to resemble the historic European movement of that name more closely than any other of a purely nationalistic character, because it would outstrip the confines of state, creed and race, and it would embrace, if it effected all society in both lands, nearly hal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arth.

It i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to invite attention to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WRECK* made by Messrs. Hsu Hsi and T. S. Lin of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Peking, April, 1924.

序

柴思義

一九二四年中國所受西方文學最重要的影響，其性質仍是東方的。這句話看去似乎不通，其實一說便能明白。太戈爾先生的著作發行所是在倫敦，而介紹到中國來，也是借徑於英文。

太氏自己是印度彭加爾省人。他的著作，大部分原用彭加爾文寫的，後來由他自己或經他指導譯成英文。這些著作不但在英語通行的地方（包括彭加爾以外的印度）風靡一時，而且由英語又輾轉重譯成歐洲別國的文字。現在生存的著作家，差不多沒有比太戈爾先生更受人崇拜的。他的名字在歐，美，亞諸洲幾乎都是「家喻戶曉」。至於這個媒介物，却是英語。

雖然英語是媒介物，太戈爾先生究竟是東方的，不是西方的。他是中國的真正鄰人。他到中國來游覽和他的著作介紹到中國，都有一種重要的意義，就是使中印兩國久經中斷的鄰誼，重新得積極發展的機會；這種鄰誼將來表現的方法，必定和過去一樣，都是由於思想的交換和學子的往來。

復新這種相互的關係的時機已成熟了。我想近代的印度和中國，恰如古代的印度和中國一樣，有許多共同之點。兩國現在都有許多相同的問題，等待解決，「沉船」裏已表出不少。中國古時由印度輸入佛教，而在那時以前印度也由中國得着不少思想。所以這種鄰誼的重新，可說是「舊雨重逢」。這種結合很可養成純正的文藝復興的種子。這個文藝復興將來必酷肖歐洲歷史上有名的文藝復興，却不像別的純屬一國性質的運動。因為牠打破國家，宗教，種族的限制，而且若能影響到兩國的全社會，則幾乎影響人類之半數了。

北京師大徐曦林篤信兩君，要我說幾句話，引起社會上對於沉船譯本的注意，我很高興的寫了這幾句。

譯者自序

我們看完這本「沉船」後，覺着十分興趣，十分激動；覺着雖然背景是印度，總時時映射中國的情形。字裏行間表露的感情和事實，總覺得似曾相識——似曾在中國社會上相識來。就是這種親切的趣味，引起我們的嘗試。半年前我們便着手逐譯，中間經過了許多停頓，到今天才能整理出來，和社會相見。我們一方面覺着十分榮幸，對於這位世界所欽重的作家，能替中國盡一分介紹的義務；一方面我們又覺得太膽大了，以我們這樣幼稚的技術，來翻譯這種天才結晶的作品，缺點又那能免啊。

太戈爾先生最近曾來華遊歷一次。我們都瞻仰過了他的高潔的丰采，傾聽過了他的偉大的言論。先生的歷史和思想，各種雜誌報章上詳盡確實的介紹也不少，所以我們在這裏便不做這種重複的工作了。我們只簡單鄭重的申明一句：太戈爾先生是大文學家。他的真價值就寄存在他的文學裏。他得諾貝爾獎金，他這般世界傳名，都因他的文學的永久價值。

沉船 卷上 譯者自序

二

我們做這件工作，也感着一般翻譯者所感覺的困難。我們努力朝着信達雅三字做去；至於到底做到如何程度，只好待讀者評判。我們相信這裏面一定有不少的缺陷，若讀者能加以指教，我們是十分盼望，十分感謝的。

這件工作還承我們的教授柴思義博士 (Dr. Lewis Chase) 和同學程迺頤先生的幫助不少。沒有他們兩位，也許我們到如今還不能完成這工作，這是我們應十分感謝的。最後還要對於幫助我們抄謄的諸君，致誠懇的謝意。

一九二四，五，二八。

第一章

誰都料定雷米舒 (Ramesh) 可以考及格法官試驗。主持高等教育的司學女神，常以金色蓮花瓣袒護他，並且給他獎牌和學識。

雷米舒受試驗後，大約便須回家，但他並不急急治理行裝。他父親來信，叫他立刻返里。他答以等到試驗結果宣佈後，再行動身。

阿拿達 (Annada) 的兒子喬琴 (Jogen)，是雷米舒的同學，和他鄰居。阿拿達是婆羅門教徒，他的女兒寒梅 (Hem) 近來受初次文藝試驗。雷米舒是他們家裏的常客。每逢茶會的時候，他總準時到的；並非茶是唯一的攝引物，因為旁的時候，他也常在他們家裏。

寒梅洗澡後，常往來屋頂上，曬晾頭髮，一面散步，一面讀書。雷米舒也常手拿書本，坐在宿舍的高樓上，潛心自修。這種安靜的地方，實在是讀書唯一之所，但外界總免不了有些分心的事情，

讀者一想便知道了。

兩方面從來沒有談及婚姻問題。阿拿達因爲有一種原因不能將這問題提出。他有一位少友，現在到英國做律師去了，阿拿達已看中他可爲未來的女婿。

一日下午，茶席上正在津津有味的討論一個問題。有一位少年名叫阿克舍（Akshay）者，雖然考試成績不很好，但他喝茶的興味和做各種無傷的放縱事情，却不落於其他少年之後；且常加入寒梅的茶會裏。他曾說男子的智慧，相似一把劍，即使沒有很精銳的邊鋒，牠的重量已足以造成一件很利害的軍器；至於女子的智慧，相似一把小刀——不管牠磨得怎樣的銳利，也不能做出甚麼利害的事來。

寒梅對於阿克舍這種荒謬的理解，默默無言，但她的哥哥喬琴更提出種種理論，輕視婦女的智慧。因此雷米舒也加入戰團；他抖擻精神，滿口的稱頌婦德。

雷米舒很激烈的贊揚婦德，剛多喝完兩杯茶時，僕人送到一封他父親寄來的信。他匆匆看完後，便當此辯論激烈之時，承認失敗，慌忙起來要走。經大家一齊挽留，他纔不得已申明父親已

由家裏死了。

『請雷米舒先生的父親到這裏來，』寒梅對喬琴道：『我們請他喝一杯茶。』

『不敢勞駕，』雷米舒忙插口道：『還是我自己立刻去接待他好。』

阿克舍心中很得意。他道：『這位老人家，也許不願意在這兒吃什麼，』他暗中表示阿拿達是婆羅門教徒，雷米舒的父親是奉印度正教的教徒。

雷米舒的父親勃拉乾 (Brajā) 問問兒子的近况，且道：『你明天須同我坐早車回去。』

雷米舒搔着頭，問道：『有什麼特別的急事嗎？』

『沒有特別的事情。』勃拉乾答道。

雷米舒很遲疑的向父親看，他很奇怪父親近來爲甚麼這樣着急，可是勃拉乾以爲此時無須去滿足他的兒子的好奇心。

晚上他父親出外訪問加爾各答 (Calcutta) 諸友，雷米舒於是坐下寫一封寄給父親的信，他剛寫完普通稱呼父親的一句「父親大人膝下」的話，便停住筆寫不下去了，他雖然再三思想，

以爲和寒梅已無形訂婚，設使將這種默許的婚約再瞞着父親，那就錯了。他草了好幾張信稿，但結果統扯掉。

勃拉乾吃完晚飯後，很安靜的睡着了。雷米舒躋上屋頂，一雙眼睛注視鄰家，恰如黑夜裏的鬼魔一般，提心弔膽的在那裏一上一下的觀察。九時阿克舍告別而出，九時半街上門關，十時阿克達會客廳裏的燈光也熄滅，到十點半時全家人都沈沈的入睡鄉。

第二天早晨雷米舒不得不離開加爾各答。勃拉乾監視很嚴，使他沒有離車躲避的機會。

第二章

雷米舒抵家時，知道父親已經替他訂了婚姻，並且結婚的日期都揀定了。勃拉乾年輕時，境遇很困逼，他後來的洪運，全靠他的朋友阿斯亨（Tahan）律師之力。阿斯亨天壽而亡，據調查結果，除留下債務外，沒有甚麼東西。因此他的妻子和一位少女也就處於伶仃孤苦的地位。這位女

子現已及笄，勃拉乾便擇配他爲雷米舒的新婦。有幾位雷米舒的好友，聽說該女面貌醜陋，極端反對。勃拉乾祇有一答法，去對付他們的評論。他道：『我實不贊成你們的說法，你們憑着外觀，可以去評花論蝶，却不能論人。設使這位女子能像她母親一樣，成一良婦，雷米舒當以爲他自己好命運了。』

雷米舒聽到許多閒話，談論他目前的婚姻，心裏非常閉悶，他只好很無聊的逛來逛去，想找出種種逃避的方法，但是一件都不能實行。後來他大着膽子對父親道：『父親，我實在不能和這位女子結婚，我已答應和別人訂婚了。』

勃拉乾『真的嗎！你難道已正式訂婚了不成？』

雷米舒『沒有，還沒有十分決定，但是——』

勃拉乾『你已經和女家講過嗎？這婚約是否已經完全訂定？』

雷米舒『沒有和她家裏人確實談及，但是——』

勃拉乾『哦，你沒有講過嗎？既然從來沒有講過甚麼話，那就不必再提。』

雷米舒躊躇一歇兒，突然又道：『設使我和別的女子結婚，我實在對不起她。』

『你更對我不起，』勃拉乾斥道：『若是你不願和我所選擇的女子結婚。』

雷米舒不能再說，他也许可以得到一個機會，突然發生了意外的事情，把這個婚姻耽擱掉。

照星相家推算，今年除了所擇定行結婚禮的日期外，以後的日子統是不吉利的。雷米舒以為假使能逃過這吉日，便可以得到一年的展期。

新婦住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只有水路可通。即使取那條最短的路線，繞那些和大港相連接的小河而走，也須三四天的路程。勃拉乾防恐有意外的事情，預先提早幾天動身。他帶了一隊人，於婚禮一星期前出發，這一天出發日，也是正式宣佈是吉利的。他們途中一帆風順，不到三天就到薩摩兒福塔(Simulghata)，離婚禮日期尚有四天。這位老人家尚有旁的理由，願意早點到此。他因為新婦的母親處境很苦，早希望她離開自己的家庭，搬到她鄉村裏去住，以便維持她的生活，報酬少年時代所受朋友的厚恩。但因從來沒有親戚的關係，覺得不好意思將此計議向她提

出，現在眼見婚禮已近，他才向她請求，且得了她的允許，她家裏只有一個女兒，所以對於請她以爲母的資格，去照料這位失恃的女婿，欣然贊同。她且毅然道：『憑那些多嘴人胡說，我是要靠女兒和女婿爲生的。』

勃拉乾在結婚禮前幾天，整理她的家具，預備搬到她新屋裏去住。他因盼望她跟着結婚隊一同回家，所以隨身帶來幾個僕婦，以便幫助她一切。

結婚禮如期舉行，但雷米舒不願意好好的念那種神聖的宣誓，到了夫婦對拜時（新郎新娘初次見面的吉時），他緊閉眼睛，滿面愁容；鬧新房時，閉口不作聲，終夜背向女子而睡，天一早便跑出房外。

結婚禮舉行後，一切人員都動身返里，一隻船專坐婦人，一隻船專坐老人，新郎同年輕的人坐第三隻船；舉行結婚禮時所用的音樂隊，安置到第四隻船上，拍唱歌謠和雜亂的曲調，以消遣時光。

是日氣候很熱，令人難受。天色雖很清白，但地面四周充塞一層閉悶的煙霧。岸上樹木黯淡

無光，連樹葉都一點兒不搖動。船上搖槳的人，恰如在汗裏洗澡一般。當太陽沒有落到水平線時，船夫對勃拉乾道：『我們現在可停泊了，一里以上找不到停泊所了。』

但勃拉乾希望早點到家。

『我們不能在此停泊，』他道：『初更時可有月光；我們向前駛到巴拉黑塔 (Baluhata) 再停。我當添給船資，斷不至使你們徒勞無功。』

船夫乃遵命前進。河之兩岸，一面是沙灘，在那很熱的陽光裏發光；一面是很險峻的殘石。月色透過朦朧的煙霧，恰如一雙酒醉人的眼睛，射出黃褐色的光輝。此時天色尙清明，但忽然之間，一片萬籟無聲的景緻被打破了。船中的人，向後看見成行的樹幹，結束的草稈，大堆的泥沙：這些東西，好像被一把大掃帚堆積起來，直向他們方面掃下來。

便發生了許多狂呼之聲：『站——站牢！站牢！站牢！上帝呀！救命啊！』
以後怎樣，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陣旋風，循着牠平常所走的一條破壞路徑，降臨到這許多小船上，在牠所經過路上的東

西，沒有不被牠拔起翻倒；船中這些不幸的生命，一剎那間，都化爲烏有了。

第三章

朦朧的煙霧已沒有了，透明的月色，像一幅很眩目的白窗簾，蓋在一大片沙灘上。河裏不但沒有一隻船，連水波紋也不見一個。水陸間一番和平氣象，恰如遭難人安安穩穩的死去一般。

雷米舒蘇醒時，覺得自己躺在沙灘邊上。過了好久時候，他才覺得曾經發生了甚麼事情，追想這件不幸的奇變，宛如做一個惡夢一般。他忽然站起。第一個衝動，就是去調查父親和朋友怎樣。但四周看了一番，並沒有人類的形跡，沿水邊找了一遍，也見不到甚麼東西。一塊雪白的小島，夾在巴達馬 (Padma) 河——恆 (Ganges) 河的支水——的支流中間，很像一個小孩，曲臂作枕在那兒躺着。當雷米舒走完島的一邊，剛要起身到那邊去找人時，忽然瞧到一件像紅色衣裳的東西。他加快脚步，看見一位垂斃的女子，穿一件大紅的新娘衣，躺在沙灘上。

雷米舒會知道怎樣可以使溺者起死回生。他拉著女子的手，很忍耐的很用力的在她頭上和身旁推，直推到她能呼吸能開眼纔止。

雷米舒此時弄得精疲力竭，想提起一點精神，去問一問這女子都不可能。她也似乎沒有完全復元，因爲一開眼，便很懶意的閉下了。雷米舒細細驗她一下，覺得她的呼吸沒有妨礙了，便在月光下對她看了好久。這塊夾在水陸中間的荒野，差不多是一塊生死關頭的地方，在這種奇奇怪怪的環境裏，他們居然第一次相會了。

誰說蘇錫拉(Susia)面貌醜陋？皎潔月光，照着四周的景色，圓穹蒼天，似乎茫茫的無邊。但是一切天然景色，在雷米舒眼光裏看來，不過是睡者臉上的一幅佈景罷。

雷米舒此時什麼都忘了。他想到：『當行結婚禮課亂的時候，沒有向她看，現在覺得很滿意。那時我也沒有如現在一樣的機會，可以去看她。現在被我救回她的生命，使我承認她爲我良婦的心，比較徒念幾句形式的宣誓，更來得堅決。單念幾句宣誓，不過在那大庭廣衆之間，承認她爲我的妻子罷了，如今我却以她爲上帝賜我的特別禮物。』

女子已恢復知覺，並且坐起。她把身上零亂的衣服整理一下，用遮面紗將頭面遮蓋掉。

『你知道在你船上的另外那些人的下落嗎？』雷米舒問道。

她搖着頭，一句話不說。

雷米舒接着問道：『我想去找他們一下，你在這兒覺得孤獨嗎？』女子仍不答，但她戰慄的身體，表示「請勿乘我單獨在此！」比講話還顯明些。

雷米舒了解她的無形的請求。他站起向四周一看；但在光輝閃閃的沙灘上，並沒有人類的形跡。他竭力呼叫各個朋友的姓名，也沒有一點響應。

雷米舒覺得他自己的努力沒有甚麼效果，只好再坐下。女子以兩手蔽面，想法子將眼淚抑制住，但心中一起一伏，終究不能安寧。他接近她的身旁，輕輕摸着她垂下的頭和頸。似乎有些本能告訴他，單用空言安慰是無益的。她的淚再禁止不住了，滿腔傷心事，竟由一片嚶嚶的聲音表達出來，雷米舒起了同情心，也流了許多眼淚。

他們痛哭時，月亮已下沈。在這樣陰氣沈沈的景象裏，這塊淒涼的荒野，好像一個很悲痛的

夢境；一片白色沙灘，好像黑夜裏的鬼怪；水面上處處發現很微弱的星光，好像大蛇身上的鱗甲。
雷米舒握着女子的手——一雙很小很軟的手，受驚嚇變冷了——輕輕的拉她接近，她一點也不拒絕，她所有的本能，除了愛羣情外，其餘統被恐怖心褫奪了。在這樣黑暗的天空底下，她早想找一個安身之所，現在已如心所願，在雷米舒溫暖而搏動的胸部找到了。她很大膽的伏在他的懷中，其實這也不是怕羞的時候。

晨星已沒，空中和水中統現出東方的曙光，漸漸變成紅色。雷米舒在沙灘上酣睡，一位年輕的新娘，頭攔在他的手臂上，也沈沈的伏在他的身旁。閃閃陽光，刺進他們眼中，把他們一齊催醒。正在慌忙向四周一看，猛想起他們是破舟流離之人，隔離家鄉很遠了。

第四章

不久河中現出漁舟的白帆。雷米舒大聲的向一隻船招呼，得漁夫幫助，僱到一隻大槳船，以

便駛行返里。他沒有出發以前，先報告警察，請他們去找遭難的同伴。

船到村埠，雷米舒知道警察已經找到他的父親岳母，和幾位親戚的屍首了。只有幾位水手也許尚活着，其餘的統杳無踪跡。

雷米舒的祖母，留居家內，未曾前往參與婚禮。她一見孫和新娘回家，放聲大哭，那些參與婚禮人的家屬，也很悽慘的哀悼起來。既沒有吹起海螺，又沒有一種平常慶賀的聲音，去歡迎這位初到的新娘。且沒有一個人提議去款待她，實在講起來，大家看見她都避了。

雷米舒決意等到喪事辦完後，便和妻子離開故鄉，但他須將父親遺下的事業整理好，才能動身。他家裏一般孤苦無依的婦女，都要求他讓他們去進香，因此又要預備一切。

他這幾天雖然料理種種淒慘之事，但尚不能完全忘了戀愛的行爲。她的新娘却不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子，如以前一般人所傳——其實村裏的婦女，都以爲她的年紀已出於平常的結婚期，瞧她一起——但既講到戀愛一層，這位少年學士平日所讀的書，便完全無濟於事了。天良大的責備他這種行爲是不可能而且不對的。但是很奇怪，他雖然得了書中許多教訓，但總覺得

被這位女子吸引住，連他的博學心靈，也不能反抗她的魔力。

他想像她爲將來的賢內助。他的年輕新娘啦，他的受人欽仰的夫人啦，他的小孩的慈母啦，諸如此類的幻想，把他朦朧的眼睛弄昏了。雷米舒將她的影像深深印入腦中，想像她可以怡情悅目，可以增進家庭裏的幸福，却如畫家心裏一幅畫，詩家腦筋裏一首詩，專心致志的在那兒沈思默想。

第五章

雷米舒差不多廢了三個月的光陰，去整理父親的事業，和預備老婦進香。現在已有些鄰人和這位年輕的新娘接近了。牽連她和雷米舒的一個疏鬆的情結，也跟着流光，漸漸抽緊。

這對年輕夫婦，常將蓆子鋪在屋頂上，在天空下消度他們晚上的光陰，差不多成爲一種習慣。雷米舒現在更加親暱，一切禮節都不拘了。他有時從後面抓他一下，用兩手閉住她的眼睛，或

將她的頭拉到自己胸前來。有時她在晚飯前睡着了，他便去催醒她，挨她一頓罵。一日晚上他兒戲似的捻住她的卷髮，搖動一下，且道：

『蘇錫拉，我不喜歡你的頭髮今天這樣梳理法。』

女子坐起，且問道：『喂，你爲什麼定要叫我蘇錫拉？』雷米舒愕然對着她看，絲毫不懂她的問意。『改了我的名字，是不能改換我的命運的。』她接着道：『我從生下至今運氣統是不好，並且一生都要如此啊。』

雷米舒心裏忐忑亂跳，臉色也變了。他忽然想起內中定有極大的錯誤。

『你爲什麼要說你一生的命運都是不好的？』他問道。

『我沒有出世，父親已死了，生下不到六個月，母親又死掉。我在叔父家裏，非常的勞苦，後來忽然聽說某處有你這樣一個人，看中了我，過了兩天，我們就行結婚禮。以後發生了甚麼事情，你已知道了。』

雷米舒垂頭喪氣的倒到枕頭上。此時月亮已上升，但似乎毫無光彩，也不敢再提出旁的問

題，並且想把方纔所聽到奧妙莫測的事情拋開。南風拂檻，恰如睡醒人歎息一般；一隻清醒的杜鵑，往來於月光之中，高唱單調的歌曲。鄰埠船上的水手，也在那兒唱歌謠，聲調遠佈空中。女子見雷米舒思想出神，便輕輕兒的以肘觸他一下，且問道：「睡着了嗎？」

「沒有。」雷米舒答道。再沒有旁的話了，她也安安靜靜的睡着。雷米舒便起來對她細瞧，看見她的前額上，司命神並沒有給她畫甚麼隱約的凶兆。爲甚麼這般可愛的一個女子，要受厄運的磨難呢？

第六章

雷米舒此時已知道這位女子是不是他所娶的妻子，但想根究她究竟是誰的妻子，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一次他詐問道：「當我們結婚時，你初次看見我作何感想？」

「我沒有看見你，」她答道：「我從來沒有抬起頭來看你。」

雷米舒『你會聽到過我的名字嗎？』

女子『我只在結婚前一日，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我的嬸母急急想我脫離她的左右，所以連你的名字都沒有同我說。』

雷米舒『喂，聽說你能讀書寫字；且讓我來試一試，你能不能將你的名字拼出。』他給她一張紙和一支筆。

『難道我不能將名字拼出來嗎！』她淡然道：『既然要我拼，這是很容易的。』她寫「卡瑪拉 (Kamala)」三個大字。

雷米舒『現在請寫出你的叔父的名字。』

卡瑪拉寫出「達林尼 (Tarini)」

『我寫錯沒有？』她問道。

『沒有。』雷米舒答道：『現在再將你所住的鄉村名寫出來。』

她寫「度培普克爾 (Dhobapukur)」

雷米舒用這般的鬼計，漸漸探出許多關於她以前生活的實情，但一切話都問了，他依然達不到所問的真意。

雷米舒此時着手想將來處置的方法。她的丈夫大概已經溺死了。即使查到她丈夫的家屬的居處，將卡瑪拉送還他們，他們是否肯收留，這是一件極可疑之事；即使將她送回她的叔父家裏去，於她也是不利的。設使人家知道她曾做過別人的妻子，和他同住好久，她將受社會上一般人怎樣的看待呢？她將躲避何處去呢？即使她的丈夫尚在，難道他願意或者敢將她收回嗎？雷米舒不論怎樣處置她，總無異將她拋到一片茫茫的大海裏，憑她飄流。他只能把她當作自己的妻子，不能以旁的地位和她同居，也不能將她送交別人；但他們畢竟不能如夫妻一樣的住在一起。雷米舒已把描畫這位女子的那張眩目的肖像——他將來一生的伴侶——立刻塗抹掉。雖然這張肖像，他曾描畫得很鮮紅，連顏色都被愛情混雜掉！

他不耐煩在自己村裏再住，在加爾各答人煙稠密的地方，他也許不至惹人注意，可以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於是將卡瑪拉帶到加爾各答，遠離他以前所寓的地方，暫且住下。

卡瑪拉覺得移居一事，十分新奇。當他們一抵加城，進寓所時，她便伏在窗前。往來不絕的行人，差不多是一件很奇異的展覽物，引起她無窮的好奇心。他們有一位孤苦的女僕，很熟悉加爾各答城中各街市，她以為這位女子的詫異，簡直是一種癡狂。

她憤氣叫道：『這裏有甚麼可怪的東西？你還不洗澡嗎？時候太晚了。』

女僕白天來作工，晚上仍轉到她自己家裏去。要想僱一個僕人，連夜裏都留在主人家裏，這是辦不到的。

『我不能再和卡瑪拉同宿，』雷米舒想道：『但在生疏的地方，她怎能單獨過夜呢？』

女僕吃完晚飯後，便離去了。雷米舒告訴卡瑪拉睡着的地方，且道：『現在你先睡，我念完書後便來。』

他翻開一本書，假意誦讀。卡瑪拉已很疲倦，立刻睡熟了。

如是過了第一夜。第二夜雷米舒又打算使卡瑪拉獨睡。這一日氣候很熱，雷米舒將一條被單攤在寢室外面洋臺上，躺在那裏過夜。他躺了好久，一面默想，一面打扇，直到了半夜，纔昏昏睡

去。

夜裏二三點鐘的時候，他略有幾分清醒，覺得並非個人獨睡；另有一人輕輕替他打扇。他在夢中將女子拉近身旁，對她喃喃道：『蘇錫拉，去睡吧，不必替我打扇。』卡瑪拉害怕黑夜裏的景象，伏在雷米舒的手窩裏，很安靜的睡着了。

早晨雷米舒清醒，愕然吃了一驚。卡瑪拉尙鼾鼾睡着，右手圍住他的項頸上。她大膽的實行她自己的威權，把他的胸部當作靠枕。雷米舒眼淚汪汪，對着她看。他怎能很心的捧開這位天真爛漫的女子的手腕呢？他知道她半夜裏悄悄的睡到他的身旁，來替他打扇。

他長歎了一聲，好好的脫開女子的手臂起來。

他着急想了一番後，決意採取暫時解決的方法，將卡瑪拉送到可以寄宿的女子學校裏去，便將此事和她說明。

『卡瑪拉，你願意念書嗎？』

她向着他看，一副驚訝的神色，表示「你講什麼，」比講還顯明些。

雷米舒後來講些受教育的利益和讀書的興趣，但他可以不必再講了，因為卡瑪拉儘管說：

『是的，你可教我。』

『你必需到學堂裏去。』雷米舒道。

『到學堂裏去！』她喊道：『像我這樣一個大女子！』

雷米舒因卡瑪拉藉口年紀太大，呵呵一笑。『比你大些的女子都上學去，』他對她道。

卡瑪拉沒有話可辯。一日她只好同雷米舒坐車到學堂裏去。這是一個很大的學校，所有比卡瑪拉年紀大些或小些的女子，一概收留，毫無限制。

雷米舒將她交託女校長照管，他正要起身告別時，卡瑪拉移動脚步，似乎要跟着他走。

『你到那兒去？』他道：『你須在這兒念書。』

卡瑪拉顫聲問道：『你不在這裏嗎？』

『我不能。』雷米舒道。

卡瑪拉捏着他的手，且道：『那末，我也不能在這裏，帶我一同走。』

沉船 卷上

雷米舒撇開自己的手道：「別傻，卡瑪拉。」

這一聲叱責，怔得卡瑪拉啞口無言；她站在那裏，好像被符呪鎮住一樣，臉也似乎嚇

米舒慘然傷心，急忙跑開。但不管他跑得怎樣快，他總忘不了那張嬌小可愛而且受驚的臉上的情形。

第七章

雷米舒現在打算在加爾各答阿力波 (Allipore) 法庭裏學習律師，但他似乎完全失了精神，做事又沒有一定的決心，且對於一切妨害初學律師人進行上的障礙物，也沒有毅力去克服掉。他常無聊的往來於呼納 (Hornah) 橋上，或在大學校空地裏打圈，差不多養成了一種習慣。當他收到阿拿達的信時，他又想到西北角去走一趟，這位老人家來信道：

日前讀報章，知道你已考及格法官試驗，但我沒有收到你自己的報告，悵悵得很！自從

我們收到你的信和聽到你的消息以來，相隔已經很久了。你近來景況怎樣？何時來到加爾各答？請一一告訴老友，以免懸念爲幸。

此地須順便提及那位阿拿達會看中他可爲他女婿的少年，他以前到英國去做律師，現已回轉印度，且和一位有錢的女子訂了婚。

自從發生了種種事情後，雷米舒是否可以照舊去和寒梅親近，使他大起疑慮。按照目前的情形，他簡直不能將他和卡瑪拉一種天然的結合，公然和人家說出來，因爲這件事，將使這位無辜的女子受社會上侮辱的。但設使他要和寒梅恢復以前的關係，他務須將這件事明明白白宣佈出來。

他終究客客氣氣的答覆了阿拿達的信，信上寫道：

我因種種無法遏制的景況，不能前來拜訪，請你原諒。

但他沒有寫明他新近的住址。

他當天寄出回信後，便戴上平常律師所戴的頭巾，第一次到阿力波法庭裏出庭。

一日他從法庭回來，走了幾步路，正要僱車子回家，忽然聽到一個很熟悉的叫聲：『爹爹，那兒是雷米舒先生！』雷米舒先生！』停住，車夫，停住。』另外一老人喊道。一輛馬車便停在雷米舒站近的地方。阿拿達和女兒剛從阿力波動物園裏郊宴回來，所以有這樣意外的相會。

雷米舒一見馬車裏的寒梅——一張清秀的臉孔，她的衣服和頭髮裝飾得和他常見的那樣時髦，一雙雪白的手鐲和一副金色的臂釧深深的鑲進她的手腕上——心中便如波似浪的起了許多情緒，連話都說不出來。

『你是雷米舒嗎？』阿拿達喊道：『偶然和你在這街上碰到，多造化呢！你近來沒有和我們通信了，即使寄信來，也沒有寫明地址。你現在到那兒去？有什麼緊急的事嗎？』

雷米舒答道：『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我剛從法庭裏回來。』

『那麼和我們一同走，可以同我們喝一杯茶。』

雷米舒此時滿懷情緒，簡直沒有猶豫的餘地了。他坐進馬車裏，且竭力克服了羞恥心，向寒梅問好。

她沒有答覆他的話，反而問道：『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你已經考及格法官試驗呢？』

雷米舒想不出什麼話來答，所以只道：『我也知道你已經考及格文藝試驗了。』

寒梅呵，呵一笑。『哦，是的，你却沒有忘記了我們，這也是你的好意。』

『你現在寄住在什麼地方？』阿拿達問道。

『我現在寄住道及拍拉 (Darji Para)。』雷米舒答道。

老人道：『什麼，你以前住的卡納拖拉 (Kalutola) 地方的宿舍是很好的。』

寒梅對着雷米舒，看他怎樣回答法。雷米舒也留神到她的睇視，且覺內中深含責罵的意思。

他胡亂道：『是的，我已決定轉到那邊去！』雷米舒知道寒梅在那裏評判他，且對於他移居

一層，心中覺得他犯了重罪。他一想到這裏，更覺難堪，且一時想不出甚麼方法來抵制。但這樣的盤詰，却一時沈默了。寒梅意態軒昂，看看外面的大路。

當安靜到不能忍受時，雷米舒開口道：

『我有一位親戚住在黑達亞 (Hedna) 相近的地方，我爲便於和他接觸起見，所以寄居道

及拍拉。」

這却不是完全一句謊話，但可憐說得不很完滿；似乎卡納拖拉隔離黑達亞很遠，不能使他常去訪問遠親！

寒梅一雙眼睛注視大路上，可憐的雷米舒又反反覆覆的想些旁的話來講。有一次他問道：「喬琴怎樣？」

但回話的人是阿拿達。『他考不取法官試驗，已到內地去換換空氣。』

當馬車到目的地時，雷米舒一見習常所見的房子和家具，心神都迷醉了。他長歎一聲，既憂且慰，乃寂靜的坐下。

阿拿達忽道：『我想你因事務纏繞的緣故，纔這樣久留家中？』

『我父親死了——』雷米舒道。

『真的嗎！唉！傷心呀！他怎麼會死的？』

『他坐一隻小船，溯巴達馬河回里。途中忽然來了一陣風波，把船翻掉，他也溺死了。』

恰如一陣突然而來的狂風，吹散了前面一堆煙雲，使天氣豁然開朗，所以這個不幸的報告，把雷米舒和寒梅之間的誤會，一旦廓清。

寒梅心中悔恨道：『我冤屈了雷米舒先生。他因為死了父親和其他牽連的事情，弄得神經錯亂。他現在也許仍舊傷心着。我們沒有問明他是否家裏有甚麼變故或有別的心事，便責他有過。』她立刻變了態度，很懇勸的款待這位失怙的少年。

雷米舒不很想吃，但寒梅再三勸他吃一點。

她道：『你精神不很好，須要保養身體。』她於是對阿拿達道：『爹爹，雷米舒先生今天晚上須在這裏同我們一塊兒吃飯。』

老人道：『一定的。』

此時阿克舍來了。他在阿拿達茶席上，好久沒有人和他對抗，今天忽然出現一個雷米舒，心裏很不樂意。但他不得不平心靜氣，欣然叫道：

『怎麼？你來這裏嗎？雷米舒！我以為你完全忘記了我們了。』

雷米舒微微一笑，阿克舍接着又道：「當我見你父親帶你回家時，我覺得你一定要被他監督牢，等到婚事完了，你畢竟設法逃脫這個命運嗎？」

寒梅怒目一看，把阿克舍的嘴止住了。

『雷米舒的父親死了，阿克舍，』阿拿達道。

雷米舒垂下頭，掩掉那張突然變白的臉色。寒梅痛恨阿克舍觸動了他的傷心事，慌忙插口道：『雷米舒先生，我從來沒有將我的新畫帖給你看過，』她拿了畫帖，放在雷米舒前面桌上，且開始和他討論裏面的畫像。她乘機輕輕的對他道：『雷米舒先生，我想你單身住在新租的宿舍裏。』

『是的，』雷米舒答道：『很孤獨。』

『那末，你須轉到隔壁舊屋裏來住，愈快愈好。』

『是的，無論怎樣，下禮拜一必定移進來。』

她坦然道：『你要知道，我願意你常常幫助我研究哲學，去得一個學士。』

雷米舒對於目前的情景，覺得很滿意。

第八章

雷米舒不久就轉到他以前的宿舍裏來住。他和寒梅的誤會，絲毫沒有了。他是被待作家裏的兒子一般，可以享受家庭裏種種快樂，每逢節日，他總到的。

寒梅日前因過於用心讀書，面貌頗形憔悴，人家都以為她的清瘦體質，一經微風，便要推倒。她以前態度很冷靜，她的朋友都怕她發怒，不敢直直爽爽的勸她。

這幾天之內，她的面貌和態度却大變了。灰白的腮臉已變為鮮紅，且不論講什麼話，她的眼睛一閃一閃的很快樂。以前她曾以為太講究裝飾，足以表示輕薄，實在是一種罪過。可是現在怎麼會變了這種觀念，那就不得而知了，因為她從來不和人家促膝談心。

在雷米舒方面，以前也很莊嚴，且富有是非心。他的性情和身體似乎統被責任心壓服了。天

上的星宿是自由往來於軌道上的，但天文家的觀象臺和種種測器務須要固定。雷米舒以前也是如此，他在世間變化不定的漩渦裏，依然專心念書和研究內中的哲理。現在却有一種新氣象，舒解了他的憂鬱行爲。他雖然不善於講笑話，但已能哈哈一笑，賞識個中興味了。即使他的頭髮沒有擦過生髮油，但衣服穿起已不襤褸。他精神上和肉體上，統比以前活潑得多了。

第九章

一切如戲園中描佈的景色，詩家所視爲年輕情人唯一的娛樂場，加爾各答地方却單獨沒有。花葩怒放的阿所克 (Asok) 和培克爾 (Bakul) 林木，華蓋似的滿特黑 (Madahhi) 簇葉，和黃頭杜鵑的歌聲，完全絕跡；但「愛情」如妖魔一樣，並不因這種乾燥無味的城市，便懊然敗退了。司男女愛情的仙神，手拿弓箭，奔馳於萬商雲集場中，掠過鐵包的電車，避脫紅頭巡捕的視線，如是千變萬化，倏忽不定，誰能追趕他呢？

雷米舒和寒梅所住的幾間小房子，是從卡納施拉鞋鋪對過和雜貨店隔壁幾間大屋裏租來的。但他們安安靜靜的在那兒絮絮談情，恰如身居幽僻的涼亭裏一般。他們聚會的地方，並非蓮花湖畔，却是在阿拿達家中一張破而小的桌上；上面鋪着一塊茶跡斑斑的桌布，這樣的景況，雷米舒毫不以為意。當他輕輕撫摩寒梅錯愛的小貓項頸時，那種溫柔親愛的態度，比稗史裏的情郎，溺愛情婦的小鹿，還來得熱誠些。當小貓彎着背脊，聳聳身體時，在這位諂媚的少年眼光裏看來，世界上最好看的舐皮動物，再沒有了。

當寒梅專心考試時，把縫紉的事情統攔起。雖然她以前曾在一位朋友那裏學習些針線；雷米舒以為縫紉是無關緊要的職業，值不得注意的。論到文學他盡可和寒梅互相角逐；若談到縫紉的事情，他就不得不讓步了。

他憤氣道：『你近來爲什麼這樣熱心做針線？這種事業是適宜於沒有事可做的人。』寒梅只微微一笑，依舊穿她的針線。

有一次阿克舍譏刺道：『雷米舒先生對於世上一切有用的東西，都瞧不起。他也許只崇拜

詩家和大哲學家；但只輕視一切，他也不能超出尋常的人們。」

雷米舒聽了很生氣，預備起來和他辯論。

寒梅忙插口道：『雷米舒先生，你爲什麼常要起來反抗世界上像這樣無謂的話正多呢！』
她垂下頭算算針黹，重新小心刺繡綢緞。

一日早上雷米舒走進書房時，見桌上放一本用絲線裝訂的記錄簿，殼面上刺繡了許多花。一隻角上有R一字，另外一隻角上有一朵金線繡的荷花。雷米舒一看便知道贈者的手跡和送這禮物的用意，心中砰砰亂跳。生平一切藐視針黹的心，立刻消滅了。且預備做一個保鏢，去攻擊以後反對針作的人。像他將這本記錄簿抱在胸部，即使阿克舍也覺得他已直白認過。

他將書翻開，夾入一張紙，上面寫道：

設我是一位詩家，將送你一本詩，但像我這樣的人，沒有甚麼可酬答。送東西的能力不屬於我，收東西的能力却是有的。這件意外的禮物，對於我可說是一件我和上帝之間的神祕的東西。你的禮物是可以看得見又能摸得到的，但我的感恩是抽象無形的，請你相信吧。

承你的雅意，感激不盡。

寒梅立刻收到此信，但她和雷米舒會面時，彼此毫不提及。

兩期已近。下雨對於鄉下是很有益的，但對於城裏人也有幾分好處。大家都聚精會神，打算避免潮濕的方法，因此家家戶戶關起窗門，糊補屋頂；路上行人高舉雨傘，電車上蓋起帳簾，但不到一刻工夫，統輾轉到潮氣和污泥裏去了。江河，山嶽，森林，田園都大聲高呼，慶賀那些大雨點，恰如歡迎朋友一般。從雨四周自然的環境看來，也有一種真正的莊嚴氣象，當天地同氣呼號，敬賀雲雨降臨時，空中毫沒有一點雜亂不和的聲音。

年輕的情人，正像山脈一樣。綿綿不息的雨滴，只能減少阿拿達的消化力，却不能遏制雷米舒和寒梅的精神。雷米舒並非因天下雨，常不能到法庭。雨一天下大一天，急得寒梅有時喊道：

『雷米舒先生，像這樣的天氣，你將怎樣回家呢？』

『這沒有什麼，』雷米舒含羞答道：『無論怎樣我都可以回去。』

寒梅勸道：『設使你受了濕氣或感染風寒，有甚麼益處？最好請你暫在這裏，和我們一塊兒

吃飯吧。』

雷米舒本來不十分注意身體，他的親戚朋友也從來不覺得他的身體孱弱，容易受風寒。但當下雨之日，他立刻服從寒梅的命令，且以爲越過那幾尺之地，以到他自己宿舍裏，是很粗暴失禮的。每逢天色略見沈黑時，雷米舒便請到寒梅房子裏去，按照每日吃飯的次序，享受早餐酪羹，或晚餐油煎餅。他雖然害怕肺部感受風寒，但食量尙好，毫不因之生影響。

這一對年輕情人，感情日日濃厚。雷米舒毫不顧念將來要發生甚麼結果，但阿拿達却常想到此問題，他的親戚和朋友也以此爲談話的資料。雷米舒雖然學識豐富，但十分不明白世上的人情事務，現世一味情痴，使他更加茫糊了。阿拿達常留心他的臉容，但看不出有甚麼表示。

第十章

阿克舍的嗓子，十分平常，當他奏琴唱歌時，每有一位尖刻的批評家，禁止他再唱。阿拿達不

很愛聽音樂，却又不肯明白承認。只好等那些愛音樂的人歌唱已久了，他便使用種種方法，禁止了他們。

設使有人請阿克舍再唱，阿拿達便出來干涉：

『你實在不能請他再唱；爲什麼因爲這位可憐人能唱，便再三麻煩他？』

阿克舍肆口答道：『好了，阿拿達先生，請勿發怒。只問你誰是麻煩的，誰是被麻煩的？』

阿拿達道：『你聽從我們的話後，再來解決這問題。』

一日下午黑雲窳窳。天色將夜，但雨滴尙一點不停。阿克舍因阻於風雨，不能回家，寒梅請他歌唱，他於是動手較準絃琴（彭加爾所用的一種輕便的弦琴）。

阿克舍整好弦琴，開口唱一種印度小曲：

Bayu bahin purbainá

Nida náhin bin sainá

歌中詞句，兩位旁聽人素來沒有聽過的。但文字雖然含糊，却沒有大多關係，因爲當感情達

到最高度時，只須一點暗示已够了。歌中大意是很顯明——黑雲垂下，孔雀高鳴，情郎相思情婦。阿克舍想由歌曲裏表明他自己說不出的苦衷，但所唱的歌曲，使兩位旁聽人也發生種種情緒。他們兩位的心，沈沈漬入聲浪中，一致的在那兒砰砰搏跳。似乎甚麼東西都奇怪都透明，全世界都浮沈在紅色的煙霧裏。一切在人們心裏悸動過的情慾，統聚集在一起，滿佈兩位情人心，砰砰搏跳；幸福，煩悶，戀愛，悲痛一齊的湧出來。

雨滴和歌聲統片刻不停。寒梅只好道：『請勿停止，阿克舍先生，再唱個別的歌調我們聽聽。』他毫不嫌厭，又唱些別的小曲。此時的聲調，如一大堆黑雲和電光，從他們跟前飛過，但內中也隱含着人們傷心的事情。

是夜阿克舍回家時候已很晚。雷米舒告別時，兩隻眼睛如透過歌霧，對寒梅看了一下。寒梅閃閃的瞥他一眼，因她聽了此種歌聲，也有幾分感動。

雨滴畧停片刻，雷米舒抵家時，又涔涔注下。他一夜不能安睡。寒梅也在黑暗處坐了半晌，靜聽浙瀝的雨聲。那幾句歌中尾聲

Bayu

bahin

purbainá

Nidá

nabin

bin

sainá

常在她腦筋裏回轉。

第二天早晨雷米舒自己想到：

『唉！我可惜不能唱。我情願舍去別的技能，去學會唱歌。』但他知道不管怎樣訓練，總不能成一歌人，不過可以學幾種樂器吧。他記得有一次個人在阿拿達家裏，會拉過胡琴上的弓弦，但只拉一下，便放手了！司樂的女神會嚴責他，使他深信受提琴的拘束，是一種極難堪的處刑。因此他不敢志氣高大，只買了一把小風琴。他拿了樂器，關起房門，好好用指頭彈撥，彈了一歇後，便覺得風琴比提琴容易學些。

第二次他到阿拿達家裏，寒梅欣然對他道：『昨天我們聽着有人在你房裏彈風琴！』

雷米舒當初以為關起房門，便不至洩漏祕密，但有些人的聽覺，非常靈敏，連從門縫裏透出的聲音，都能够聽到。雷米舒略有愧色，只好直白承認了。

『關起房門，自己亂七八糟練習，是毫沒有益處的。』寒梅道：『最好到這裏來練習，我也知道一點樂理，可以開導你一點。』

雷米舒道：『我很粗笨，要使你教得不耐煩。』

寒梅道：『即使你很粗笨，我也能够將我所知道的統統教給你。』

雷米舒講他自己粗笨，的確是老實話，不久便證實了。他雖然有這位女教師指導，但想腦筋裏注入一點樂理，却很困難。曾見不能游泳的人，跌到水池裏，癡狂似的掙扎手足想出來。雷米舒躁暴的狀態，正是如此，雖然在他的地位，水只有一膝深。他完全不知道手指應當在甚麼地方彈撥，胡亂在每根弦線上錯彈音符，叶音和不叶音簡直分不出，且不知不覺把一切規律都破壞了。寒梅曾說道：『你彈什麼？統弄錯了！』他急忙換了音調，以錯改錯。但堅毅如雷米舒，斷不是一位或作或輟的人。恰如一架礮石機，不顧一切碎石斷片，儘管向前轉去，雷米舒正是如此，很粗暴的撥動那不幸的風琴上的樂鍵。

寒梅嘲笑他的錯處，他自己也覺得好笑。他那種錯彈音調的特能，引起寒梅的戲謔心。愛情

魔力，如是廣大，因錯誤，音韻不和，拙笨無才，反而生出種種快樂。恰如母親痛愛小孩，無所不至，即使當教他學走路時，對於他的歪錯的步伐，依然覺得可愛。雷米舒學音樂如是粗笨，反使寒梅生出一種無形的快樂。

雷米舒有幾次道：『你這樣嘲笑我，確是很對，但你以前學音樂時，難道沒有弄錯嗎？』

『自然免不了，』寒梅答道：『但老實說，像你這樣錯誤，誰也比不上。』

雷米舒毫不灰心，只微微一笑，重新彈琴。阿拿達對於音樂却是門外漢，前面已經提及，但他故意裝出特奇的面色，聳耳而聽，且道：『雷米舒的確能成一個彈琴的好手，不管你怎樣說。』

寒梅『彈音韻不和的好手。』

阿拿達『不是，不是，自從我初次聽他彈琴，他現在已經進步多了。設使他能夠專心學習，將來定能成一個奏樂的好手。最要緊就是常常練習。先把那些音符練習一次，其餘的就容易了。』

像這樣的忠告，並沒有矛盾的地方。當這位老人說出這定則時，全家人統恭恭敬敬的靜聽着。

第十一章

彭加爾地方的普喬 (Pooj) 節日，和英國的耶穌聖誕節一樣。十天左右一切工作都停止，戚族也重新聚歡一下。

每逢秋季，阿拿達和寒梅趁節期內的廉價券的機會，到日勃而浦 (Gubhulpore) 去換換空氣。阿拿達有一位姊夫在那兒衙門裏辦事，他們就住在他家裏。阿拿達以爲每年的郊遊，好像一味健胃劑。

現在已到九月初，離假期已不遠。阿拿達因爲預備行裝，忙碌得很。寒梅出外旅行，致將沒有琴師，所以雷米舒很想利用這幾天留下的光陰。一日談話之間，寒梅道：『雷米舒先生，我想你也要換換空氣才好，即使暫離加爾各答，於你也有益的。爹爹，你以爲怎樣？』

阿拿達以爲這個提議很妥當。雷米舒正居喪，到外邊換換空氣，可以舒暢心神。

『真的』他道：『到外邊去逛幾天，確是一件好事。雷米舒，但我覺得一個人不管到內地或者旁的地方去游歷，他只能得到幾天的利益。第一個禮拜左右他的胃口好一點，食量也增加；但過了一禮拜，依舊一樣了，以前胃裏抑鬱的感覺，重新轉來，胃火也上攻，且不論吃什麼——』

寒梅 『雷米舒先生，你會見過訥而蒲達 (Nerbudda) 河嗎？』

雷米舒 『沒有，我從來沒有到那兒去過。』

寒梅 『你應當看看，爹爹，他應不應該去？』

阿拿達 『哦，爲什麼雷米舒不應當和我們一塊兒去？他應當出去換換空氣，且去看看那塊大理石山。』

這味雙料的補品，是一味醫治雷米舒的主藥，他對於這張方單，毫無異議。

是日他很揚揚得意，爲鎮靜心中浮躁起見，關起房門，專心彈琴，但他的精神已愉快到極點，手指亂七八糟的在樂鍵上彈，彈出一種雜亂的聲調。他以前想起不久就要和寒梅別離，神色非常沮喪，現在快樂得不可名言，把一切辛辛苦苦學得的智識，統化爲烏有了。

他一聽到外面敲門聲和喊聲，便停止打琴，『請你停止，雷米舒先生！你幹嗎？』

雷米舒臉色忽紅，忙將房門打開，阿克舍入內道：『你這樣胡亂做些惡事，難道不怕拋掉法庭裏的地位嗎？』

雷米舒笑道：『我真該死。』

阿克舍又道：『雷米舒先生，設使你不介意，我有點事情要和你談談。』

雷米舒很怪究竟要談些什麼，靜候阿克舍開口。

阿克舍『現在你要知道寒梅的幸福，却不是一件我絲毫不關心的事情。』

雷米舒也不說「是」「不是」，只等着後話。

阿克舍『因為我是阿拿達的朋友，所以可以質問你對於寒梅存什麼心想？』

雷米舒狠憤怒他的語言和口氣，但毫沒有心想又沒有能力去竭力反駁。他泰然答道：『難道有甚麼東西使你疑惑我存心不良嗎？』

阿克舍『你是印度族，你的父親是奉印度教教徒。他恐防你和婆羅門族結婚，所以帶你回

去完婚——這是我知道的。——阿克舍很知道內中情節，因為以前便是他悄悄的去通知那位老人家。雷米舒那幾分鐘內簡直不能面向阿克舍。

阿克舍接着又道：『你以為父親猝然死掉，就可以任意做事嗎？當時他的願望——』

雷米舒再忍受不住，插口道：『喂，阿克舍先生，設使你有甚麼事情要忠告我，儘可說出，我當靜聽着。至於我和父親的關係，於你無干的。』

『很好，』阿克舍道：『我們可以不必講這一層；我要知道的便是——你是不是想和寒梅結婚？你是不是有資格和她結婚？』

這樣接三接四的壓迫，雖溫和如雷米舒，也忍受不住了。

『喂，阿克舍先生，』他道：『你也許是阿拿達的朋友，但我和你並不是知交，不能講這類話，最好將這問題拋開不講。』

阿克舍『設我捨去這問題，意思就是把全個問題都拋掉不講，你可以不管結果怎樣，任意快樂一生，那就沒有話可說了；但社會並非是一個獵場，任憑你們一班不顧結果的人尋求快樂』

的。你也許另外有最高的動機，且對於人間一切談論，也許可以毫不關心；但你要知道，設你對於像寒梅這樣的女子，沒有一定的主見，須受人家盤詰的。有些人將請求你解釋一切，設你願意使平日所敬愛的人受社會上一般人羞辱，那末，你就任意做去罷。」

雷米舒『承你忠告，感激得很！我將立刻決定方針，且實行我的決斷。區區小事，沒有甚麼可着急，我們不必再談了。』

阿克舍『雷米舒先生，我聽了這番話，非常快樂。我知道你將決定主意，且堅決你自己的主張，心中實在安慰不少。你可以將這個問題立刻解決掉，我無論怎樣，不願和你再討論了。恕我擾亂你練習歌曲，請再彈唱罷，我不敢再逗留了。』阿克舍急忙出外去了。

但雷米舒不想再彈琴。

他用兩手抱着頸後，躺在褥子上，光陰一溜一溜的過去。時辰鐘突然璫璫的敲了五下，他立刻坐起。現在只有上帝知道他得到甚麼解決方法，但他須到鄰家去喝兩杯茶，這是他緊要的義務，不容疑慮的。

寒梅一見他，便叫道：『雷米舒先生，你害病嗎？』

雷米舒答道：『沒有什麼毛病。』

『這不過你的消化不好，』阿拿達插口道：『正像一種膽汁病。你可以吞一顆我所吃的丸藥——』

寒梅笑道：『爹爹，你願意個個朋友都吃那些藥丸，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吃好過。』

阿拿達：『但也沒有一個吃壞過。據我平日的經驗，覺得以前所吃的藥丸，功效統比現在所吃的差些。』

寒梅：『你不論什麼時候吃一種新丸藥，前幾天內你總以為牠是一種很有效的萬應散。』

阿拿達：『你們這些人不相信我所講的話，好了，你去問阿克舍，他經我醫治，究竟得到益處沒有。』

寒梅恐防叫阿克舍來對證，便把這個問題攔起不說了。但這位證人剛在此時走到，他未經人家請求，便供出證據，開口便對阿拿達道：

『請你再給我幾顆藥丸，我服下很有功效。今天覺得特別爽快些。』

阿拿達對女兒瞥了一眼，表示得勝的意思。

第十二章

阿拿達很客氣的款待阿克舍，希望他拿了藥丸便走。在阿克舍方面，却沒有表示急急要走的神氣。他從眼角裏很不滿意的一眼一眼向雷米舒看。雷米舒並沒有特別留心，只注意到阿克舍的怒容，弄得心中很不自在。

寒梅早已盼望日勃而浦的旅行，現在行期已近，她決定趁雷米舒下次來家的機會，和他討論假期內的計畫；他們預備商議開一書單，隨身帶些書籍，可以在閒暇時誦讀。他們曾經約好，雷米舒應當早些來家，設使遲至喝茶的時候纔到，那末阿克舍或者旁的不速之客要把他們私談的機會破壞了。

雷米舒這一天湊巧比尋常到得遲些，當他進來時，神色若有所失。寒梅因此大大的喪氣。她乘機輕輕對他道：『你今天豈不到得很遲嗎？』

雷米舒心神却不在此。

他過了一歇答道：『是的，我恐怕是到遲啦。』

寒梅特別早些預備一切。午後便就梳理頭髮，更換衣服，且一雙眼睛注視時辰鐘，坐在那裏等候。

她安慰了自己一番，以為雷米舒的錶，也許慢一點，幾分鐘內總要到了。後來這種思想維持不住，她拿了針繡，坐在窗前，盡力的去遏制自己的急性。到了焦急到極點時，雷米舒到了，帶着副失意的神色，並沒有說明遲誤的原因。他似乎完全忘記了早到的盟約了。

寒梅過這一天茶會時間，如同受一種極嚴厲的苛責。後來這段時間過去了，她特別努力去提醒雷米舒，掣起排在靠牆桌上的書籍，好像要把牠們拿書房外。她的舉動，促醒了雷米舒。他立刻走到她的身旁，且問道：『今天我們豈不是要挑選幾本書籍，隨身帶去念念嗎？』

寒梅脣邊顫顫震動，且竭力想把眼窩裏的眼淚禁止住。

『不要緊，』她顫聲答道：『現在我們不能辦這件事。』她急忙走上樓，將書籍拋在寢室地板上。

她這樣猝然走過去，使雷米舒更喪氣。

阿克舍暗笑道：『雷米舒先生，你今天似乎不很爽快。』

雷米舒口中喃喃，沒有人聽得出他講什麼。阿拿達會聽得阿克舍譏諷雷米舒體質的話。

他道：『這正是和我當時見了他所講的話一樣。』

『世人像雷米舒先生一樣，』阿克舍譏刺道，『以為太注重身體，是失面子的。他們依靠智識爲生，設使消化不良，就去考查原因，他們以為是很卑鄙的。』

阿拿達竭力證明消化對於哲學家，和對別人一樣，統很要緊的。雷米舒坐在他們中間，隱隱忍受痛苦。

阿克舍後來道：『雷米舒先生，我勸你拿一顆阿拿達先生的藥丸，早點去睡吧。』

『我有些事情要和阿拿達先生講，』雷米舒辯道：『且在此等機會。』

阿克舍突然起來道：

『好了，不必再講啦，你不妨早點告訴我。雷米舒先生有事老不說，等到時候太晚了，纔突然和人家講出來。』他於是向主人告別。

雷米舒一雙眼睛注視靴尖上，開口道：

『阿拿達先生，我覺得非常榮幸，可以常在你家裏往來，又被待如家人一樣，這樣的厚恩，我真感激不盡。』

『是的，』阿拿達答道：『你是喬琴的朋友，我們自然看待你如他的兄弟一般。』

雷米舒好像已經站起來跳舞，但他茫然不知道第二步怎麼跳法。

阿拿達因為要引逗他講話，自己便接着道：『雷米舒，實在講起來，我們很榮幸，有你這樣好品行的少年，當作家裏的兒子一樣。』

但這幾句話，尚不能引起雷米舒開談。

阿拿達又道：『那些講閒話的人，把你和寒梅的名字，併爲一談。他說女孩到了可婚期，須留心擇交。我對他們說，「我完全信任雷米舒，他不是一個使我們墮落的人。」』

雷米舒『阿拿達先生，你很知道我人品怎樣。設使你以爲我配做寒梅的丈夫，那末——』

阿拿達『不必多說了，這件事我實在早已決定，不過因爲你尙居喪，所以沒有排定計劃。現在已沒有什麼特別情形，須把這件事再延攔。外人已議論紛紛，我們願意早點解決掉，使他們不至再胡說。你贊成嗎？』

雷米舒『正和你的意思一樣。這件事須得先告訴你的女兒。』

阿拿達『那自然；但我可以猜想她的意思怎樣，無論如何，明天早晨我們一定商議此事，且將一切佈置好。』

雷米舒『今晚上累你坐得太久，得罪得很。現在我要告別了。』

阿拿達『再坐一歇。我打算結婚禮在日勃而浦旅行以前舉行。』

雷米舒『那末時間很逼促啦。』

阿拿達「是的，只有十天了。你們可在下禮拜日舉行婚禮；如此我們尙有二三天光陰，去預備行裝。雷米舒，這却不是我願意迫促你，不過完了我自己一件心事，身體上覺得舒服一點。」

雷米舒遵從這個提議。他吞下一顆阿拿達的藥丸，便起身走了。

第十三章

卡瑪拉念書的學校，快要放假了。但雷米舒曾經和該校女校長說定，叫卡瑪拉假期內仍住在校裏。

他那晚上和阿拿達談話後，第二天清早便起來，出外操練身體，在梅特（Maidan）空地裏——加爾各答第一塊空地——擇一條人跡稀少的路上散步。他決定在結婚以前，將卡瑪拉的事情和寒梅說明，以後再解釋他對於卡瑪拉真正的地位，如是一切誤會就可免除。卡瑪拉將來可和寒梅結爲朋友，且很快樂的和這對少年夫婦住在一塊兒。他又決意移到哈沙雷勃（Ha-

zaribagh) 居住，且在那兒習業爲生，因爲設使住在自己鄉村裏，未免要受人家議論。

雷米舒散步回來時，順便去訪問阿拿達，湊巧在階臺上碰到寒梅。在平常的時候，這樣的面，却是一個談話的好機會，但這次寒梅忽然臉紅——一個曙光似的笑影，照在她的臉上——垂着眼慌忙跑開。

雷米舒回到自己家裏去，拿起手琴，彈奏日前寒梅教他的音調——但不能將同樣的音調，一天老彈，所以不久又翻開一本詩，但他覺得沒有一首詩，能够像愛情一樣引起極大的興味。

那天早晨寒梅也在空地上散步，中午做完家務後，坐在房間裏做些針黹。一番溫和的神色，顯然有無上的快樂，似乎全身都覺得命運已注定了。

雷米舒沒有到尋常茶會的時間，便放了詩本和風琴，慌忙到阿拿達家裏去。在平常的時候，寒梅早已出來歡迎，但這天晚上，房裏和樓上客廳裏統不見一人。寒梅尙在她自己寢室裏。阿拿達按照尋常的時間出來，且坐在茶席上，那時雷米舒只注視着門口。

一聲腳步響聲，却是一位阿克舍。他和和氣氣向雷米舒道喜。『哈哈，雷米舒，請到！』

家裏去過。」雷米舒一聽這個消息，神色很不安寧。

阿克舍笑道：『沒有什麼可怕，雷米舒先生，我的意志是很和平。你的朋友聽到你的好消息，自然應當前來賀喜，這便是我來訪問你的目的。』

這段話引起阿拿達注意到寒梅還沒有來。他大聲的叫，但毫無有答覆，所以他親自上樓去催她，且喊道：『幹麼！寒梅？仍在這裏做針番嗎？茶已預備好，阿克舍和雷米舒都已來了。』

寒梅臉上微微發紅，對父親道：『爹爹，請將我的茶拿到這裏來，我須做完我的針作。』

『寒梅，你又這樣了，有時你注意一件事，把什麼都忘了。以前你預備考試時，一個鼻子緊緊對着書，從來不肯擡起來。現在你又專心針作，什麼事都不幹了。不對，不對，過來，你必須下樓去喝茶，他於是拉女兒下樓。她立刻拿起茶盤，用起全副精神倒茶，對於兩位客人，都不表示一點歡迎的意思。』

『幹麼，寒梅？』阿拿達叫道：『你爲什麼給我糖吃？你知道我從來不吃糖的。』

阿克舍嘻嘻笑道：『她今天大發慷慨心，不久就要給糖人家吃啦！』

雷米舒聽得阿克舍拿寒梅來開心，很不耐煩，因此決意結婚後，便和阿克舍絕交。

過了幾天後，這些人又聚會茶席上，那時阿克舍道：「雷米舒先生，你最好將名字立刻換掉。」

阿克舍這種滑稽的舉動，更使得雷米舒討厭他。

他問道：「爲什麼我要將名字換掉？」

「你看，」阿克舍翻開一張報紙道：「有一位學生，名叫雷米舒，另請一位學生替他考試，且考及格了，但後來竟被檢查出來。」

寒梅知道雷米舒不能立刻反駁，所以不論甚麼時候，阿克舍發生一種攻擊，她總起來代爲辯護。現在又是引起她出來干涉的機會。她忍住怒氣，笑嘻嘻道：「因爲犯了這宗事情，監牢裏坐滿了許多位阿克舍。」

「聽啊！」阿克舍喊道：「我不過作友誼上的警告，你却見怪了；我不得不將所有的事情都說出來。你知道我的妹撒拉脫（Sarah）在女子高小裏念書嗎？她昨天晚上回家，且道：「你知道雷米舒的夫人在我們校裏念書嗎？」我答道：「傻子，你以爲世界上只有我們認識的這位雷米舒。」

舒先生嗎？」撒拉脫道：「不管他是誰，他是很虐待他的妻子。假期內差不多所有的女子都回家；他却叫妻子仍舊寄住校內。可憐這位女子，在校裏大哭。」於是我自己想道：「決沒有這種事；別的人也許如撒拉脫一樣弄錯了。」

阿拿達猝然大笑。『阿克舍，你真傻！因為一位同名的雷米舒讓他的妻子在校裏哭，爲什麼我們這位雷米舒要換名字呢？』但雷米舒臉色忽白，慌忙走出房外。

『怎麼一回事，雷米舒先生？』阿克舍喊道：『你到那裏去？我得罪了你嗎？你一定不爲我猜忌你的。』他急忙跟着雷米舒出去了。

『到底怎麼一回事？』阿拿達喊道：他一見寒梅潔潔流淚，非常詫異。『幹麼，寒梅？你哭什麼？』爹爹，阿克舍先生太壞了，她唏噓答道：『他爲什麼在我們家裏這樣公然侮辱客人？』『阿克舍不過講笑話；爲什麼這樣多心？』

『我聽不了這種笑話，』寒梅慌忙上樓去了。

雷米舒自從轉到加爾各答後，竭力探聽卡瑪拉的丈夫。他經過許多困難，纔探得度培普克

爾的地方，且寫信給卡瑪拉的叔父達林尼。

那天恰好當上面所說的那件事情發生後，回信到了。達林尼來信說自從遭難以來，關於姪塔納林 (Nalinaksha)，從未得到甚麼消息。納林日前在郎泊爾 (Rangpur) 做醫士。達林尼也會到那邊打聽消息，但竟無一人知道他的下落，他且不知道納林的故鄉。

雷米舒此時不再妄想卡瑪拉的丈夫尚存了。

同時郵差尚送到許多別人寄來的信。有幾位朋友，聽到他未來的婚姻，寫信來恭賀。有些要求他請酒，還有些因他將此事長久秘密着，寫信來同他開玩笑。他正看這些信時，一位阿拿達家裏的僕人進來，手上拿着一封信，他一看上面的筆跡，心裏便砰砰亂跳。這是塞梅寄來的信。雷米舒想道：『她自從聽了阿克舍所講的一番話後，一定要疑心我了，現在她寫信來證明心跡。』

他將信拆開，內容很簡單。上面寫道：

阿克舍先生，昨天很粗魯對待你，今天早晨你爲什麼不照舊到我家裏來？我很掛念。你爲甚麼對於阿克舍先生所講的話，要這樣煩惱呢？須知道我毫不睬他這種傻氣。今天你須

照舊早些來，我不做針黹了。

雷米舒從這幾行信裏，看出寒梅的痛愛之情，不禁流淚。她自從那晚上起，很想去安慰他一番。過了一夜和第二天早晨，這種切望依然沒有減少，等到後來忍受不住，纔在這封信上表現出來。雷米舒已把內中情節看得明明白白。

自從前晚上起，他曾覺得必須將他自己實在的景況，立刻和寒梅說明，但因昨天晚上的意外事件，反使他難好開口。設使他現在吐露真情，不僅僅顯示當場被宣佈的罪狀，想來剖白他自己無辜，且這種剖白似乎使阿克舍得勝利，這是一件極羞恥的事情，不堪設想的。

他尋思阿克舍必以爲卡瑪拉的丈夫，是另外一位雷米舒，否則他斷不至祕密如此長久，早將所值得的事情，公然宣佈了。諸如此類的幻想，使雷米舒舍去那條平直的路徑，却去想出種種的方法，暫把目前的苦痛消滅掉。

正在這個時候，郵差送到一封信。雷米舒拆開一看，知道是女校長寄來的。她說卡瑪拉對於假期留校一層，心中很不安逸，校中實不能負管理責任，校裏定於星期六放假，雷米舒須於是日

前來接她回家。

卡瑪拉星期六回家，他和寒梅星期日舉行婚禮。

『雷米舒先生，你須原諒我，』說話的是一位阿克舍先生，正當他事情危急之時，突然闖入。『設使我料到你愛見怪這種天天所談的笑話，那就不應當說了。大凡一種含有幾分真理的戲言，世人統不愛聽，但這件事情實在沒有什麼根據，我不知道你爲甚麼在大庭廣衆中發怒？自從那天起，阿拿達先生常責罵我，寒梅也不和我講話了。今天早晨我去拜訪他們，她走出房外。你們爲甚麼統這樣怨恨我呢？』

『我現在沒有工夫和你談話，請你原諒，我覺得有點忙。』

『哦！預備婚禮忙！想來軍樂隊預先要幾個錢，現在你不願意浪費光陰。好了，我不敢再擾鬧你了。再會吧。』

阿克舍一轉背，雷米舒便急忙到阿拿達家裏去。寒梅早已希望他來家，且在客廳裏等着，她將針黹摺好夾口，放在桌上，身旁放一把風琴。她希望聽一種平常的音樂，但尙有一種只有靈魂

能領會的樂歌，她也想領略領略。

當雷米舒進客廳時，她的脣邊微微發笑，但一歇兒便沒有了。因為他只問道：『你的父親在那兒？』

『他在自己房間裏。你有什麼事叫他嗎？他就要下來喝茶。』

雷米舒『我須立刻去見他，有緊要的事情相商。』

寒梅『那末你可到他的房間裏去找他。』

雷米舒於是退出。

真是緊要的事情呢？甚麼事都要暫且擱起。就是「愛情」也須站在門口，等他出來。皎潔的秋光，似乎收起笑容，吁吁長歎。寒梅移開風琴旁邊的椅子，坐在桌上作針黹。當她一針一針的縫作時，心中如針刺一般。雷米舒的緊要事件，似乎延擱了許多時間，連「愛情」都不過問了。

第十四章

當雷米舒進阿拿達的房時，看見這位家長躺在椅子上昏昏睡着，臉上蓋起一張報紙。雷米舒的咳嗽聲，突然把他促醒，他捏着一張報紙，對來人指示城中染受虎拉列症而死的死亡表。

但雷米舒便直接講到本題。

『希望你將婚禮延長幾天，』他道：『我有些緊要的事情。』

阿拿達一聽到這驚奇的報告，把腦筋裏記得的加爾各答的死亡率，立刻忘了。他愕然注視雷米舒。

『什麼意思，雷米舒請帖都送出去了。』

『今天你可通知他們，說明婚禮展期到第三個禮拜日再舉行。』

『你真嚇死我，雷米舒須知道這却不是像法庭裏的案件一樣；斷不能湊你自己的便宜，任意延期。你究竟有甚麼緊要的事情？』

雷米舒『這是一件極緊要的事情，不能延攔的。』

阿拿達猝然坍倒椅子上，正像一株樹被颶風吹倒一樣。

阿拿達『我不能將婚禮延期，這是你的唯一的理想！憑你自己去做罷。你自己去和我們所請的客人說明理由。設使有人問及，我將說，「這件事我毫不預問。新郎知道他自己的要事，他一定能夠告訴你們甚麼時候可以結婚。」』

雷米舒注視地上。阿拿達又道：『這件事你曾經和寒梅說過嗎？』

雷米舒『沒有，她還沒有知道。』

阿拿達『她應當立刻知道。這是她和你兩個人的婚姻。』

雷米舒『我也最好先告訴她。』

『寒梅！寒梅！』阿拿達喊道：寒梅進來：『喂，爹爹。』

阿拿達『雷米舒說有些要緊的事情；現在沒有工夫結婚。』

寒梅面如土色，一雙眼睛注視雷米舒臉上。他那種虛心犯罪的神色，似乎比一個當場捉獲的犯人還沈重些。

他不料這個消息，會這樣草率的報告寒梅；且心中覺得這種唐突的報告，給寒梅一個何等

劇烈的激動；但箭既發出，無法挽回。雷米舒且知道這枝箭已直射到寒梅的心窩裏去了。

實在沒有方法可以和解這殘忍的實情，因為種種事實是不能變更的——婚禮必須延期，雷米舒有些緊要的事情，他又不肯說明甚麼緊要的事情。試問他尙能怎樣強解掩飾呢？

「你自己打算，」阿拿達對寒梅道：「你們倆應當決定怎樣辦理。」

「我不知道，爹爹。」寒梅向上一看，恰如死色陽光裏透出一溜白光，射到烏雲上一般，她於是走出房外了。

阿拿達拿起一張報紙，假裝閱覽，其實他正在那兒胡思亂想。雷米舒坐了一二分鐘後，便起身出去了。

他走進大客廳裏，看見寒梅寂靜的站在窗前，注視外邊的街道。沿大路和小巷裏，人衆如洪水一般，滔滔往來不絕，人人臉上統欣欣然有喜色，預想未來的假期。

雷米舒不敢大膽去站在她的身旁，只好逗遛門口，注視她寂靜的模樣。窗前和暖的陽光，把她的形像，映成一副圖畫，深深印進他的腦筋裏。一點一綴——她頰上的嬌靨，精緻的辮髮，頸上

幽雅的頸巾和頸巾下閃閃發光的金鍊，左肩上飄飄的衣裳——在他萎弱的腦筋裏，純留下一個永久的印象。

他漸漸走近她的身旁。但她很專心的注視街上的景色，毫不留心情郎，他的顫抖的聲音，打破了寂靜。『我有點事情要求你。』

寒梅覺得他的聲調裏，含着無限的痛苦，於是轉面對着他。

『你別不信任我！』他道：『請你直白說明決不疑我。我可對天發誓，斷不至使你失了信任心。』他第一次用這極誠懇的哀求，向寒梅伸訴。

他再沒有別的話，眼窩裏眼淚汪汪。

寒梅嬌弱無力的擡起頭，注視他的臉上；她忽然軟了心腸，流下淚來。這對情人比肩站在幽靜的窗前，脈脈相視。他們雖不說一句話，可是心裏十分恬靜，且在此心曠神怡中，享受了無上的快樂。

雷米舒長歎一聲，打破寂寞。『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將婚禮展期一星期呢？』寒梅搖搖頭，表

示不願意知道。

『結婚後，我將一切事情告訴你，』雷米舒道：一提及他們的婚姻，女子臉上便微微發紅。當寒梅下午整理一切，預備雷米舒來家時，心裏很盼望和他津津談話，祕密討論將來的計劃，略略打算他們一生的幸福。她決沒有夢想到在幾分鐘之內，他們要在這兒山盟海誓，對立如淚人，話也不說；她且料想不到後來心中會怎樣沈靜而且深信不疑。

『你須立刻到我父親那兒去，』寒梅道：『他很發怒了。』

雷米舒欣然走開，預備拓露胸懷，忍受一切苦惱。

第十五章

當雷米舒再進房時，阿拿達很迫切的對他看。

『設使你給我請客單，』雷米舒道：『我可將婚禮改期一層，令夫就通知他們。』

『那末你真決定展期嗎？』

『是的，沒有別的辦法了。』

『好孩子，』阿拿達道：『須知道展期一層，我是不管的。你自己去佈置一切，我不願意做人的笑柄。設使你把婚姻看作兒戲一般，那末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也是管不着，這是你的請客單。我已經化了許多金錢，又要再白花些，我不能再拿些錢出來，像這樣的耗費。』

雷米舒聲明他自己願意擔負所有的費用和佈置一切。

他當阿拿達接着說話時，似乎起來要走。『結婚後你想到那兒去習業，雷米舒？我想來總不在加爾各答呢。』

『不在加爾各答，我想在內地找一個適當的地方。』

阿拿達『內地嗎？確是很好的意思。哀塔華 (Etawah) 地方倒還不錯，氣候很有益於我們的消化。我曾在那兒住過一月，覺得食量比在這裏增加兩倍。孩子，你聽着，她是我的獨女，我們決不忍分離的。這就是我希望你擇一個康健的地方居住的原因。』

阿拿達趁雷米舒得罪了他的機會，便提出幾種苛刻的要求。在現在雷米舒心裏，設使阿拿達沒有提出哀塔華而提出彭及（Punji），加羅山（Garo Hills），或煙霧朦朧的山頂上，他統樂意遷移。

『很好，』他道：『我將加入哀塔華法庭，』他承認擔任辦理收回請帖事，便出來了。他一走，阿克舍便到了。他從阿拿達方面，得悉雷米舒已將婚禮延緩一星期。

阿克舍『真的嗎？他不能這樣辦！喂，後天便是結婚日了！』

阿拿達『他實在不應當這樣做。平常人不做這種事情，但現代一班青年，甚麼事都能幹！』
阿克舍假裝一副莊嚴的神色，心理急急想着。他後來道：

『當你以為替寒梅已擇了一個好丈夫，就不信一切容或有之之事。可是對於自己女兒終身依靠的人，甚麼事情都要詳細考查過。即使他是上天下來的天使，也須慎重一點。』

阿拿達『如果像雷米舒這樣的少年都以為可疑，那末世界上沒有人可信任了。』

阿克舍『他和你講過延期的理由嗎？』

「沒有他沒有說明理由」阿拿達摩着頭道：「當我問他時，他只說有些緊要的事情」

阿克舍掉頭一笑，「我想他已經和你的女兒說明理由了。」

阿拿達：「我想他已對她說過。」

阿克舍：「你可否叫女兒進來，問一問確實呢？」

「可以」阿拿達大聲叫寒梅。她進來一見在坐的客人，便站在父親後面，使阿克舍不能見她的面。

「雷米舒已經和你說明婚禮延期的理由嗎？」阿拿達問道：

「沒有。」寒梅搖着頭道。

阿拿達：「你沒有問過他嗎？」

寒梅：「沒有。」

阿拿達：「這真是一件奇事！你們確是一對好夫婦！他進來道：「我現在沒有工夫結婚。」你便道：「好罷，我們隔幾日再結婚罷。」於是你就拋開這問題。」

阿克舍現在起來替寒梅說話。他道：「實在講起來，一個人明明白白表示不肯說明理由，我們也難好再三質問。設使這件事有可宣佈的地方，雷米舒也自己情願說出來了。」

寒梅怒得滿面發紅。『關於這問題，我不願意聽第三者的意見。任憑事物怎樣，我個人都很滿意。』她慌忙走出房外。

阿克舍臉色發青，但強作笑容，且道：「世事大抵如斯——想幫朋友做事情，却挨一頓罵。這足以表示誠摯的友誼，是一件何等寶貴的東西。我之所以懷疑雷米舒，不過盡朋友的義務，不管你們責罵也好，嫌棄也好。當我覺得有一種困難要降臨到你們身上時，心裏總很不安逸。這是我的缺點，我須承認的。喬琴明天就要到家，設使他聽了這件事，不替他妹妹焦急，那末我也不說一句話。」

阿拿達以爲這是最好的時機，去詢問他雷米舒的品行究竟怎樣；但想要探察人家的秘密，自己須平心靜氣，收斂怒容，但這位老人生平最恨這種手段。

他對客人發脾氣道：「你太猜忌，阿克舍！你既沒有證據，爲什麼要——」

阿克舍素來自治力很強，可是連三接四的責備，使他也忍受不住了。『喂，阿拿達先生，』他突然道：『你將種種卑鄙的動機，統歸咎於我！暗暗指我心中懷恨，反對你的將來的女婿。且以爲我猜忌一位清白無辜的人。我智識淺陋，不能教授婦女們哲學，也不敢自炫才幹，可以和他們討論詩文；但對於先生和先生家裏人，却十分忠愛。雖然我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雷米舒先生競爭，但無論甚麼事情，我從來不瞞着你，這是我自己覺得對得起的地方。我敢在你的面前穿着襤褸的衣衫，向你討一枚銅子，却不敢私自進你家裏來。我的蓄意何在，明天你便可明白了。』

第十六章

一切信件還沒有發出，天色已黑了。雷米舒躺下休息，但何嘗能安心睡着？他的腦筋裏充滿着兩種思想，一清一濁，恰如恆河和日母那河（Jumna）兩條支流，混合在一起，弄得他心中大不自在。他輾轉反側了好久，乃掀開被窩起來。

雷米舒走到窗前，向外面看。小巷兩旁的房子，一邊非常模糊，一邊巍巍的立於月光中，看去很是清楚。他站在那兒沉思默想，把四周浮沉無定險象環生的物質上的痛苦，屏除淨盡；他的靈魂似乎已經飢到了那永生的平安的和茫茫的宇宙裏去了。

在幻想之中，他看見生，死；勞，逸；始，終；佐以天上幽雅的音樂，從寂靜虛渺的後臺，直向世上的武臺前進，循環不已；在這虛無幻眇間，雷米舒又看見男女的愛情已融入星光之中，直射塵凡。

雷米舒慢慢的登上屋頂，一雙眼睛向着阿拿達家裏看。那時萬籟俱寂，在牆壁上，屋簷下，以及窗戶的縫隙裏和粗糙的屋頂上，都有月光和陰影交映着。真是奇妙莫測呀！在熙攘城中的那間漏屋裏，竟住了一位天人，打扮得如樸素清白的女學生一般。

在這首善之區，像雷米舒這樣的人真多呢——律師，畢業生，外國人，土著，不一而足。他怎樣的得天獨厚，可以超然獨立呢？怎麼不是別人却是他自己在那秋日之下，得能和這位女子並立窗前，夢見芸芸衆生浮沉於虛幻的大海裏呢？真是神祕呀！這個神祕已把他的靈魂變換了，又把他的周圍的世界也變換了。

他在屋頂上踱來踱去，直至深夜。月亮已沉落於對面房屋後，一片沉沉的夜色，彌佈了全球；只有一溜戀戀惜別的月光，還在天上閃閃的照着。

雷米舒疲倦的四肢，因寒冷而發抖了。恐怖忽然的攻入他的身上，握住他的心。明天又得在生活上出陣戰鬥了。天體無憂無慮的在那兒旋轉，清白的月光，安閒的無所驚動；深夜的寂靜，依然的無所打破；全宇宙的點點星光，永遠的自轉自圓，永遠的寂靜安寧；只有人們的心事苦惱，永遠沒有止息。在生活的場上，不管窮通成敗，人們總須不停的和命運奮鬥。

在一方面是上天永遠的安寧，他方面是世界上永遠的苦痛。兩者焉能並立呢？雷米舒既被困苦所包圍，所以對此不能解決的問題，就不得不大費躊躇了。

一刻前他還幻想到天地間永遠安寧的愛情。現在他又夢見愛情和塵世接觸，受生活的踐踏播弄，到底那一個是真像？那一個是幻景呢？

第十七章

第二天喬琴乘早車回家。這一日是星期六，星期日便是寒梅的結婚日。但他抵家時，對於所預想的一切婚事上的喜象，完全沒有。廊下也沒有掛起提陀葉 (Debdar) 的彩球。實在講起來，他家裏和陰沉沉的鄰舍，沒有甚麼區別。

他恐怕聽得家人害了甚麼急病，但慌忙入內時，毫沒有一點不祥的氣象。飯已替他預備好，阿拿達坐在桌旁看報，前面放着半杯茶。

『寒梅好嗎？』喬琴進房時問道。

阿拿達『她很好。』

喬琴『婚禮怎麼樣？』

阿拿達『後禮拜日舉行。』

喬琴『爲什麼要延期？』

阿拿達『你最好去問你的朋友。雷米舒只告訴我他有些緊要的事情。本禮拜日不能舉行婚禮。』

喬琴心裏深怪父親做事太疏忽。『我不在家時，你們把什麼事都弄糊塗了，爹爹，』他道：『他有甚麼緊要的事情？他自己可以作主，又沒有依靠的親戚。設使他陷於糾葛的事情，究竟爲什麼不告訴你，我覺得很奇怪。你爲什麼讓這件事情輕輕的過去呢？』

『他又沒有走，最好你自己到他那裏去問他。』

喬琴喝了一杯茶，急忙外出。『等一等，喬琴，』阿拿達在後面叫他，『忙什麼？你還沒有吃東西。』但喬琴已離開很遠，聽不見了。也衝進隔壁屋裏，登樓大呼『雷米舒！雷米舒！』且向寢室裏客廳裏，屋頂上，屋下，找個一遍，統不見雷米舒。他上下找過後，碰到一個僕人，於是問他的主人在那裏。『他早上出門了。』他答道。

『他什麼時候回家？』

僕人說雷米舒隨身帶去許多衣服，且講過四五天內不能轉家；但他究竟到甚麼地方去，僕人也不知道。

當喬琴重新就飯桌坐下時，臉上帶着一副很不快樂的神氣。

『有甚麼好消息？』阿拿達問道。

『誰料想得到？』他的兒子負氣答道。『這位將和你的女兒結婚的人，你却不注意他的行動；他尙住在你隔壁呢！』

『什麼，他昨天晚上還在那裏。』阿拿達道。

『你不知道他走了，』喬琴道：『他家裏僕人又不知道他到甚麼地方去，此中很有可疑的地方。這種事我很不滿意，爹爹。你爲甚麼這樣漠不關心？』

阿拿達不得不保守自己的尊嚴，反對這種滔滔不絕的責罵。

『究竟什麼意思？』他正色問道。

前天晚上阿拿達的確隨便讓雷米舒走開，但這位少年太不懂事；以爲既說明有些緊要的事情，就已經足夠，且以爲這個解釋已足以使他行動自由，去幹他自己的緊要事務。

喬琴『寒梅在那兒？』

阿拿達『她今天早晨比平常早些，喝完茶便上樓去了。』

『可憐的女子』喬琴道：『我想她對於雷米舒乖僻的舉動，很是慚愧，因此不肯和我見面。』他於是上樓去安慰妹子。寒梅個人坐在大客廳裏，她一聽到喬琴的脚步聲，急忙拿起一本書，假裝在那兒看。當他進來時，她於是拋開書本，笑嘻嘻的向他問好。

『喂，你什麼時候到家的？你的氣色比平常難看些。』

『我怎麼樣？』喬琴慌忙坐下時道：『一切事情我都知道了，寒梅，不過你也不必煩惱；這完全因為我不在家，所以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將把一切事情都矯正過來。寒梅，我有句話問你，雷米舒沒有和你講過什麼理由嗎？』

寒梅覺得進退兩難，對於阿克舍和喬琴的懷疑的態度，非常忿怒，且不願意對喬琴明白承認雷米舒沒有和她說明婚禮延期的理由，但同時又不肯完全說謊話。

她答道：『他原想告訴我，但我以為不必。』

『好驕傲，』喬琴想道：『特奇的性情！』他大聲道：『好罷，你不要害怕；我今天定要把這天留
理由。』

寒梅無意的在脚膝上翻書，且道：『從來不害怕，且不願你去逼他說明理由。』

『真驕傲，』喬琴想道：『好罷，』他道：『你却不急這問題。』他似乎起來要走。意他的行

寒梅突然站起。『喂，請你對於這件事情，不必對他提及。你們要怎樣推想就怎樣推想。』

始終不疑慮他的。』

喬琴覺得這段話毫沒有驕傲的氣味，突然發現憐愛妹妹的心，因欣然想道：『這些讀書的女子，毫不懂世務，只知道書本上所講的命運；但偶然碰到一件可疑的事情，她就渾渾噩噩和嬰兒一樣！』喬琴當時將她的純一的信任心，和別人的揣貳心映照對。他反對雷米舒的心，更加強硬，且想逼他說明理由的意志，比以前更來得堅決。他又想起來要走，但寒梅立刻用手捉住他。

她道：『這件事希望你不要對雷米舒提及一字。』

『我知道了。』喬琴答道。

『沒有甚麼可考慮的餘地。你答應了我再走。我可以擔保沒有甚麼事情要使你憂慮。只勞』

你替我做這件區區小事」

寒梅如此再三請求，使喬琴相信雷米舒已經和她解釋一切。而且這個解釋，是不是一個真實的解釋；用些無稽之談去欺誑她，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他道：『喂，寒梅，須知道這不是一個疑惑他人的問題；不過當女子將結婚時，平日看護她的人，統有點責任。他也許已經對你說明理由，你現在隱隱瞞着不說，但不能就此了事；他尚須和我們解釋一番。老實同你說，寒梅，去追究他的理由，差不多是我們的職務，於你不甚相干的。等到你結婚後，我們將不說什麼了。』喬琴慌忙出去了。

情人用以自衛的紗幕，現在已完全揭破了！繫於雷米舒和寒梅中間的一縷情絲——這一根情絲，在他們戀愛的希望裏，跟着時光，漸漸加密，直到了把他們兩位造成一個新宇宙才止——已成爲外界忍心人攻擊的目標。

這樣猛烈的攻擊，激動得寒梅怕和親戚朋友見面。喬琴走後，她沈沈的坐在椅上，把這天留下的光陰，很安靜的在房裏消耗掉。

喬琴出外時，碰到阿克舍。他笑嘻嘻的道：『哦，喬琴，你已經回來啦！你已聽到這件事嗎？你以為怎樣？』

喬琴『這件事我已經想出一部分；我不願意把牠提出討論，做無益的猜想。現在不是在茶席上細細分析心理的時候了。』

阿克舍『在我個人方面，對於細細分析人家的心理，和學心理學哲學或詩藝一樣，不很見長，這是你知道的。但我是一個好動的人——這便是我來告訴你的原因。』

『是的，我也是好動的，』急性的喬琴道：『你能告訴我雷米舒到甚麼地方去嗎？』

『我能。』

『什麼地方？』

『現在不能同你講，』阿克舍道：『今天下午三時，我和他可以碰到你。』

『爲什麼你現在不能將一切事情告訴我？』喬琴道：『你們統這樣鬼鬼祟祟。我出外休息幾天，一回來，到處都有特奇的事情來，阿克舍，勿再隱瞞！大丈夫，講出來！』

阿克舍『像你所講的話，我真愛聽。我因為太直爽，曾陷於困難的地位。你的妹妹不願和我見面，你的父親責我多疑心，碰到雷米舒先生的時候，他也不很快樂。現在只留你一個，我實在害怕。你却不是一個巧於辯論的人，動作是直衝的。我是一個體質柔弱的人，實在抵抗你不過。』

喬琴『喂，阿克舍，我不願意聽這些曲曲折折的話，我知道你有些事情要告訴我。爲什麼吞吞吐吐的不說呢？現在請你說老實話。快說出來！』

阿克舍『好的，我將這段故事，從頭告訴你；大部分的事情，你從來沒有聽到的。』

第十八章

雷米舒在道及拍拉地方所賃的房屋，現在尙沒有滿期，他也沒有把牠轉租掉。因他在前幾個月裏，經濟很寬裕。卡瑪拉離校後，總須有個居住的地方。他於是清早便去整理房子，把房間打掃一下，鋪起席毯，淨空的廚房裏，也裝置好許多東西。

一切預備好後，隔離卡瑪拉到家尚有許多時間。雷米舒躺在長榻上消度時光，幻想將來應當怎樣佈置。他從來沒有到過哀塔華，但西北方的風景，彼此都差不多，所以他很容易描想將來的家宅——一間在城外的茆屋，前面對着一條很闊而且兩邊種起樹木的大路；橫過這條大路，有一大片耕地，地上點綴起許多井和驅逐鳥獸的人所站的臺；當耐勞的耕牛在那裏辛辛苦苦的汲水灌田時，嶙嶙的水車聲，一刻不絕；大路上偶然衝出一輛大車，震得塵土飛揚，空中一片寂靜的氣象，也被車上的響鈴擾亂了。他想起寒梅將來在沈悶的午後，在那間寂靜的茆屋裏——關起門窗以避炎熱——思念家鄉的情景，心裏突然一驚。除非她常和卡瑪拉在一塊兒，他纔能置妻子於這種地位。

雷米舒決意於結婚前，絕不和卡瑪拉道破。等到結婚後，到了卡瑪拉心中悅服時，寒梅纔可乘機把卡瑪拉真實的歷史，和她很親愛的說明——把上帝陷害她的結網，好好解開。且這樣遠離家鄉，和一切朋友都隔斷消息，卡瑪拉將安分守己的在他們小家庭裏居住，不至十分悲傷。

時至中午，小巷間寂寂無聲，工人都出去上工，閒散的人也預備睡中覺。涼風習習，似乎已把

炎熱退去許多，空中一片活潑的景象，表現行將即至的假期。雷米舒正寂靜的在那裏描畫快樂圖，把顏料濃濃的塗在上面。

他的夢想忽被車輪聲間斷。一輛大馬車拉到他門口停住。雷米舒知道這是校裏送卡瑪拉回家的大馬車，脈管碰碰亂跳。他怎樣去接待卡瑪拉？他們應當談些什麼話？她對他的態度怎樣？這些統是煩惱的問題，他對此情形，心中很不安逸。他兩位僕人，早在樓下等候，他們首先出來，把她的衣箱搬到廊下。卡瑪拉一直跟他們走到門口，便止步了。

『進來，卡瑪拉！』雷米舒道：卡瑪拉克服一時躊躇的衝動，進了房。雷米舒日前打算假期內讓她留校，他這種顯然的惹置，使她曾灑了許多傷心淚。她回想此情，加起和他好久的隔離，不禁發生一種疏遠之心。所以卡瑪拉一進門之後，不願意面向雷米舒，一副眼睛專注視門外。

他一見卡瑪拉的面貌，愕然一驚。他好似碰到一位平時素不相識的人，閃閃的對她注視。在這幾個月裏，她的體質大大的變化了。她素來長得如一株嫩樹一般，現在四肢上鮮艷的色彩却沒有了，臉孔已不肥滿，輪廓格外來得分明，特異。頰上黑色光滑的地方，已露出一條一條的蒼白。

色，她的步態和舉動統搖搖擺擺不很穩健了。

她進房後，半面向着窗前，壁直的站在那裏，秋日陽光，映射她的臉上。她的頭赤裸裸的露在外面，背上拖起一根紅帶結成的髮辮，一件深黃色的羊皮袍，緊緊包圍她的弱體上。

雷米舒寂靜的對她看了半晌。

在前幾個月裏，他差不多忘了卡瑪拉的美貌。現在她既加上一層風采，使他突然動了心，覺得沒有法子去抵抗她的魔力。

他吩咐道：『坐下，卡瑪拉。』卡瑪拉便寂然坐下。

『校裏怎麼樣？』他接着道。

『很好，』她簡略答道。

雷米舒正在左思右想，想些談論資料時，心裏忽然想起一事。

他道：『我想你好久沒有吃東西，這裏已替你預備好食物，我可叫他們拿進來嗎？』

『不要，謝謝你，』卡瑪拉道：『我起身前已吃過東西。』

『你甚麼都不要吃麼？』雷米舒問道：『設使你不嫌太甜，這裏有水菓——蘋果，石榴，荔枝。』

卡瑪拉只搖搖頭。

雷米舒又注視她的臉上。她微微向前垂着頭，在那兒看英文讀本裏的圖畫。一張嬌豔的臉孔，像似一根神棒，把四周的東西，統引起一種美感。此時愉快的日光，似乎成爲有知覺的生物；秋日也具有形體一樣。當她不知不覺的靜坐那裏，看書中圖畫時，把天空，空氣，日光和一切東西都引到她的四周，恰如太陽管住行星一般。

雷米舒慌忙走出房外，拿了一碟蘋果，梨，石榴。

『你似乎不想吃什麼，卡瑪拉，』他道：『我的肚子卻很餓，再忍不住了。』卡瑪拉微微一笑，這一下意外的微笑，把瀰佈他們之間的烟霧統散開了。雷米舒拿起一把小刀，動手切蘋果，但他卻不是拿手。他躁急的態度和切水菓蠢笨的樣子，使卡瑪拉忍耐不住，突然笑起來。

她這樣不禁的快樂，使雷米舒大悅。『我想來你因爲我不善於剖蘋果，所以發笑，』他道：『好了，你剖來我看看。』

『須有一把剖刀，我纔能剖，』卡瑪拉道：『用這把小刀，我實在剖不了。』

他道：『我想你以為我們手頭沒有剖刀，』他於是叫一個僕人，問他有沒有剖刀？僕人答道：『哦，先生，關於廚房裏所用的東西，我們昨天晚上都拿進來了。』雷米舒吩咐道：『擦擦乾淨拿進來。』

當剖刀拿進來時，卡瑪拉脫掉鞋子坐下，很靈巧的削蘋果皮；再把牠剖為薄塊。雷米舒將蘋果一塊一塊放在碟子裏。『你也要吃幾塊，』他道。

『我不要，謝謝你，』卡瑪拉道。

『那末，我不再要了。』

卡瑪拉對着他看。『好了，你先吃幾塊，我再吃吧。』

『喂，你不要食言的？』雷米舒道。

卡瑪拉儘管搖着頭，且道：『老老實實，決不食言。』

雷米舒很滿意她的堅決態度，從碟子裏拿了一片蘋果，放進口裏。

此時他忽看見有幾個人進來，便立刻停止咀嚼。喬琴和阿克舍正站在對面門外。

阿克舍先開口道：『請你原諒，雷米舒先生！我們以爲你個人在這裏。喬琴，我們不應該像這樣沒有預先通報，突然衝進過來，我們下樓去等吧。』

卡瑪拉拋掉剖刀，突然跳起。兩位客人攔着房門。喬琴慢慢走到旁邊，把路讓出；但他注視卡瑪拉臉上，一眼不移。卡瑪拉慌忙跑進隔壁房間裏去了。

第十九章

喬琴問道：『這位女子是誰，雷米舒？』

雷米舒答道：『是我的親戚。』

『什麼親戚？』喬琴問道：『她不是你的長輩，我料想總是由愛情而來的結合你所有的親戚，你都同我說過，却沒有聽到這位親戚。』

『慢說喬琴，』阿克舍插口道：『一個人當然有些事情要守秘密，就是對於朋友，也不肯說明。』

喬琴道：『雷米舒，那末，這是一件緊要的秘密事情嗎？』

雷米舒臉色忽紅。『是的，這是一件秘密的事情，』他道：『我不願意和你們談論這位女子。』

『但對你不住，』喬琴駁道：『我特別要和你談論她。設使你沒有和寒梅訂婚，那也無須來調查你的家系，任憑你自己守秘密。』

雷米舒道：『我並沒有和世上任何人發生一種關係，足以障礙，我憑良心去和寒梅結婚，這是我敢說的。』

喬琴『在你的眼光裏看來，也許沒有甚麼障礙，但在寒梅的親戚眼光裏看來，也許是有的。我現在只問你——不管你和她有沒有關係，爲甚麼把她藏在這裏呢？』

雷米舒『設使我說明理由，那就洩漏了這件秘密的事情。難道沒有問明理由，你就不信我的話嗎？』

喬琴「這位女子的名字是不是叫作卡瑪拉？」

雷米舒「是的。」

喬琴「你曾經冒稱她爲自己的妻子沒有？」

雷米舒「是的。」

喬琴「那末，你還希望我信任你嗎？你和我們說她不是你的妻子，和別人說她是你的妻子。你已表示不老實了。」

阿克舍「你要知道，這種事情，大學裏講真理時，斷不能引爲舉例的。根本講起來，親愛的喬琴，凡人碰到特別的境遇時，也許必須對兩種不同的人，說兩種不同的話。兩種話之中，大約有一種是確實的。雷米舒先生現在和你所談的話，或者是確實的，也未可知。」

雷米舒「我不願意和你們再談。我和寒梅訂婚，絲毫沒有對她不起，這是我敢說的。我不願和你們談卡瑪拉的事情，實有大原因在。不管你們懷疑我的行爲怎樣，我若把這件事說明，是很不對的。設使這只關於我個人名譽和幸福問題，我盡可絲毫不隱瞞。但我之所以不願意說甚麼，

就是因爲一說破，將危及他人將來的命運。」

喬琴『你已經和寒梅說過一切嗎？』

雷米舒『沒有，我打算結婚後再告訴她。設使她樂意，現在告訴她也可。』

喬琴『喂，我可以向卡瑪拉探問這件事嗎？』

雷米舒『那不能！設使你以爲我犯了罪，你愛怎樣判決，就怎樣判決罷。卡瑪拉是完全無辜的人，我不願意叫她出來受你們駁詰。』

喬琴『這也無須去問他人。我已把應當知道的事情統偵查出來了。你也已經給我充分的證據。我現在對你鄭重申明一句，設使你再走進我家裏來，必須受一頓侮辱。』

雷米舒面如土色，毫不作聲。喬琴接着道：『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你不能寫信給寒梅，就是絲毫的消息——公開的或祕密的——也不能和她相通。設使你和她通信，那末我將把你祕密的事情，連同證據一併宣佈出來。現在若有人問我爲甚麼你和寒梅解婚約，我只說因爲我不贊同；却不講明真正的理由。但設使你自己不顧惜，那末所有的事情將發洩了。你也許要奇怪，以爲我

既然反對你這種殘忍的行爲，爲甚麼附帶條件。你不要以爲我對你尙有幾分憐憫心；這完全因爲這件事有關於我妹妹寒梅，所以纔這樣輕輕讓你過去。你在語言上或舉動上，絲毫不能表示你會和寒梅相識，這是我對你最後一句話。現在也無須要求你答應；你既然有如此欺詐的行爲，我也不信任你了。設使你有幾分慚愧心，怕事情洩漏，那末，無論怎樣，不能不顧慮我這個忠告。

阿克舍『真要這樣決裂嗎？喬琴，真的嗎！你不可憐可憐雷米舒先生嗎？看哪！他處之何等泰然！現在我們好走了。請勿介意，雷米舒先生，我們走了。』

喬琴和阿克舍出外，雷米舒在那裏呆立如木鷄。後來他的麻木知覺漸漸復原，他便想出去走一下，在天空下回想一切情形；但他又想起不能讓卡瑪拉單獨在這個生疎的地方。

他走進隔壁房間裏，看見這位女子坐在窗前，打開一個百葉窗板，在那兒俯視街道。她一聽到雷米舒的脚步聲，便關起窗門，掉過頭來；雷米舒跌坐在地板上。

『這兩位是誰？』卡瑪拉問道：『今天早上他們到我們校裏來。』

雷米舒喊道：『到你們校裏，他們去過嗎？』

『是的』卡瑪拉道：『他們和你說些什麼？』

『他們問我和你什麼關係？』

卡瑪拉從來沒有受過姑母的教訓，且不知道少年媳婦，在甚麼時候應當怕羞。但她一聽到雷米舒的話，臉上便不知不覺的發紅。

『我告訴他們，』他接着道：『我們並沒有關係。』

卡瑪拉以為這種笑話很討厭，便憤憤掉過頭，且道：『不要傻！』

雷米舒躊躇不決，是否可以和卡瑪拉吐露真情。

她忽然跳起，且喊道：『看外邊，一隻烏鴉抓住水菓飛去了。』她慌忙走進那間房子裏，嚇退烏鴉，回頭拿了一碟水菓。『你難道不要吃嗎？』她問道：將碟子放在他面前。

雷米舒已不想吃，但被區區這一句話提醒了。『你不要吃嗎？』他問道。

爲人婦的須等到丈夫吃飽後，纔能動手吃，所以她答道：『你先吃。』這是區區瑣事，但雷米舒大爲感動，且這位天真爛漫的女子的思想，幾使他流下眼淚來，連話都說不出，只盡力的抑制

自己拿起水菓來吃。吃完後，乃道：『卡瑪拉，今晚我們須往家裏去。』

卡瑪拉一聽到這句話，立刻變了臉色。『我不願意到那邊去，』她道。

雷米舒『你喜歡寄住校裏嗎？』

卡瑪拉『不喜歡，不要送我回校；校裏的女子只管對我問及你，使我羞愧得很。』

雷米舒『你怎樣告訴他們？』

卡瑪拉『我沒有告訴他們什麼。他們常問我爲甚麼你要我假期內住在校裏，我——』卡瑪拉不能說完這句話，她想起日前的情形，十分傷感。

雷米舒『爲什麼你不告訴他們我和你是沒有關係的？』

卡瑪拉很賭氣的由眼角裏瞥了他一眼，且道：『不要傻氣！』

『我將怎麼處置？』雷米舒自問道：他的祕密事件，好像心臟裏一條蠕蟲，想咬出一條出路。可是一路的經過非常痛苦。他心中已被許多痛苦的問題擾亂了。現在喬琴告訴寒梅什麼？寒梅聽到這消息心裏怎樣？他怎樣能夠對她說明實在的情形？他怎樣能夠忍得住和寒梅永訣？他心

神昏亂已極，竟想不出甚麼答案來解釋這許多問題。

他知道他和卡瑪拉的關係，已成為加爾各答諸友和敵人趣談的資料了。他妄稱卡瑪拉爲自己的妻子，將使已經流佈的謠傳，範圍更加擴大。以後他不能和她住在此地了。

他一副心神不在的神氣，引起卡瑪拉的注意，因閃閃的對他看。

「你惱什麼？」她問道：「設使你要轉到家裏去住，我也願意去。」

這位女子屈服自己而去服從他的意見，不啻給雷米舒又一刺刀。但不久他又幻想到應當怎樣進行，依然心神不在，只注視着卡瑪拉，却沒有答覆她的後話。卡瑪拉覺得現在應當莊重一點。「你難道因我假期內不肯留校而煩惱嗎？」她問道：「現在請你老實說。」

「實在同你說，」雷米舒答道：「我自己煩惱，並不是惱你。」

他竭力拋開這些迷亂的思想，開始和卡瑪拉談話。「請說，卡瑪拉，」他欣然道：「告訴我這些日子在校裏學些什麼？」

卡瑪拉便立刻向他誇示學問，她想藉地球是圓的知識去驚動雷米舒。但他申明不信這種

論調，且質問這種事情怎樣會可能。卡瑪拉掙開眼睛道：『什麼，我們書上是這樣說；我們都從書上學得的。』

雷米舒假裝驚訝的神色道：『你真這樣說嗎？這是書上說的，是的嗎？這本書有多大？』

卡瑪拉起來反駁。『這本書並不很大，却是印刷的，裏面還有許多圖畫。』這句話是無容置辯的，所以雷米舒便屈服了。

卡瑪拉細細講完所學的東西後，又詳述校裏的同學教員和校規。雷米舒現在心神又不在，只管頻頻稱是。有時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他便任意插半句問話。卡瑪拉乃忽然道：『你完全不聽我的話！』她憤憤站起。

『來，來，卡瑪拉！』雷米舒慌忙道：『不要發怒，今天我不很舒服。』

卡瑪拉回頭道：『你不舒服嗎？有什麼毛病？』

『我並不是真不舒服，實在沒有甚麼毛病，我常覺得如此的，請你再說吧。』

『你願意看我的初等地理上的圖畫嗎？』卡瑪拉問道：她一心想將她的新智識去安慰他。

雷米舒欣然的請她拿來看。

卡瑪拉立刻將書拿來，在他面前打開。「你所看的這兩個地球儀，」她道：「實在是合成一個體的。你要知道一個人同時不能看見圓形物的兩邊。」

雷米舒對此似乎有點遲疑。「扁的東西也是一樣的。」他道。

「這就是兩個半球，在地圖上要分開畫的理由，」卡瑪拉道：他們第一天假期的晚上，就是這樣的過去了。

第二十章

阿拿達盼望喬琴帶回好消息，如此，一切誤會，便可渙然冰釋。當喬琴和阿克舍進房時，他很焦急的望他們。

「喂，爹爹，」他的兒子道：「我決料不到你會讓雷米舒弄到這步田地。使我預先知道要發

生甚麼事情，那末我就不把他介紹於你了。」

阿拿達「你常常同我說，設使雷米舒和寒梅結婚，你將何等快樂，你既有意阻止這件婚事爲什麼——？」

喬琴「我決不想到打破這件事，不過——」

阿拿達「這種事有什麼「不過」可說，我真不懂要進行便進行，要停止便停止，斷沒有中立的地位。」

喬琴「不過，讓這件事到了這樣的地步——」

阿克舍佯笑插口道：「世界上有許多事情不用我們去費力，自己會向前發展的。日積月累，漸漸醞釀起來，直等到得時便要暴發了。不過現在追悔已無益，我們最好決定第二步應當怎樣辦。」

「你們看見過雷米舒嗎？」阿拿達急急問道。

喬琴「自然看見了。我們在他家裏看見他，且認識了他的妻子。」

阿拿達嚇得不能作聲。「認識他的妻子？」當他回復原氣時道。

喬琴「是的，雷米舒的妻子。」

阿拿達「我真莫明其妙。究竟那一個雷米舒的妻子？」

喬琴「我們那一位雷米舒的妻子！他日前回家時結婚的。」

阿拿達「我想他因父親已死，便把這件事停止了。」

喬琴「他父親未死以前就結婚。」

阿拿達目瞪口呆，坐在那裏摸頭。「如此他不能和我們的寒梅結婚了。」他過一歇道。

喬琴「所以我們應該——」

阿拿達「你儘管說吧，不過一切婚禮差不多都已經佈置好，不能改變了。我們會通知人家，說明本星期日不能舉行婚禮，已展期到後星期日。我想來我們現在是不是須再通告他們，說明婚事已完全作罷論？」

喬琴「無須再延期；我們只要變換一下，一切佈置完全適用。」

『你能怎樣變換？』阿拿達愕然問道。

喬琴『這是很了然的。我們另找一位新郎，來代替雷米舒，照預定的日期，下禮拜日舉行婚禮，否則我們將無顏見衆人。』喬琴於是對阿克舍一看。

阿克舍很謙虛的俯視地下。

阿拿達『你怎樣能够即刻找到一位新郎？』

喬琴『這件事你無須焦急。』

阿拿達『但你須先得寒梅的同意。』

喬琴『她一聽到雷米舒的舉止如此，定能表同意。』

阿拿達『好了，憑你去吧，但終究是傷心事。雷米舒處境很好，智識和財產統很豐富。我們昨天纔議定，結婚以後，他將到哀塔華去操業，不料厥後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喬琴『爹爹，你不必再煩惱。設使雷米舒願意到哀塔華去，憑他到那兒去操業吧。我最好就去叫寒梅進來，現在沒有許多光陰好耗費了。』

他走出房外，過了一二分鐘後，帶同寒梅一塊兒轉來。阿克舍躲在牆角書架後。

「坐下，寒梅，」喬琴道：「我們有些事情同你講。」

寒梅寂然坐在椅子上，聽憑他們考問。

喬琴想好好對她說明這個消息，所以道：「關於雷米舒的行爲，你難道不覺得有可疑的地方嗎？」

寒梅只搖搖頭。

「他把婚禮展期一禮拜，到底有什麼理由不能和我們說破？」

「當然有些理由，」寒梅垂頭答道。

「不錯；他有理由，但這理由難道不足懷疑嗎？」

寒梅搖着頭，表示不以為可疑。

他家裏人如此信任雷米舒，使喬琴大為憤怒。他不能再支支吾吾說着，乃厲聲道：「你尙記得當時雷米舒和他父親回家嗎？從此我們好久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且以為他的舉動很離奇。你

也知道他原先住在我們隔壁，每天要到我們家裏來兩次，後來他回轉加爾各答時，匿居於隔離好幾里的地方，從來不過來拜訪。那時你們兩位還是信任他，你又照舊請他回來。設使我當時在家，決不至有這種事情發生。』

寒梅却不開口。

喬琴『他這種特奇的行動的真意，你們兩位曾想法子去探察過嗎？你從來不覺得有點奇怪嗎？你似乎很相信他。』

寒梅仍不作聲。

喬琴『很好。我不得不斷定你有一種特性，不歡喜懷疑人家。希望你相信我以下所說的話。我會親到女校裏去過，且知道雷米舒已經娶妻，膳宿該校裏讀書。他且打算使她假期內仍舊留校。前二三天突然發生一件不測的事情，該校女校長寄來一封信，說明假期內不能照管卡瑪拉——就是雷米舒的妻子。校中今天散學，卡瑪拉坐校裏四輪大馬車回到道及拍拉舊宅。我曾親自到他家裏去，看見卡瑪拉用一把剖刃削蘋果皮，當時雷米舒坐在她前面地板上，從她那裏撮

起蘋菓塊，放進口裏。我要求他說明一切，他却絕對不能告訴我們。他若是略為表示卡瑪拉不是他的妻子，我們也將信他的話，且竭力摒除懷疑，但他既不承認又不反對。從此你能再信雷米舒嗎？」

喬琴看着妹妹臉上，等她答覆。她面如土色，緊緊捏住椅子上的靠臂。不久頭向前仆倒，沉沉的暈在地上。

阿拿達的痛苦真是可憐，他從地板上擡起女兒的頭，放在胸前，且喊道：「怎麼一回事？寶貝，怎麼一回事？不要相信他們所說的話，完全是謊的。」

喬琴推開父親，立刻將寒梅擡到睡椅上。他順手拿了一壺水，在她臉上灑些水點，阿克舍用一把紙扇，竭力的替她打扇。

寒梅不久就張開眼睛，愕然一驚。乃對父親道：「爹爹，爹爹，請阿克舍先生走開。」

阿克舍立刻放下紙扇，跑到穿堂裏去。

阿拿達坐在寒梅旁邊睡椅上，輕輕摩着她的頭和頸。他一面歎息，一面叫「我的寶貝，我的

寶貝！

她忽然眼淚汪汪，心中作悶。且將胸部靠在父親膝上，想鎮服住無可抑制的悲傷。

『不要多心，寶貝，不要多心，』阿拿達喃喃道。

『我很知道雷米奇，他決不會愚弄我們的。喬琴一定弄錯了。』

喬琴再忍耐不住。『不要以這種妄念去朦蔽她，爹爹，』他喊道：『設使你現在要想寬慰她的感情，結果將使她更不利，讓她自己去考慮一下吧。』

寒梅從父親膝上擡起頭，坐起來對着喬琴看。『我直白告訴了，我決不相信這件事，除非從他自己的嘴裏說出來。』她於是掙扎的站起，阿拿達驚訝的跳起來把他扶着。

寒梅捏住父親的手臂，他扶着她到她自己房間裏去。

『讓我自己休息一歇吧，爹爹，我要睡着了，』她躺下時道。

『我叫你的老乳母上來替你打扇好不好？』她父親問道。

『不必，謝謝你，我願意獨自一人。』

阿拿達到隔壁房間裏去休息。他想起寒梅的母親，她當這位女子三歲時便死了，她平日何等誠愛，忍耐，和始終不變的愉快，種種舊念，迴轉他的腦中。他一想起女兒，心爲之碎，因爲歷年以來，他不辭勞瘁，代行家母的職權，已把她養大得如亡母一般。現在他的心靈已穿過橫隔他們父女之間的壁板，且和躺在牀上的女兒談話。『寶貝，我求上帝除去你命中一切障礙，如此你可快樂餘生。我祈求在我瞑目去會見你母親以前，得見你心滿意足，安居於意中人家庭中！』說定後他以衣襟拭淚。

喬琴尙說女子的智慧低下，今天的事件，更使他堅持他的主張。世人怎樣能夠和一位不顧事實的女子對敵呢？譬如一旦發生一個和她幸福有關係的問題，那末就是二加二爲四，她也即刻否認了。假設理性對她說黑的東西是黑的，而愛情對她說黑的東西是白的，反常的理論反佔優勝了。喬琴想不到世上有這一輩女流，怎樣事還可以進行呢！

他大聲招呼阿克舍。

阿克舍斜步走到房間裏。『你什麼都聽見了，現在應當怎樣辦？』喬琴問道。

「這件事爲什麼你硬要把我拖進去，老朋友這完全於我沒有關係的。近來我很安靜，將我轉入漩渦，是很不對的。」

喬琴「好了，容後再和你理論。現在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辦，除非我們能夠勸雷米舒當面向寒梅明白承認一句。」

阿克舍「你發瘋嗎？你能夠希望一個人——？」

喬琴「設使我們能勸導他寫封信給寒梅也好。這件事須勞你的大駕。務請你立刻去辦纔好。」

阿克舍「且讓我考慮一下。」

第二十一章

那天夜裏九時雷米舒帶卡瑪拉到西爾達(Saldah)車站。車夫遵命繞卡納拖拉巷而行，

當馬車經過某一家時，雷米舒急忙將頭伸出窗外，覺得一切常見的景色，絲毫沒有更變。

他長歎一聲，驚醒了卡瑪拉，問他甚麼事情。『沒有甚麼，』雷米舒道：於是退到他自己的坐位，安安靜靜的坐在那裏，直到馬車達到目的地。卡瑪拉躺在一角，一會兒又睡着了。雷米舒因她偏促左右，不禁一時起了怨恨心。

他們到車站正合時，立刻由腳夫護送到雷米舒所定的貳等車內。雷米舒在下層臥牀上替卡瑪拉鋪好牀，燃小燈光，關起窗戶，且道：『早已過了你就寢的時間，現在你最好去睡罷。』

『難道我不能坐在這裏，向外一直看到火車開嗎？』雷米舒允許了她，所以卡瑪拉將頭部蓋起面帕，坐在靠窗的牀位上，探望外面擠塞的人衆。那時雷米舒坐在中間的牀位上，無心的注視外邊。當火車剛要開動時，他偶然看見一位誤時的搭客急急趕上月臺，面貌似乎有幾分熟識。

過一歇卡瑪拉呵呵大笑。雷米舒向外一望，看見這位遲到的客人，因被一位站中辦事員阻止他跳上已經開動的火車，在那兒竭力掙扎。但他終究闖進火車，雖然頸巾尚在站員手裏，當這

位落後的搭客仰出窗外，伸手取頸巾時，雷米舒認識他是阿克舍。

卡瑪拉看見這樣的扎掙，笑了好久纔止。

『現在已十點半鐘，火車已開了；你最好去睡吧，』雷米舒道。

女子遵命而睡，但她沒有睡著以前，屢次嬉嬉發笑。

在雷米舒方面，毫不覺得這件偶然之事有趣。他知道阿克舍鄉間沒有住宅，他的家族住在加爾各答已經好幾代了。他爲什麼如此拼命急急的趕上這輛火車呢？唯一的解釋就是他來追隨雷米舒和卡瑪拉的。

雷米舒想起阿克舍將要到他鄉村裏查訪一層，心中快快不樂。他的名譽免不了要成爲各方爭論之點，所有一切事情，也將要宣傳得十分難聽。

他料想鄉下一定要傳佈着怎樣一種誹謗。像加爾各答這樣大的城中，一個人可以深深隱藏起來，但在小小的鄉村裏，區區一點微動，便要掀起大風波。他想起此情，愈想愈怕。

當火車停在巴拉克拍爾 (Barrackpore) 車站時，雷米舒伸出頭一望，但看不見阿克舍下

車。在納哈底 (Nahati) 車站，許多旅客上車或下車，但內中並沒有阿克舍。在波戈拉 (Bogolar) 車站，雷米舒又向外一看，依然失望。阿克舍大概在其他車站下車了。

雷米舒精神雖很疲勞，但直到夜深纔睡熟。清晨火車到戈倫多 (Goolunds) ——鐵道終點之車站，旅客由此坐船到彭加爾 (Bengal) 東部——雷米舒看見阿克舍面上包着頸巾，背上背着小袋，慌忙向着輪船前進。開到雷米舒鄉村裏的船，尙要停留幾小時，但埠上另有一隻船，蒸汽上升，汽笛嗚嗚亂叫。『這隻船開到那兒去？』雷米舒問道。

『開往西方。』

『多遠？』

『設使河裏有水，一直開到祕勒尼斯 (Benares) 』

雷米舒立刻叫卡瑪拉坐在一間房艙裏，自己急忙上岸去購辦些米，荳，牛奶，香蕉，預備途中之用。那時阿克舍登於另外一隻停泊極前的船上，站在一個能夠觀察一切人衆的地方。所有要搭這隻船的旅客，態度都很從容，因為船尙沒有到開駛的時候；他們或洗臉或洗澡，以消磨時光，

且有些在岸上煮食物吃。

阿克舍猜想雷米舒帶同卡瑪拉到鄰近吃食店裏去吃早餐了，但因為不熟悉戈倫多地方的道路，所以他以為還是逗遛船上妥當些。

後來汽笛嗚嗚吹起，但仍沒有雷米舒的形迹。搭客走過一條供出入之用的跳板，川流不絕的上船。一切遲來的客人，因汽笛吹得更緊逼，統慌忙上船，但在新到或已經上船的客人裏面，統不見雷米舒。

人人都上船，跳板已經撤去，船長且吩咐拔錨，那時阿克舍忽然喊道：『我要下船，』但船夫毫不睬他。輪船很靠近岸旁，他一跳便跳到實地上。

岸上沒有雷米舒的足迹，開往加爾各答的早車纔開去，阿克舍斷定當他掙扎上火車時，雷米舒已經看見他，且以為他懷有歹意，所以丟却回轉本鄉的意志，重新坐早車轉到加爾各答去。在加爾各答這樣寬大的城中，要想去偵探一個人，是非常困難的事。

第二十二章

阿克舍在戈倫多急急等了一天，晚上坐郵政車回轉加爾各答去。第二天清晨到加城，他先到道及拍拉雷米舒的居處，但看見門已封鎖，且聽說那邊並沒有一個人。

他又向前走到卡納拖拉，但那裏的房子也沒有人租住，他於是轉到隔壁阿拿達家裏去，向喬琴報告道：『他已經逃走！我趕不上。』

『什麼，』喬琴喊道。

阿克舍將經過的情形詳細報告一番。喬琴一聽說雷米舒因看見阿克舍，便帶同卡瑪拉逃走，懷疑雷米舒的心更十分堅決。他道：『我們雖然得到這個確實的證據，但仍舊無濟於事。這不單是寒梅；就是爹爹也講些同樣的荒謬話，說除非雷米舒將一切事情親口說出來，他決不懷疑。現在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了，設使雷米舒今天來家，且道：「我現在尚不能對你們說明，」我可斷定爹爹將直直爽爽的允許他和寒梅結婚。唉！怎樣對付這種人呢！爹爹不忍眼看寒梅受了甚

麼痛苦。設使她今天對他咽咽說願意和雷米舒結婚，即使他另有妻子，我相信父親一定同意。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從雷米舒那裏得到圓滿的口供，愈快愈好，我們不要失望。我很想自己去幹這件事，但不知道怎樣著手，大約我只能和雷米舒爭鬪一場罷！

阿克舍洗洗臉後，坐下喝茶，腦筋裏複雜想着。阿拿達手牽着女兒進來，把他的思想立刻打破了。寒梅一見阿克舍，便回轉腳後跟，離開房子。

『寒梅太不成樣子！』喬琴憤憤喊道：『爹爹，她這樣無禮，你不能寬縱她，應當強迫她下來。』他於是叫「寒梅」！但寒梅早已上樓。

阿克舍插口道：『喬琴，你確使我處境難堪。最好你對她絕對不要提及我，一切事情，後來自然會水落石出的。設使現在你威逼她，結果只弄成一件無可挽回的禍患。』

阿克舍喝完茶走了。這位少年的忍耐力很強。當人家明明白白的反對他，他總以為不必計較，只坐着等機會吧。他的性情非常和平。被侮辱時，毫沒有一點傲慢的氣象，也不忿氣跑開，譏諷和藐視統不能感動他，臉皮厚到如此地步。他的朋友儘可以倨傲的態度對待他，但他終不畏縮。

他走後，阿拿達便叫回寒梅重入茶席。她的臉上蒼白無色，兩個眼眶圍着一圈黑線。進房時，兩眼垂下，因為她不敢面向喬琴。她知道他很滿意雷米舒和她自己，且嚴責他們，因此怕和他見面。

雖然愛情使寒梅依舊深信雷米舒，但總不能拒絕良心上的忠告。前兩天她慌忙出房門以前，曾對喬琴申明她很相信雷米舒，但到夜深人靜之時，她的信仰心漸漸變弱了。

實在講起來，關於雷米舒特奇的行動，她也想不出甚麼適合的解釋。她費盡心機，從自己信仰的砲臺上，抗拒外界襲擊的猜疑，但疑念終究下雨似的從暗道裏攻入。當人家對她提出種種斷定雷米舒罪惡的證據時，他便緊緊守牢信賴雷米舒的心，恰如一位慈母，將兒子緊抱懷中一般。但不幸呀！她的毅力真能堅持到底嗎？

阿拿達睡在寒梅隔壁房間裏，知道她夜中怎樣的不安甯。他幾次進她房裏，統看見她沒有睡着。她會回答父親焦急的問話道：『爹爹，你自己爲甚麼不睡着？我覺得很想睡，我剛昏昏睡去。』

她清早起來，在屋頂上散步。雷米舒寓所裏一切門窗都緊閉着。陽光漸漸升起東方斜面的

屋脊上，但在寒梅眼光裏看起來，這朝陽似乎極其滲淡，極其昏沉，她因沉伏屋頂角頭，用兩手蔽起臉孔，流下淚來。以後一天一天的過去，將沒有她的情人來過訪了。就是在節日的晚上，她也不能盼望他駕臨；那種無聊的慰藉，以爲他仍住在隔壁，現在也被她否認了。

她一聽父親叫「寒梅！寒梅！」的聲音，愕然一驚，急忙斂起愁容，答道：「喂，爹爹？」

『今天早晨我起來遲了，』阿拿達躋上屋頂，坐下，摸着她的肩膀時道。

他焦急女兒的心，使他一點不安靜，直到天將曉時纔睡着。陽光閃閃的照在他臉上，又把他催醒了。他急忙穿好衣裳，便去找女兒，但她並不在房間裏。他一想起她又到寂寞無聊的屋頂上去了，心中悲痛得很。

『女兒，下去喝茶，』他道。

寒梅怕在茶席上和喬琴會面，但她知道不論反了甚麼常態，都要使父親煩惱；且她平日又有一種一定不變的習慣，就是親自替父親倒茶，因此她也不願意忽略這區區小事。

當他們走到房門口時，她聽得喬琴在裏面和一個人談話，心中因之搖搖不定，以爲也許雷

米舒是在那裏，因為沒有別的人會這樣早來家的。她四肢慄慄，走進房間裏，一看就是——阿克舍！再倒霉不過了，她於是慌忙轉背逃開。當她父親重新帶她回來時，她緊緊靠在他的椅旁，振起全副精神替他沖茶。

喬琴很憤恨她的行爲。寒梅一味戀愛着雷米舒，似乎使他很不耐煩。他看見阿克達又和她同甘苦，她又利用他的慈愛心爲她自己 and 世人之間的一種防禦物，心中更憤憤不平。『我們都是罪犯，』他想到：『我們因爲鍾愛她，所以去盡我們的義務，替她謀真正的幸福；現在不但領受不到一句感謝話，她反而隱隱視我們爲作惡者。爹爹不知道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應當使用威權，不應當設法去安慰她。可是他恐怕使她感受痛苦儘管把不受歡迎的真情緊緊瞞着。』

『爹爹，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嗎？』他高聲嚷道。

『不知道，什麼事？』阿克達忙問道。

『前夜雷米舒帶同妻子坐戈倫多郵車，動身返里。當他看見阿克舍上火車，便變換方針，重

新回轉加爾各答來。』

寒梅手腕顫顫搖動，把所沖的茶都沖出去了。她慌忙退倒椅子上。

喬琴由眼角裏瞥她一眼，且道：『他覺得阿克舍已經知道一切事情，便慌忙逃避，究竟他有怎樣的動機，我實在料想不到。他以前的舉動已卑鄙之至，現在又突然驚慌，盜賊似的逃走！在個人的意見，這完全是惹人厭惡之事。我不知道寒梅的意思怎樣，但我以為他這樣逃亡，已足以表示他犯罪的鐵證。』

寒梅四肢戰慄，突然站起。『我不希望你證明，謝謝你！』她對哥哥道：『憑你去懲責他罷，我却不是他的裁判官。』

喬琴『難道我們絕對不能干涉將和你結婚的人嗎？』

寒梅『我毫不提及婚姻；解約與否，隨你們的便，但你無須想打破我的決心。』

一片唏噓的情緒，使她氣得不能再說話。阿拿達起來將她一張流淚的臉孔，緊緊抱在懷中。他道：『來，女兒，我們上樓去罷。』

第二十三章

雷米舒和卡瑪拉所坐的輪船，按時離開戈倫多。船中並沒有別的頭等或貳等的搭客，雷米舒因再估據一間房艙，將一切行李放在裏面。

卡瑪拉早上喝了一杯牛奶，於是遠望艙外，安安靜靜的在那兒稱讚河中時時變化的景色。

「你知道我們到那兒去？卡瑪拉？」雷米舒問道。

「轉家去，」卡瑪拉道。

雷米舒「你不要轉家去，所以我們不去了。」

卡瑪拉「是不是為我的緣故，你就放棄掉這個主意嗎？」

雷米舒「是的，是為你的緣故。」

「為甚麼要怎樣？」卡瑪拉撇嘴道：「你不必如此多心我無意中說的話，你太容易生氣了。」

雷米舒笑道：『我一點不生氣，我也不願意轉家。』

『那末我們到那兒去？』卡瑪拉殷殷問道。

雷米舒『我們到西方去。』

卡瑪拉聽到這句話，眼睛大大地睜着。怎樣叫作西方，弄得這位居家愚婦莫明其妙——神聖的寶座，新鮮的空氣，新墾的土地，古代帝王的光榮，建築得很雄壯的廟宇，昔日的神話，以及武士時代的稗史！

『我們到西方甚麼地方？』卡瑪拉欣然問道。

『我尚沒有決定，我們要過茫黑爾 (Monghyr)，派脫納 (Patna)，達納拍爾 (Dinapore)，波克撒爾 (Buxar)，干西普爾 (Ghaziপুর)，以及祕勒尼斯 (Benares)，在這些地方之中，擇一個地方登岸。有些地名卡瑪拉很熟悉，有些則茫然不知，但當他滔滔說出時，她的幻想激烈的如火燒一般。

『真有趣呀！』她拍手道。

「慢點再樂吧？」雷米舒道：「現在我們須討論吃飯的事情。我想你不願意吃船上水手煮的飯。」

卡瑪拉愁眉皺臉道：「噫！我不要吃！」

雷米舒「我們怎麼辦好？」

卡瑪拉「我自己來煮。」

雷米舒「你能煮飯嗎？」

卡瑪拉呵呵大笑：「我不知道你視我爲何等人？我能煮飯嗎？你把我看作怎樣一位呆笨的小人呢！我在叔父家裏，一切飯菜都是我煮的。」

雷米舒歎色道：「我不應當問你這件事。現在我們最好預備一切吧，是不是？」他於是走出去，不久拿了一個鐵竈來，再沒有別的東西了。船上有一小孩，名叫于美斯（Umesh），屬於士人階級，比彭加爾的婆羅門級差一等；雷米舒僱他在廚房裏幫助卡瑪拉，替他代付到秘勒尼斯的船費，且每天給以工資，以爲酬勞。

他再問道：『我們早餐將吃什麼？卡瑪拉？』

『你只給我米和豆。你還想吃甚麼？我們今天吃奶羹吧。』

雷米舒聽從卡瑪拉的命令，由水手那裏得到許多香料。她因爲他茫然不懂烹飪之事，呵呵一笑，且問道：『現在你要我怎樣使用這些東西？沒有杵和臼，我是搗碎不了，你真不懂事！』

雷米舒忍受這一番訓責，慌忙出去找所要的器具。但找不到確切適用的器具，只好由水手那裏借來一個鐵杵，一個舂臼。這兩件器具簡直不是卡瑪拉所慣用的，但她不得不勉強使用了。雷米舒提議另外去找一個來搗碎香料，她却反對他的意見，很快樂的動手工作。她掙扎着使用這兩件未經慣用的器具，已經使她興趣橫生；當香料搗出臼外，滿佈地上時，她只管嬉笑；雷米舒因她這樣狂笑歡喜，不禁也嬉笑起來。

香料搗碎後，卡瑪拉捲起裙邊，隔開船中一角，以備烹飪。一隻很大的陶器，是他們從加爾各答帶來貯糖食的，現在當作煮鍋。卡瑪拉將鍋放上煮後，叫雷米舒便去洗澡，且說洗澡回來時，早餐將預備好。他隨即去洗澡，回頭時見食物果然早已預備停當了。現在要討論的，就是用甚麼東

西來替代盆子？

雷米舒囁嚅的提議，向回教水手借一個盆，但卡瑪拉一聽到這個意思，愕然詫異，雖然他低聲的對她聲稱他違犯印度禮法上的清規，已然一次了。

她道：『既往不咎，以後請勿再犯。我不能忍受這種事情。』她於是拿了煮鍋上的平蓋，擦得乾乾淨淨，放在他面前。『今天你暫用這個蓋，以後有機會再找一個好一點的。』

雷米舒取了一點水，擦淨一部分甲板，乃坐下進餐，心中很滿意他自己不違犯宗教上的禮節。

他只吃了一二口，便道：『真煮得好呢！』

卡瑪拉含羞辯道：『你不要開玩笑！』

『我並不開玩笑，你自己吃着便知道了，』他立刻吃完一碟，且向她再要。卡瑪拉這次使盛了許多。

『幹麼？』他喊道：『你自己够吃嗎？』

「哦，很夠吃！還有許多剩下。」她很快樂的看雷米舒吃飯。

「你將用甚麼傢伙盛飯？」他又問道。

「自然用這個平蓋，」她答道：以為既做他的妻子，當然可以使用他的盆子。

「哦，不能，你不能使用這蓋，」雷米舒慌忙嚷道。

「怎麼不能？」卡瑪拉愕然問道。

「這絕對不能。」

「自然可以，我知道我自己應當做的事情。你用什麼傢伙盛，于美斯？」

于美斯答道：「下層艙裏有一位販賣糖果的商人，我將向他那裏拿幾張皂樹葉來，當作盆子。」

「設使你要用那個平蓋，」雷米舒道：「請先給還我，讓我洗洗乾淨。」

「胡鬧！」這是她對他多管閒事的批評。

過幾分鐘後，她喊道：「你從來沒有交給我檳榔，所以不能預備給你吃。」

「艙下有一位賣檳榔的人，」雷米舒道：所以他們這種小小的慾望也就滿足了。雷米舒現在又胡思亂想。『我怎能除去她腦筋裏我們是夫妻的觀念呢？』他自問道：卡瑪拉很願意擔任家婦的職務，絕不希望外界的幫助或指導，因為她以前在叔父家裏，總是燒吃，看護小兒，料理家事，循環不已。她的潔淨，敏捷和作事時的愉快心，使雷米舒十分高興；但同時他又被幾個痛苦的問題攻倒：他們將來的關係怎樣？和她接近或棄了她統是不堪設想的。每天和她接觸時，甚麼地方他應當分界限？只要寒梅加入他們之中，什麼事都好辦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他且想不出甚麼方法，可以解決目下的糾紛。最後決定把內幕揭破；卡瑪拉必須知道一切真情。

第二十四章

時方過午，輪船擱淺沙灘上，雖然用了許多力量，但終究不能使之浮起，到了晚上尙牢牢攔在那裏。從那條印着河水深度的高堤起，綿亙着一片沙灘，上面有許多漸漸偏向水邊來的水鳥

足跡。

村裏的女子，當天色未黑以前，都聚集河邊汲水，眼睛奇奇怪怪的注視輪船，有些怕羞的女子，遮着紗巾偷看，厚顏一點的，簡直絲毫不隱避。

許多頑皮的小孩，在高堤上大聲呼跳，嘲笑這隻大輪船現在被困的情形，因牠常時揚揚得意的從他們方面經過。

日光已沉落荒灘後。雷米舒倚欄而立，隔河遠望映着夕陽的西天，那時卡瑪拉從廚房裏走出，停在艙門口，輕輕作咳嗽聲，想促起雷米舒注意。但因他沒有掉過頭來，她便拿了一串鑰匙，在門上亂敲，且敲得很響，直敲到他調頭看見她，走過甲板到她旁邊纔止。

『這就是你叫我的方法嗎？』他道。

『我想不出別的方法』

『什麼，爲甚麼我父母替我取名字，設使不希望人家叫？你有事招我時，爲甚麼不叫「雷米舒先生」』

這又是一種惡作劇的笑話。似乎印度的婦女對丈夫可以叫名字呢！卡瑪拉的臉色和西兒深紅色的陽光，互相映照。『我不知道你講什麼——』她反過臉孔言道。『喂，晚飯已備好，你最好就吃罷，因為你早上沒有吃飽。』

河中清風，使雷米舒頓與食慾，他却不肯和卡瑪拉說明，因為怕她精力有限，操作太過度了。當她——在他方面並沒有預先和她說過——通知吃晚飯時，他所覺得的愉快，却是一種複雜的感情。在這種感情之中，第一種要素當然是預想到麋足肉體上的飢餓，其次就是很有興趣的回想，想起已有人顧念他，替他做些好事。他心裏不能不有這種思想，但同時又不得不想到一種不快樂的真情，就是這種替他顧慮飽暖的心，却不是他應得的權利；雖然他覺得很感激，可是純係由錯誤產生出來。他長歎一聲，無精打采的走進艙內去了。

他的神色自然免不了使卡瑪拉注意。『你似乎不想吃晚飯，』她愕然道。『我以為你餓了。設使我是違背你的意志，硬把你叫進來，那真悔恨得很！』

雷米舒立刻堆起笑容道：『我因想吃纔進來，於你沒有關係。設使你下次再敲起鑰匙叫我，

你將看見一隻老鷹，飛到飯棹上來抓食物了。」

「喂，我見不到甚麼可吃的東西。」他向四圍一看時說着：「我很餓了，但想不到我能消化這些東西！」他指着牀鋪和艙裏器具道：「我並不是由這種食料養大的。」

卡瑪拉呵呵大笑，笑後乃道：「一歇兒都等不住，真令人笑煞！當你注視夕陽西下時，似乎一點不覺得飢渴。我一招你進來，你便急急的想吃好了，再等一歇兒，我去拿晚飯來。」

「喂，你須快一點，設使你去取飯的時候，我吃完這許多被褥，這只能歸咎於自己。」

這段笑話重新再說，依然不減興趣，卡瑪拉又笑得如抽筋一般。當她進去取食物時，艙裏滿佈着一片清朗的笑聲。雷米舒一副假裝的喜色，當她一轉背，便又變爲沉悶了。

卡瑪拉不久便轉身，手裏捧着一個盆，上面蓋着幾張皂樹葉。她將盆子放在桌上，用衣邊拭淨地板。

「你幹麼？」雷米舒喊道。

「沒有錯，我橫豎要換衣服了。」她拿去皂樹葉，好好捧上一碟油煎餅和蔬菜來。

「真幸福呀！」雷米舒叫道：「你從那兒得到這油煎餅？」

卡瑪拉不願意就告訴他。「猜一下，」她神色離奇的答道。

雷米舒急忙下箸，胡亂猜想這油煎餅的來源，有許多話說得卡瑪拉大發怒。他後來又道：

『主有怪燈的阿拉丁 (Aladdin) —— 天方夜譚裏的人 —— 曾差使一個小鬼，把這些煮熟的油煎餅，熱騰騰的從巴而齊斯塔 (Baluchistan) 端來，』她聽了這段話，再忍耐不住，因憤氣走開，且說若是他再如此傻氣，她決不告訴他。(註)

「我不說了，」雷米舒辯道：「請你告訴我。我實在猜想不出你怎樣會在河中做出這油煎餅來，不過滋味實在很好，」他於是大口的啖嚼，顯然表示滋味之好，勝過於探求來源的熱心。

這件事情實在是如此。當輪船擱在沙灘上時，卡瑪拉叫于美斯到鄰村裏備辦些東西來儲貯她的空廚房。從前她到校裏念書時，雷米舒曾給她些零用錢，到現在她尚留着幾個盧比。她便將這幾個盧比買些麥粉和牛油。「你自己吃什麼？」她對於美斯問道。

「嬌嬌，我在鄰村牛奶鋪裏看見些很好的凝乳，我們有許多香蕉，放在船艙裏，設使我有半

辦士的米粉，我自己能做成很好的布丁。」

卡瑪拉對於這小孩愛吃甜食的嗜好，深表同情，且問道：「于美斯，你還有錢留着嗎？」

「嬌嬌，一個都沒有啦。」

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因為卡瑪拉不敢直接向雷米舒要錢。她想了一歇，乃道：「設使你今天不能做布丁，這裏還有許多油煎餅，你已够吃了。快過來，幫助我捻麥粉。」

「嬌嬌，凝乳呢？」

「喂，于美斯，等你的主人吃晚飯時，再告訴他要錢買東西。」

正當雷米舒吃飯時，于美斯來了，很膽怯的站在那兒搔頭。雷米舒向他看時，他喃喃道：「要錢向市上買東西，嬌嬌。」

雷米舒忽然想起沒有付錢，斷不能吃東西，且他又沒有阿拉鼎 (Aladdin) 的怪燈，可以在任意命令。

「你自然沒有錢，卡瑪拉！」

卡瑪拉默認自己的過失，沒有向他要錢。晚餐後，雷米舒交她一隻小錢箱，且道：『現在你最好把你的錢和些貴重的東西都放在這隻箱子裏。』

他覺得現在的情形，不得不將一切家事統加諸卡瑪拉身上了，乃重新轉到欄杆旁，站在那裏仰望西下的陽光。

于美斯將米粉，凝乳，香蕉調合一氣，做成布丁，飽飽的吃一頓，那時卡瑪拉站在他的旁邊，慢慢的引誘他說些關於他一生之事。

他是一個在家沒人耍的小孩，被繼母所虐待。由家裏逃出，想到秘勒尼斯去，那裏住有一位他親生母的親戚。

『你若是允許我跟你一起，嬌嬌，我決不到旁的地方去。』他末後道。

深深隱藏女子心裏的爲母的本能，現在被這位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叫她爲「嬌嬌」所啓發了。

『好罷，于美斯，你跟着我們吧，』她欣然答道。

〔註〕阿拉鼎有一盞怪燈，要甚麼東西時，只要把燈一擦，就有鬼魔出現，立刻遵命去辦。事詳天方夜譚。

第二十五章

溪邊灌水，恰如晚間天上深黃色袍服的黑衣緣。水鴨從白天的飼養場上，飛行於沉沉的色中，轉到沙灘水潭裏宿夜。烏鴉已伏在樹林中休息，勿再作噪聲。一切小船都靠着岸，只有一大船溯流而上，在那恬靜的碧色水面上，形成一個大黑圈。

雷米舒將一張籐椅拖到船頭，坐在新月微光之下。西方最後一線金色陽光，已被夜色蔭掉。在這朦朧月光之下，這實質的地球似乎融化為烟霧了。雷米舒喃喃自道：『寒梅，寒梅，』這愛的名字，說不盡的香甜在他心裏纏繞着；且僅僅的一提到她的名字，他的腦筋裏便印着一遠離情婦的幻象，她眼中嬌淚點點，凝視烟霧中，而且傾出彼此間無限的痛苦。他全身慄慄發淚不禁的潑潑流下來。

他兩年前的生活，歷歷如在眼前。回想初次和寒梅會面的時日；那時他毫不覺得這是他何等不幸之日啊！喬琴帶他到他的家裏去，這位羞怯的少年，見寒梅坐在茶席上，心裏很不自在。後來他的怕羞心漸漸減少，和她往來，也漸漸的自然。由莫逆之交，慢慢深入於戀愛，他覺得以前所讀的一切情詩，統由寒梅身上表視出來了。他於是私自矜誇，以爲他已和人家發生戀愛，且哀憐那些同學爲考試而讀情詩，那時「愛情」二字，在他方面，却實實在在的活現出來。

當他沉沉回想時，覺得以前諸日他不過逗遛在愛情的門外，自從卡瑪拉突然出現，致將一生的悶葫蘆成爲不可分解，於是在種種逆流漩渦中，他對於寒梅的愛情，纔具有真形，生氣勃勃了。

雷舒米將頭靠在手背上，在那兒胡思亂想。呈現他眼前的生命，是一個心部飢荒而且決難壓足的生命，是一個被網捉牢掙扎不脫的動物生命。設使他能够努力奮起，難道不能撕開這副結網嗎？

當他激烈的下決心時，突然抬起頭來，看見卡瑪拉站在旁邊，兩手靠在另外一張籐椅上。他

此時的神色，使她愕然一驚，因言道：『你必定已睡着，我把你驚醒了！』她正懊喪的轉背走開，雷米舒却叫她回來。『不關你事，卡瑪拉，我並不睡着，過來坐下，我告訴你一件事。』

提起要講故事，使卡瑪拉心中大悅。她將一張椅子，拖得和他的椅子接近，一伏伏在上面。雷米舒已決定讓她知道一切實情，但又覺得設使沒有種種準備，直白和她說出來，將使她驚動得太利害，因此請她坐下聽故事。

『先煎』他開口道：『有一個雷及普脫 (Rajput) 民族，他們——』

『在什麼時候，』卡瑪拉問道：『是不是很久很久呢？』

『是的，很久，那時你還沒有出世。』

卡瑪拉『但你一定出世了！你是一位白鬚老人，是不是？好了，再往下講。』

雷米舒『雷及普脫族裏人，有一種特別的風俗。當他們族中人將要結婚時，他並不親自到新娘家裏去，只把他的劍送去。新娘先和劍行結婚禮，再到雷及普脫家中，和他正式結婚。』

卡瑪拉『哦！是呀！何等奇怪的結婚禮！』

雷米舒『我自己也料想不到，但事實上確是如此。這是一段故事。你要知道雷及普脫人以爲親身到新娘家結婚是很丟臉的。現在所講的故事裏，有一個國王，便是屬於那種民族。有一天他——』

卡瑪拉『你沒有說明他是甚麼地方的國王。』

雷米舒『他是孟斗拉(Madura)國王。有一天他——』

『你須先告訴我他的姓名——』卡瑪拉道，她硬要他按部就班的說明，不準絲毫遺漏。設使雷米舒早已顧慮到這一層，他必須將全個故事預先佈置好。他覺得她很切心聽此故事，不容他疏漏一點。

他躊躇一歇，接着道：『他的名字叫作芮琪第(Ranjit)。』

『芮琪第，孟斗拉國王，』卡瑪拉重述道：『往下再講。』

雷米舒『有一天孟斗拉國王聽得一位沿途歌唱的人說另有一位和他同種的國王有一個極漂亮的女兒。』

卡瑪拉『那一國的國王？』

雷米舒『想來他是康其佛拉 (Conjevaram) 國王。』

卡瑪拉『爲什麼要猜想？難道他真不是康其佛拉國王嗎？』

雷米舒『他自然是！你也願意知道他的名字嗎？他的名字叫哀謨爾 (Amar)。』

卡瑪拉『你沒有告訴我女子的名字——那位極漂亮的女子。』

雷米舒『對不起，我忘啦。她的名字是——她的名字是——哦，是的，她的名字是巧特拉

(Chandra)』

卡瑪拉『你怎會忘記事情，這真奇怪，你連我的名字都會忘掉啊！』

雷米舒『當烏特 (Outh) 國王從歌人那裏聽到此事！』

卡瑪拉『爲甚麼又講起烏特國王？你剛才說他是孟斗拉國王。』

雷米舒『你不能一定以爲他是一國的國王！他是烏特國王，也是孟斗拉國王。』

卡瑪拉『我想來這是兩個毗連的王國。』

雷米舒』的確互相爲鄰。』

像他這樣滔滔講下去，顧慮周到的卡瑪拉察出其他種種矛盾的地方，但後來他終究把一切錯處，歸劃一致，詳述如下文：

『孟斗拉國王 芮琪第派一禮官向康其佛拉國王請求和公主訂婚。康其佛拉國王 哀謨爾也立刻贊成這婚約。』

『於是國王芮琪第的弟，印特拉琪第，帶同軍隊，旗幟飄飄，鼓號隆隆，直向哀謨爾王國進發，且下駐於王家花園內。康其佛拉城中都舉行宴樂，以慶賀這吉利的時日。』

『國王左右諸星相家推算時辰，擇定結婚的吉時吉日。他們所揀定的時日，是二十六夜二時。那天晚上家家戶戶結起花圈，全城燈火輝煌，以慶祝公主巧特拉的婚禮。』

『但公主尙沒有知道誰是她的未婚夫。當她誕生的時候，哲士斯魏明 (Swami) 曾對她父親說：「上天有一顆遊星，預兆對於你的女兒有所不利。將來她要出嫁時，切不可對她說明訂婚人的姓名。」』

『到了揀定的吉時吉日，公主先和劍行結婚禮。印特拉琪第代替新郎獻上種種俗例上規定的禮物，並向新嫂嫂鞠躬。印特拉琪第待兄芮琪第，十分盡忠，恰如拉克舒孟（Lakshman）待芮瑪（Rama）一樣，（註）他不敢舉起眼睛，對那張伏在紗帕後含羞的新婦臉上看，但只注視珂瑋瑠蹀躞底下的一雙紅色小小金蓮。』

『結婚後第二天，印特拉琪第便請公主坐在一把四周用幕布圍起且飾以寶玉的抬轎裏，動身轉到他自己國裏去。康其佛拉國王想起那顆惡遊星，行將降禍於他的女兒身上，因之心中惶惶，他將右手放在她的頭項，祝她別後平安。皇后和女兒接吻時，禁不住的流淚。許多牧師在寺院裏喃喃禱告，替這凶惡的命運乞情。』

『康其佛拉隔離孟斗拉很遠——差不多一個月的路程。第二天晚上雷及普脫人在非脫舍河（Uetshah）邊高張帳幕，正要預備睡着時，忽然遠望鄰近林中，火把熠熠。印特拉琪第派一兵卒前去探聽，他回來報告道：「陛下，林中的火光，是一班像我們結婚返里的人所點的。他們也是雷及普脫人，帶了一隊武裝的隨員，護送新娘轉夫家。他們因沿途多危險，所以請求陛下保護，且

希望你送他們一段行程。」

『親王答道：「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去救濟那些求我們保護的人；讓我們竭力去保護他們罷，」所以兩邊的人便併合在一起。』

『第三夜是後半月最末後的一日。前面綿亘著一排小山，後面是一片密密簇簇的森林。疲憊的兵士，立刻躺下休息，潺潺流水聲，嗚嗚蟋蟀聲，催得他們都鼾鼾睡着了。』

『不久發生一片轟轟烈烈的吵鬧聲，把他們統從夢中驚醒。孟斗拉營中的馬，統癡狂似的亂跳，因為韁索已被人割斷了。帳裏火焰輝輝，把暗淡無光的上天都照得通紅。』

『營裏的兵卒，立刻知道匪盜前來打劫，隨即拚死命撕殺一番。在這沉沉的黑夜裏，敵人和自己方面的人，簡直不容易分別，結果弄得混亂不堪。匪徒趁此騷動的時機，劫掠營寨，帶了許多擄掠物品，逃進山中去了。』

『撕殺完後，公主找不到了。她會張慌的從營裏逃出，攢進一羣拚死命逃的人衆中，人以為他們是她自己方面人。』

『這些拚死命逃的人，實在是護衛另外一位新娘的隊裏人。他們所護送的新娘，在那紛亂的時候，被匪搶走了，但他們誤認公主巧特拉是他們護衛的新娘，且隨即帶同她，飛也似的向他們自己國都裏進發。』

『他們是雷及普脫族中最沒有勢力的人民，居於卡納得克（Carnatic）海邊。公主正式會見會長——名叫柴脫（Chao）——他是其他新娘的未婚夫。』

『柴脫的母親好好款待這位女子，且陪送她到新房裏去，當時一班親戚喃喃論道：「我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美人！」』

『柴脫以為得了一個寶貝，且迷於她的美色，心裏非常欽慕她。在公主方面，也很了解良妻分內應爲之事。她以為柴脫是她正式的丈夫，決意終身事之。』

『在幾天之內，他們兩夫婦漸漸親密，一點兒不拘束了。當他們交談時，柴脫查出這位他要歸爲婦的女子，並不是別人，確是公主巧特拉！』

〔註〕芮瑪係印度護持神 Vihann 第七個化身，拉克舒孟是他的弟，彼此同居於山林中十四年，拉克舒孟待兄

甚敬，

第二十六章

「那末，以後怎樣？」卡瑪拉殷殷問道。她會屏息靜氣的聽這故事。

「我只曉得這些，再沒有了。你以為將來要發生甚麼事，請你說給我聽聽。」

「不，這是不對的。你務須將以後的事情告訴我。」

「老老實實，卡瑪拉，我是和你說直話。敘述那故事的書。到現在只出了第一卷。我就是從這一卷裏看到這故事，至於第二卷什麼時候出版，我却不知道了。」

「你真壞，壞透了！」卡瑪拉忿氣道。

雷米舒「你只能和著書的人發脾氣……我現在且問你：柴脫應當怎樣待遇巧特拉？」

卡瑪拉注視河中，想了半晌。

『我不知道他怎樣處置，想不出來，』後來她道：

雷米舒過了一回兒。又道：『柴脫應當將一切事情告訴巧特拉嗎？』

『說什麼笑話——設使他不和她說明一切，那更要弄糟糕，這是可怕極了！最好直白說出來。』

『最好，』雷米舒不知不覺的順口應道；他停了一歇兒，接着又道：『喂，卡瑪拉，假設——』

卡瑪拉『假設什麼？』

雷米舒『假設我是柴脫，你是巧特拉。』

卡瑪拉『請你別對我說這些話！我不愛聽的！』

雷米舒『但我一定要說。處那種情形，我應當怎樣？你應當怎樣？』

卡瑪拉却置之不答，慌忙站起來走開了。她偶然看見于美斯坐在艙門口，寂靜的在那兒注

視河流。

「子美斯，你會看見過鬼怪沒有？」她問道。

「是的，嬌嬌，我曾看見過。」

「是一種什麼鬼怪？講我聽聽，」她於是拖了一張籐凳，坐在他的旁邊。

雷米舒自卡瑪拉離開後，決意不叫她回頭，因為她一定很發怒了。新月微光，已沉落於竹林後，隱隱難見。甲板上燈光也已經熄滅，一班水手都下艙去吃飯休息了。艙裏並沒有別的坐房艙的客人，許多三等搭客由船沿下水，渡到岸上煮夜飯吃。遠望陸地上，樹林裏處處照著鄉村街上的燈光。河裏澎湃的流水，急急拖着錨索，且常掀起大波浪，震得全隻船搖搖不安。

在這黑夜奇異的環境裏，雷米舒費盡心機，去解決良心上糾紛的問題。他非捨棄卡瑪拉，便須捨棄寒梅，這是顯然的。斷沒有調和的餘地，使他一生可以把她們兩位兼而有之。至於他應當向著那條路走，這也是絲毫無可懷疑。寒梅尚有選擇的餘地；她可把他置之度外，另和別的求婚人訂婚；但捨棄卡瑪拉，無異將她赤身裸體的遺棄人間。但——人是如此自私自利的生物——雷米舒絲毫不能藉此自慰，以為寒梅能忘情於他，她另外有所倚恃，絕不單靠他個人去拯救的。

他反而依依不捨，心裏只管想望着。她似乎徘徊於他幻象之前，只要他伸出手就可以摸到。

當他默想時，頭攔在手臂上。一隻豺狼，遠遠在那裏狂吼，激得村裏許多狗都亂叫。雷米舒聽到這咆哮的聲音，便擡起頭來，偶見卡瑪拉倚着欄杆，站在他旁邊。他立刻站起，且道：『你還沒有睡嗎？卡瑪拉，時候很遲了。』

『你難道不去睡嗎？』

『我正想去睡，我已把被鋪放在右舷房艙裏。你不必再等候了。』

卡瑪拉寂靜的慢慢走到她自己房艙裏。她不敢對雷米舒說明剛才聽到一個講鬼的故事，怕單身獨宿。她躑躅不前，表示不願意的態度，使雷米舒黯然傷心。

『不要怕，卡瑪拉，』他道：『我的房艙就在你的隔壁，我讓中間的門開着。』

卡瑪拉很輕慢的搖搖頭。『有什麼可怕？』

雷米舒將艙裏的燈光撚熄，躺下睡着。

『我決不能離棄卡瑪拉，』他想到：『所以永別了，寒梅！這是我最後的決心，斷不至再翻覆。』

但當他黑沉沉躺在那裏時，他又想起因捨棄寒梅而損失的種種事情，直想到後來不堪忍受，乃忽然起牀，走出艙外。仰望暗淡無光的天空，使他油然想起他的羞愧和痛心却不是循環不已，亙古今而無旁的。那些照臨頭上的星辰，永久得能存在，但雷米舒和寒梅可憐的情史，決不能到如此的地步啊！將來雷米舒的死屍，火化爲灰，雜入這久長的泥土裏，他的煩惱精神也從此熄滅沉靜後；但這條大河尙依然在星光之下，經沙灘，蘆葦，和四周圍以林木的鄉村，滔滔不絕的尙不知還要飄流幾何秋夜呢！

第二十七章

天沒有亮，卡瑪拉便醒了。她環顧四周，覺得是單身獨宿，過了一二分鐘後，纔知道睡在甚麼地方。她於是起牀，開出艙門向外瞧瞧。一層白色薄霧，蓋在恬靜的水面上，黑沉沉的空中充滿著一層灰白色。東方岸上林木後，透出閃閃的曙光。當她注視時，鐵色似的水面上，已漸漸點綴起漁

舟的白帆。

卡瑪拉忽然一陣酸痛，這酸的起因，她自己也料想不到。爲甚麼朦朧清晨的景象會如此令人討厭呢？從甚麼地方來了那些嗚咽嘆息聲，滿布她的胸中，扼得她不能發言，嚇得她涔涔流淚呢？她現在爲甚麼會想起孤獨的情形呢？二十四小時以前，她全不知道她和丈夫都是孤哀的女子，且她自己連親戚朋友也沒有。在這段時間之內，曾發生甚麼事情，使她心中感觸到孤獨無聊呢？是不是單獨一位雷米舒尙不足倚恃呢？爲甚麼她要如此消極，以爲宇宙茫茫，而她自己卑賤毫無足取呢？

當她逗遛艙門口時，河水漸漸發紅，恰如一條黃金色的流水一般。船上水手又起來動手作工，機器也鏗鏘鏗鏘的聲響。錨索轆轤聲，絞盤輾軋聲，早把村裏的頑童驚醒，使他們慌忙跑到河岸來。

如此轟轟烈烈的聲響，也把雷米舒驚醒，他立刻起來到艙門口找卡瑪拉。她一見雷米舒，愕然一驚，急忙將已經蓋起的面帕蓋好，想把一張臉孔遮盖得更周到些。

「你已經洗澡嗎，卡瑪拉？」雷米舒問道。

這似乎一句很和氣的問話，斷不是惹人發怒，須請求原諒的；但她顯然忿怒，只搖搖頭，轉背便走。

「人家都要快去洗啦，」他又道：「現在你最好就預備吧。」

卡瑪拉一聲不響，她從放衣服的椅子上，拿了白天穿的衣裳，經過他身旁，直向浴室裏去。

雷米舒應當一早起來督促她梳妝，在卡瑪拉看來，似乎不但無關緊要，而且是一種魯莽的行爲。她看破他一切待遇她的行爲，統表示隔隔不入的態度，從沒有直直爽爽的親愛心。她以前並沒有受過婆婆的教訓，學些持身之道——何時何處應當怕羞，該蓋起面帕。但這一天早上她一見雷米舒，便莫明其妙的被羞恥心所克服了。

卡瑪拉洗完澡後，轉到她自己房艙裏去，一切白天的工作，又一一呈現眼前，她從披在肩膀上的衣襟裏面，拿出一串鑰匙，前去開衣箱。當她打開箱子時，偶然見到那隻雷米舒給她的小錢箱？她昨天對這隻小箱，似乎很有特別的興味，裏面的財物會使她覺得能操自主之權，她又好好

把牠鎖起，重視得如金銀寶藏一般；但她管理這隻小錢箱的種種快感，今天一旦化爲烏有了。這隻小箱子畢竟是雷米舒的所有物，並非她自己的；她不是這小箱的唯一的主人翁，不能任意取用，只能看作牠爲一種負管理之責的東西吧。

「你一點兒不作聲，」雷米舒進艙時道：「莫非開箱時看見鬼嗎？」

「這是你的，」卡瑪拉道，拿出錢箱來給他。

「我要這箱子幹麼？」他問道。

「你要什麼時，只須告訴我，我替你取罷。」

「但你自己不要甚麼東西嗎？」

「我不要一個錢！」卡瑪拉輕輕搖着頭答道。

雷米舒笑道：「能講這種話的人，世上實不多見！不過設使你輕視這隻小箱，爲甚麼不當作一件禮物，送給外人呢？爲甚麼在一般人之中，偏要給我呢？」

卡瑪拉一聲不響，將錢箱放在地板上。

「老實同我講，卡瑪拉，雷米舒道：『你是不是因為我沒有同你講究那故事而生氣呢？』」

「我並不生氣，」卡瑪拉眼睛注視地板上答道。

雷米舒「好了，那末，將箱子保存起來。設使你依着，我纔信你講真話。」

卡瑪拉「我不懂這種關係。這是你的東西，你自己應當保存。」

雷米舒「這並不是我的。收回自己送禮的人，死去變鬼。你想來我願意變鬼嗎？」

雷米舒變鬼的理想，觸動了卡瑪拉，她不禁呵呵大笑。

「那一定不這樣想！收回自己送禮的人，死去真要變鬼嗎？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話。」卡瑪

拉這樣不知不覺的快樂，把一切怨恨全消滅了。

「要明白這事情，只有一種方法，」雷米舒道：「就是你下次碰到鬼時，可以問問他。」

卡瑪拉頓起好奇心。「老實說，你會見過真正的鬼嗎？」她問道。

「不是真正的鬼，我會見過許多假裝的鬼，真正的却是少有。」

卡瑪拉「但于美斯說——」

雷米舒『于美斯，誰是于美斯？』

卡瑪拉『哦，就是跟我們一塊兒的小孩。他曾見過一個鬼。』

雷米舒『我須承認他倒見知於素昧生平的人了。』

此時一班水手費了許多力量，把輪船撐浮。剛開出不很遠，岸上忽現出一個小孩，頭上頂起一籃，慌忙向前跑，且搖搖手臂，表示叫船暫停。但船長毫不顧他的狼狽狀況。這位快跑的小孩，一見雷米舒，便對他大叫『先生！先生！』

『你認錯我爲收票員，』雷米舒道：且做出手勢，表示他不能阻止輪船進行。

『哦，這是于美斯！』卡瑪拉喊道：『我們不能棄了他。你必須想法子使他上船。』

『他們不能爲我個人停船，』雷米舒道。

卡瑪拉此時十分悲痛，且喊道：『呀，你務須要求他們停住！去告訴他們，我們還很近岸。』

雷米舒於是先去和船長說話，請求將輪船停住。

他只得了一句答話：『這是違反定章的，先生。』

卡瑪拉跟雷米舒之後，一起和他向船長懇求。『你們不可遺棄他。請暫且停一下！我的可憐的于美斯！』

雷米舒現在靠著這種簡單的方法，克服船主的疑念。他考慮一下後，纔把船停住，使小孩上船。雷米舒於是將這位落後的罪犯責罵一頓。但于美斯絲毫不以為意；將籃子放在腳旁，欣欣晒笑，似乎沒有碰到甚麼事情。

『這不是好笑的事情，』卡瑪拉道：她尙侷促不安，沒有完全恢復平常恬靜的態度。『設使輪船不停住，你將怎樣好呢？』

于美斯置之不答，將籃子翻轉，倒出一束香蕉，一堆挑選好的菠菜，還有許多冬瓜和茄子。

『這些菜蔬你從那兒得來的？』卡瑪拉問道。

于美斯所報告的話，在警察官看來，實不能認為滿意。昨天他到村市裏買凝乳和旁的食品時，他曾細細觀察人家菜園裏和屋頂上，記得這些菜蔬種植的地方。今天清晨輪船尙擱淺灘上時，他便悄悄上岸，未得人家的許可，便任意把牠們採取來。

『你爲什麼要偷人家園裏的東西？』雷米舒怒喝道。

『這不算偷；我只從每個園裏取了一點。誰都不受損失。』

『只取了一點，就不算偷嗎！你這賊子滾，不准在我眼前，這些菜蔬一齊拿走！』

于美斯看卡瑪拉，想她援助。『嬌嬌，這種菠菜我們鄉下叫做菠薐(Piring)，可以做很好的蒸肉；這種我們叫做蓓士(Beth)，且——』

『拿開去！』雷米舒斥道，他此時已很發怒，『拿了菠菜滾，否則我一起踢進河裏去。』

于美斯看着卡瑪拉，想她指導，她用手示意，叫他將菜拿開。于美斯觀察她的神色，覺得她依然很和善對待他，於是收起菜蔬，重新放進籃裏，提起籃飄飄然走開了。

『這傢伙壞透了；你切不可寬縱這種事情。』雷米舒走進艙裏去寫信時說着。

卡瑪拉四周一看，看見于美斯坐在船艙頭，恰好在她廚房臨近的二等艙外。

船中並沒有貳等艙客，所以卡瑪拉蓋起面紗，走到他的坐處。『喂，你已丟了那些菜嗎？』她問道。

『哦，沒有；我統放在這廚房裏。』

『你真頑皮極了，』卡瑪拉正色道：『你從此再不要做這種事。想一想設使你遺落在後面，你將怎樣？』她走到廚房裏，大聲叫道：『替我拿切刀來。』

于美斯遵命拿刀來，卡瑪拉動手切預備要吃的菜。

『搗碎的芥子，和以菠菜，滋味很好的，嬌嬌，』于美斯道。

『好的，準備些罷，』卡瑪拉道。

她很想絲毫不表示一點寬縱于美斯惡行的臉色，所以裝起一副很威嚴的神氣，去切菠菜，冬瓜，和茄子。

唉！她除了寬容這無助的小兒外，尙能怎樣呢？她以為偷別人園裏菜蔬一事，比諸這無家苦兒的求愛護之情，實在是一件細微之事。她對於這件求她援助的偷竊之事，曾起了情愛心；這位無賴的小孩，打算種種計策，闖進人家園裏，且因此幾乎不能上船，如此的惡行爲，反使她覺得可喜。

「那兒還有些昨天留下的凝乳，于美斯，」她道：「你可以拿來吃，但記得以後再不要犯這種偷竊的事情。」

「昨天你沒有吃了這凝乳嗎，嬌嬌？」他懊悔的道。

「我不像你一樣，愛吃這東西。喂，我們什麼都有了，只缺少魚。我們怎樣能夠得到一個魚，供你主人的早餐？」

「我能夠替你得到一個魚，嬌嬌，但你現在先要付錢。」

卡瑪拉不得已又責罵他一頓。「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傻氣的小孩，于美斯，」她故意皺眉道：「似乎我常常叫你買東西，沒有付錢！」

日前的事情，使于美斯明白卡瑪拉向雷米舒要錢，頗感困難；因為這種種原因，他對於主人很不滿意。他只爲他們兩個倚賴者——他自己和卡瑪拉——圖謀計畫，防禦飢寒，至於雷米舒，却置之不顧。

備辦蔬菜比較尙容易，但想得到魚却很困難了。居今之世，設使沒有錢，即使要得小小一點

魚和凝乳，以供奉他，也不可能。如是金錢世界，在這位敬奉卡瑪拉的少年眼光裏看來，覺得不情之至。

「只要你向主人拿得五個安那（錢名），」他快快道：「我便可以得到一個大鯉魚，嬌嬌。」

「那不能，」卡瑪拉斥道：「我不許你再上岸。倘你下次再落後，他們決不讓你上船了。」

「我無須上岸去；船裏的水手今早上網得幾個大魚，他們可以賣給我們一個或一塊。」

卡瑪拉立刻拿出一個盧比給他。

于美斯便買了魚來，却沒有找錢。他們至少要一盧比。他報告道。

卡瑪拉知道講的不是真話，微微笑道：

「下次輪船停時，我們要兌換掉幾個盧比。」

「真的，」于美斯正色道：「你一經將盧比給他們看，那就很難找回錢。」

「哎呀！真好，」雷米舒吃了一回兒早飯時道：「這魚你那兒來的？哦，這是鯉魚頭。」他規規矩矩的用箸夾起。『這不是發夢，不是眼花，也不是妄想，這真正是鯉魚的頭。』

這一天的早餐，總算吃得很高興。雷米舒躺在甲板長椅上消食後，便輪到于美斯吃。他很愛吃魚肉，只管吃着不歇，吃得卡瑪拉後來變了愉顏，愕然詫異。「別再吃啦，于美斯，」她忙喊道：「我已經替你留些晚上吃。」

卡瑪拉舉動活潑，說話談諧，已不知不覺的忘了早上抑鬱之氣。日中已過去了，西下斜陽漸漸射入蓬中甲板上。午後的熱氣密佈著搖搖擺擺的輪船四周。一羣一羣的村婦，腰旁拿著水桶，穿過那些碧綠田中的狹路，直向河下來汲晚間洗澡的水。卡瑪拉午後準備檳榔，梳髮，洗澡，換衣，十分忙碌，等了太陽沉落村旁竹林後，她纔動手煮夜餐。

輪船一如前日隔離平常上岸的埠頭，停住過夜。正當卡瑪拉以為早餐留下的菜蔬，晚上尙夠吃，無須再多煮時，雷米舒走進艙內，說他中飯吃得太飽，夜飯不吃了。

「你什麼都不吃嗎？」卡瑪拉悶悶問道：「連油煎魚都不吃嗎？」

「不要，謝謝，」他簡單答了一句，便走開了，卡瑪拉因此將些好菜蔬統放在于美斯的盆裏。「你自己留些沒有？」他問道。

『我已經吃過夜飯，』她答道。她一天在船上的家事，於是做完。

此時月亮已上升，照臨水陸之上。輪船停泊所的鄰近，並沒有鄉村，寂靜光明之夜，恰如約會而未遇情人的婦女，臨於一片茵茵稻田之上，孤守不眠。

岸上用洋鐵蓋起的辦事室裏，有一位形容憔悴的司帳員，坐在長凳上，在煤油燈下計算帳目。雷米舒從該室的門口裏，瞭然看見他，因歎道，『願司命神賜我的命運，一如那司帳員——職小而固定！人生如是生涯——終日記帳，設使有錯誤，被主人責罵一頓，做完白天的工作，晚上便可回家——能有甚麼危險呢？』

辦事室裏的燈光，不久便熄滅。司帳員頭上圍起頸巾，以避夜間的微光。他經過那些曠野，漸漸不見了。

卡瑪拉倚欄站在他背後好久，但雷米舒並沒有注意到。她會以為晚餐後，他總有事呼喚。現在她的工作統完了，他却絲毫沒有聲息，因此悄悄的來到甲板上。

她一見雷米舒，突然止步，四肢慄慄，不敢再前進了。月光皎潔，照在他的臉上，他那副外觀的

神色，顯然表示心不在焉——絕不想念她；他的思想裏並沒有她這一個人。在想入非非的雷米舒和她自己之間，她彷彿看見一個夜叉，狀似龐大的巡邏，全身著一件月白色的袍子，一隻手指放在唇邊。

當雷米舒兩手閉著臉伏在棹上時，卡瑪拉悄悄走到自己房艙裏去。她毫不敢作聲，防想他聽見，知道她曾來找他。

她的房艙裏黑沉沉令人可怕，她一進門便慄慄發抖，滿懷孤獨無聊的知覺，如海潮澎湃，突然湧上心來。這間舊房子的內部，形如怪物的口，向她張着；但她能向別處躲避嗎？簡直沒有一處地方，能使她躺下安心睡着，以爲這是她的穩妥的地方。

她向內面一瞧，又畏縮回頭。第二次再進門時，雷米舒的兩傘噼啪一聲，掉在她的鐵箱上。

雷米舒被響聲驚起，抬頭一瞥，乃離開椅子站起。『是你嗎，卡瑪拉？』他看見她站在艙門口時道：『我以爲你早已轉到艙裏去了。恐怕你有點兒膽怯。喂，我艙外不站了，要到你隔壁艙裏去睡，且把中間的門開着。』

『我不怕，』卡瑪拉傲然答道。她急忙走到自己房艙裏，把雷米舒打開的門關起；於是躺在牀上，面上包以頸巾。她自己覺得很孤苦無聊，毫沒有一個人作她的伴侶。她全身都騷動不安。設使她沒有保護的人，又不能自己獨立，她一生的生活簡直是不堪忍受的！

時間慢慢的過去；雷米舒在隔壁艙裏鼾鼾熟睡。卡瑪拉一刻都不能安靜；她慢慢起來，走出艙外，倚欄看着岸上。

岸上毫沒有動物的形聲。此時月色將近東沉，縱橫綠茵田裏的小路，已朦朧不能見；但卡瑪拉尙盡力的睜着眼睛向前看，多少婦女汲了水，走上這些小路，各各轉到自己家裏去呢！她想到家庭！她心裏忽然想起。設使她有一個小家庭，將何等快樂呢！但究竟在那兒呀！

兩旁河岸，視之茫若無邊。頭上龐大的天空，由南極延長到北極；但闊天厚地，統於她無補！這樣茫茫的宇宙，對於人類絕不適應，因為她所希望的是一個小小家庭。

卡瑪拉看見旁邊站着一個人，愕然驚起。『不要怕，嬌嬌，是我』——這是于美斯的聲音。

『時候很遲了；爲什麼你還不睡？』

她於是兩淚汪汪，不禁涔涔流下來。卡瑪拉掉過頭，不使于美斯看見她的臉孔。

一塊滿含雨點的雲，浮來浮去，等到碰着一陣微風，再也含蓄不住，一滴一滴的掉下來。卡瑪拉痛哭的情形，便是如此；她聽到這位無家兒所說的一句動情話，再也禁止不住那胸中湧上來的傷心淚了。她想開口說話，但究竟悲哽得說不出來。

于美斯處此悲傷的境况，想設法子去安慰她。他緘默半晌後，突然道：『嬌嬌，你前天給我的盧比，還剩下七箇安拿。』

卡瑪拉的流淚於是止住了。到聽她這句不確切的話，微微一笑，而且很憐愛他。『這些錢你且留着，』她道：『現在去睡吧。』

月光已沉落於樹林後。此時卡瑪拉一攔枕，那雙乏神的眼睛便合起睡熟了。早晨日上三竿，促人興起時，她尚沉沉睡着。

第二十八章

卡瑪拉第二天晨起，精神很聊懶。日色似乎暗淡無光，河水也懶懶的流著，岸上的樹木，像似疲倦的旅客，垂頭喪氣。

當于美斯前來幫助她作工時，她懶意道：『走開，于美斯，今天你勿要麻煩我；但于美斯是很頑皮的小孩，不容易罵得退。』

『我並不來麻煩你，嬌嬌，我現在來搗香料。』

不久她的憔悴的神色，惹起雷米舒的注意。『你覺得不爽快嗎，卡瑪拉？』他問道，但未得她回答。卡瑪拉使勁搖著頭，表示她以為他的問話是敷衍而且是惡味的，她自己直接向廚房裏去了。

雷米舒覺得一天一天的過去，他的問題愈形複雜，再不能遲遲不決了。他後來立定主意，以為只要他自己能對寒梅開誠布公，說明原委，那末就很容易決定他的責任之所在了。他想了半晌後，乃坐下寫給寒梅的信。

他寫了好久，又把所寫的統統塗掉，那時他聽到一種生疏的聲音：『請問先生大名？』他愕

然抬頭一瞧，看見前面站着一位老先生，鬚鬚灰白，頭上稀稀種種着幾根頰白的頭髮。

雷米舒曾聚起全副精神寫信，所以不能立刻鎮定神志。

『你是婆羅門教徒，是不是？』客人道：『請先生早安。我只知道先生名爲雷米舒。在我們地方，初次和生人見面，須先問姓名，這實在是一種很謙讓的舉動；但當今之世，因此反惹人怨怒。設使你已惱着，你可以大大責罵我一頓。只要你願問，我願將我自己和我父親的名字一并告訴你。實在講起來，就是連曾祖的名字都告訴你，也沒有什麼！』

雷米舒笑道：『我斷不至因此就發怒，設使先生能够告訴我姓名，我便很滿意。』

『我的名字叫查克納 (Chakrabarti)，上游諸人都稱我爲「伯伯」。我想來你已念過歷史。巴苒塔 (Barata) 是爲印度查克納王，依樣我是全西方區裏的查克納伯伯。你到西方時，定可聽得人家談及我了。我請問你，先生，你往那兒去？』

『我尙沒有決定在那兒上岸。』

查克納『你却不急急決定在那兒上岸。凡人要上船時，都慌忙要預先立定主意。』

「我在戈倫多下火車時，聽得輪船汽笛嗚嗚亂吹。那時我覺得輪船不能停留，等到我決定往那兒去纔開。在那種情形之下，最緊要的便是急速，所以我只好匆匆上船。」

查克納「我脫帽向你鞠躬，先生，你是我所欽慕的人。你和我恰成反比例。我上船以前，須先立定主意，因為我是猶豫寡斷之人。那種沒有知道向那兒去而能決定出發啓行的人，我實在敬佩得很。你的夫人在船上嗎，先生？」

雷米舒一時躊躇不決，想否認這問題。

查克納看出他的懷疑的態度，接着又道：「請你原諒，我從可靠方面得來消息，知道尊夫人是在船上。她剛在那裏煮飯時，我爲飢餓所驅，直接走到廚房裏去。我向她道：「夫人，你勿要畏避我，我是西方查克納伯伯。」她真是一位很好的少年家婦呵！我又道：「我知道你主有這廚房，我左右並沒有一個人照顧着，很希望你允許我加入一塊兒煮飯喫。」她欣欣然笑，因此我知道她以厚意相待，我一切麻煩就可免除了。我出外旅行以前，常翻閱曆書，擇定吉日，但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好命運。我知道你很忙，所以不敢再煩擾。設使你允許我的請求，我將要去幫助尊夫人。當

我在廚房時，她不至使用鐵火鉗，燙傷她的玉手。請勿站起。你自己再寫信罷。我自己會直接進去，無須別人介紹的。」查克納伯伯告別了雷米舒，慢慢走到廚房裏去。

『這裏有很好的香味，』他入內時道：『沒有嘗，便知道這是加香料的魚肉飯。我還要替你做些酪漿。只有住西北方熱帶中人，能做很好的酪漿。我知道你想什麼——奇怪我老人家講的甚麼話，且以爲沒有酸果，怎樣能做成酪漿！喂，我在這裏，你不必愁不得酸果。且等一歇兒，等我預備一切罷，』他於是拿出一隻小鐵鍋，外面用紙包着，裏面盛些酸水。『當我做好了酪漿時，今天你可以任意取用，剩下的留作日後四天之用。你再嘗牠一嘗，方知查克納伯伯所說能做酪漿的話，並非是虛誇。你去罷，去洗淨你的手；現在差不多到了早餐的時候。我能煮好一切要煮的食物，你不必過慮，我有很豐富的經驗。我的妻子體質很柔弱，我知道怎樣做好酪漿，纔配她的胃口。你嘲笑我老人家，但我並非講笑話，的確是真實的事情！』

『你須教我怎樣做酪漿，』卡瑪拉笑道。

『且慢！我不能這樣快快教導你！司學女神要對我側目而視，設使我們第一天交接，我就把

這貴重的知識傳授你。你先要奉承我老人家三四天，但無須去苦用腦筋，想法子使我心滿意足。我自己可以講給你聽。第一條條件是：我很愛喫檳榔，但不喜歡連帶着檳榔子。要想博我歡心實在是很不容易，但你這張溫和的顏面，已使你得勝一籌。喂，你叫什麼名字？」于美斯却置之不答，他不喜歡來了這位老頭兒，因為他不願人家來和他爭卡瑪拉的慈愛。

『好孩子！』老人又道：『他不願意你立刻知道他的心事，但他同我一定可以好好合作。現在我們再不要白廢光陰，我須快快去煮飯。』

這位老人家，堪充卡瑪拉的伴侶，且他往來他們之間，對於雷米舒也可減除幾分煩惱。雷米舒現在的態度和最初幾個月裏以為卡瑪拉是他正式結婚的妻子，那種夫妻間不禁的親愛之情，其間顯然相反的情景，實已傷了女子的感情。凡他一切使她快心樂意之事，她統表示歡迎，且任憑他去積心苦慮，慰勞他自己心中的悲哀。

雷米舒反覆思想時，卡瑪拉出外站在她自己艙門口。她想要查克納來陪伴她過此間長的下午，但這位老人家一見她，便道：『這不好意思，夫人！不可，千萬不可。』卡瑪拉不懂這含糊的

話，聽了愕然詫異，頓起好奇心。

『喂，那雙鞋子，』老人對她那副遲疑的神色答道：『雷米舒先生，這是你的行爲。憑你怎樣說，這終究是一件不虔敬的事情。那種用鞋子來隔開他的脚和神聖土地的人，直是藐視他的國家。設使萬姆查特拉 (Ram Chandra) 要他的妻子錫塔 (Sita) 穿達生 (Dawson) 的靴子，你想拉克舒孟 (Lakshman) 能和他們住在森裏十四年嗎？你也許要發笑，雷米舒先生！你實在不信我的話，但我也^不以爲奇。那種一聽到輪船上的汽笛聲，不管牠開到那兒去，便匆匆上船的人，甚麼事都能幹！』(註)

『喂，伯伯，』雷米舒道：『你最好替我們決定那兒上岸。你的忠告將比輪船上的汽笛聲，更要來得有勢力些。』

『哦，你^{知道}怎樣下決心。我們相識不過數小時。喂，你們最好在干西普爾 (Ghaziपुर) 上岸。你願意到干西普爾去嗎，先生？那兒居民種起很好看的玫瑰花，這便是你們欽仰的老人家所住的地方。』

雷米舒看着卡瑪拉，她立刻點點頭，表示贊成這個提議。

此時查克納同于美斯坐在卡瑪拉艙裏，過度閒暇的午後，憑雷米舒個人在外納悶，倒使她心裏覺得有點躊躇不安。輪船慢慢前進，秋日皎潔，河岸一溜一溜的過去，恰如一幅平穩而變化無窮的幻象——一幅百花畫景，裏面有稻田，碼頭，沙灘，穀倉，牛欄，和屋頂蓋起鐵板的市場，各處尙有三五成羣的旅客，站在老大的榕樹下等渡船。卡瑪拉嘻嘻的笑聲，透過這幽靜的空中，傳到雷米舒的耳際裏。『多好聽的聲音又多遙遠呢！』他心裏跟着想道。

(註) 查克納伯伯因爲不便進艙內和卡瑪拉私談，所以道：『道不好意思，夫人不可，千萬不可！』但天真爛漫的卡瑪拉竟愕然不懂他的意思，伯伯覺得不好直白解釋，所以顧左右而言他，提到雷米舒的鞋子。(按印度風俗，以爲土地是很神聖的，凡上等人都穿鞋子，以示敬禮。)

茵姆查特拉是印度護持神(Vishnu)第七個化身，和他的妻子錫塔曾隱居於山林中十四年。拉克舒孟是茵姆查特拉之弟，達生係倫敦最著名的鞋舖子。

第二十九章

以卡瑪拉這樣大的年紀，她對於疑念、恐懼、憂慮等，過去便忘，不至牢牢記在心裏。她覺得日子很好過，毫沒有心思去推想雷米舒對待她的模樣。

秋日陽光，形形色色的映著村旁，附以這條黃金色的河流，爲一幅全部的佈景。卡瑪拉身居小家庭中主婦之職，心裏十分快慰。每天的時光，好像一張詩本上的頁面，新新鮮鮮的翻過去。

她每晨作工，總有一番新趣味。于美斯不至於再落船後，且常上岸去尋些糧食，滿籃載歸，裏面盛著的東西，每每使他們詫異。

「真好呀，看這葫瓜！這些荳你從那兒買來的？喂，伯伯，他已弄些酸菜來在內地鄉村裏，能得到這類菜蔬，真出人意料之外。」諸如此類對著籃稱讚聲，天天早晨可以聽到。

除非有時雷米舒在場，便要生出和睦的聲音，因他常懷疑這些菜蔬是偷來的。卡瑪拉便

道：「什麼，我親自算錢給他！」雷米舒答道：「如此只使他得到兩種便宜；他賺了錢，又偷了菜！」他於是叫于美斯來，要他報告出賬。

這小孩子所報告的數目，自然不能兩兩相符。設使照他自己的報告計算，那末他付出的數目，常超過所入的數目；但于美斯絲毫不以為意。因為他自己辯道：「設使我能記賬記得很正確，那我也不在此地了，我將做管理家產的人，是不是，老伯伯？」

查克納插口道：「這件事攔到早餐後再說吧，雷米舒先生；那時你可以嚴重的裁判。現在我不得不袒護這孩子。于美斯，偷人家的東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技能，能做這事的人，實在不多。許多人試了，但成功的很少。雷米舒先生，我既看出人家的天才，我便善能評判。現在不是種莖的時期，我不信另外還有許多小孩，能在黃昏的時候，替你在這個生素的地方採辦些菜蔬。人人都能懷疑，先生；但能夠實實在在得到物事的人，只有千分之一！」

雷米舒「伯伯，你錯了；你不應當袒護他。」

查克納「他又沒有多少天才，設使區區這一種，都沒有人去鼓勵牠，憑牠埋沒掉，那末我們

等不到上岸，便要懊悔了。喂，于美斯，明天我要幾張尼母（Nim）樹葉——愈樹頂愈好。我還要些像這類的東西，孩子。他們稱我醫士——喂，講到醫學，我又要多廢光陰了！你須小心，把這些菜洗乾淨，于美斯。』

雷米舒愈懷疑愈責罵于美斯，使這小孩愈接近卡瑪拉。加起查克納的附和，卡瑪拉方面的人，漸漸脫離雷米舒，另成一個小團體。查克納、于美斯、卡瑪拉三人，互表同情，恰如膠土黏牢一般，一塊兒玩耍，對於雷米舒和他的疑念，却淡然置之不顧。自從查克納和他們交接後，他奉承卡瑪拉的熱誠，會使雷米舒略有幾分感觸；但雷米舒終究不能直向前行，加入她的團體。他如一隻排水量很大的船，不能靠近河岸，只好停在中流，遠望陸地；其餘些小船，却很輕鬆的駛過這沙灘。

此時明月已近團圓。一日早晨，船中客人起牀時，看見天上黑雲幕幕，風也轉向了。忽而一陣急雨，忽而放出陽光。河裏並沒有大船，只有幾隻小船靠近岸上，但牠們搖搖擺擺的模樣，使一班水手躊躇不安。來到水邊吊水的婦女，也不敢在那兒逗遛，水面上似乎常起波濤，衝動兩旁的河岸。

輪船依舊前進，卡瑪拉不避風雨，仍到廚房裏去作工。

『今晚你也許不能煮飯，』查克納道：說時向天一看。『所以你最好現在就預備夜飯罷。設使你現在做好奶羹，我可以捏起麵粉做麵包。』

他們吃完早餐後，時間已不早了。風雨漸漸猛烈，河中大起波濤。日光沒有到薄暮時，早被烏雲遮掉，所以沒有人知道西沉的時間。輪船不久也就下錨停泊。

時已昏黑，白茫茫的月色，狂喜似的在那浮雲裏一隱一現。風勢現在更大，變成颶風，雨滴注似的落下。

卡瑪拉曾碰到一次覆船的災難，今晚的狂風，自然要使她驚慌。『沒有什麼可怕，卡瑪拉，』雷米舒大膽道：『我們在輪船上很小穩。去睡吧，不要焦急。我在隔壁房艙裏，一時還沒有睡着。』

過一歇查克納來到她房門口。『不要害怕，夫人；我敢說這討厭的暴風雨，決不敢驚動你！』雖然他咒罵了這暴風雨，但卡瑪拉總有幾分害怕。她立刻到艙門口，且哀求道：『伯伯，進來，請坐在我旁邊！』

查克納躊躇不決。「現在是你們安睡的時候，我最好——」他說話時踱進房內，且見雷米舒不在。「喂，雷米舒先生在那兒？」他愕然喊道：「這樣狂風暴雨的深夜，他總沒有出去偷菜呢！」

「喂，是你嗎，伯伯？我在隔壁房艙裏。」

查克納向隔壁房艙裏一瞧，看見雷米舒靠在牀上，在燈光下念書。「尊夫人獨自在房間裏有點害怕，」他道：「你最好拋開書本，要知道你不能用這種東西來嚇退風潮呢！請過這邊來。」

卡瑪拉此時自制的能力，已被一種難好約束的本能所剝奪了。「不，不，伯伯！」她捉住他的手，氣喘喘的叫嘆道。在這風雨狂暴的時候，她的叫嘆聲，並沒有刺進雷米舒的耳殼裏去，但查克納已聽到，慌忙回頭。

雷米舒放下書本，走進卡瑪拉房艙裏去。「怎麼一回事，查克納伯伯？」他問道：「你同卡瑪拉似乎是——」

「不，不！」卡瑪拉沒有向雷米舒看，便忙插口道：「我剛請他進來談話。」她口裏說「不，不！」究竟否認什麼，她自己却不知道，但下文的意思是很顯明：「設使你以為我要一個人陪着，以鎮

定我的恐怕心，那即便錯了，我決勿！設使你以為我要伴侶，那你更錯了，我決勿！

『時候不早了，伯伯，』她道：『你最好去睡吧，順便看看于美斯怎樣。我怕他受風波驚嚇。』
『我一點不怕，嬌嬌，』外面黑暗的地方一人應道。這似乎是于美斯，戰慄的坐在房門外。

卡瑪拉感於他的懇摯之情，慌忙走出，且喊道：『于美斯，你身上浸透雨水了！快走開，頑皮的小孩，到伯伯房艙去睡。』

于美斯跟着查克納伯伯，聽命跑開了。卡瑪拉的口氣雖然很慈愛，但說他爲「頑皮的小孩」一句話，使這小孩牢記在心。

雷米舒問卡瑪拉道：『我可以和你談話，一直到你睡着嗎？』

『不必，謝謝你，我要睡着了。』

雷米舒十分明白卡瑪拉的心想，但不願和她計較。他瞥了她一眼，見她臉上帶著一副賭氣的神氣，於是悄悄的到他自己房艙裏去了。

卡瑪拉心裏騷動得很，簡直不能安身睡着，但她強使躺下。此時風雨愈大，河裏的波浪也愈

高。甲板上的水手統躊躇不安，時有玳瑁玳瑁的打電聲，傳達船長吩咐機器房的號令。輪船搖擺不定，單有一塊鐵錨，尚不能抵抗颶風，所以鐵錨上的機輪也慢慢動起。

卡瑪拉揭去被褥，立出船板上。此時雨滴暫停，但風勢很大，恰如受傷動物的吼聲，向四方疾捲。

沉沉夜色，彌漫四周。氣象森嚴的天上，照着一輪朦朧的月光，一堆一堆的烏雲，相似些破壞魔王，從暴風前掠過。兩旁河岸幾全被遮蔽掉，河中水面也隱約難見，但天地，遠近，晦明統亂七八糟的混合一堆，好像寓言裏死王的黑水牛，在空中很狂怒的高舉牛角。

卡瑪拉注視那森嚴的天上和黑夜裏種種騷動時，心裏不知不覺的惹起感動，又喜又驚。

第三十章

第二天早晨風勢雖稍減，但尚刮得很利害。船主渴望天色，決不定拔錨不拔錨。

查克納一早便到卡瑪拉隔壁房艙裏去看雷米舒。他尚躺在床上，但一見查克納，他便坐起。這位老人家既明白他在此過夜，又想起前晚意外的事情，因此悟解了一切。『我想你昨夜睡在這裏呢？』他問道。

雷米舒避脫這問題，顧左右而言他。『多慘澹的早晨！』他道：『昨夜你安睡嗎，伯伯？』

『雷米舒先生，』查克納辯道：『你以為我是一個老獸子，我實在是如獸子一般，但我到了如此的年紀，會碰到多多少少問題。我大半都解決掉，但你的問題，要算我生平所遇的最困難的了！』

雷米舒不覺滿面通紅，但立刻恢復常態，笑嘻嘻道：『雖然糾紛得解決不了，却也算不得罪過，伯伯。譬如太魯哥（Telugu）這種奇怪的語言，即使最簡單的最初步的，我們也領悟不了，但對於太魯哥小孩，易如轉瞬。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能造次懲責。一個人碰到特奇的現象時，他不當惘然待之，且不當以為日後終究沒有解決的希望。

『請原諒，雷米舒先生，』老人道：『人家既沒有和我秘密談心，我姑先把他推度，這也許是

我的妄作妄爲；但一見相知的朋友，也是常有的事情。我可引白鬚子老人——我們的船長——來作證。他一定承認他重視你的年輕夫人爲親愛的朋友。你可以去問他，設使他承認這回事，他便不是誠實的回教徒。像這類的事情，我們斷不能引太魯哥語言來作證。你再三想一下，雷米舒先生，你當不至再發怒了。』

『正因爲我已經再三思想過，所以一點兒不發怒。但不管我發怒沒有，不管我得罪了你沒有，太魯哥語言終究是太魯哥語言。這是上帝殘忍的意旨。』雷米舒於是長歎一聲。

雷米舒現在漸起懷疑，究竟遷居干西普爾是不是適當。他最初以爲結識這老人，對於他在異地成家立業，很有利益；但現在他又覺得熟識了本地居民，有種種不利的地方。設使他和卡瑪拉的關係，成爲一般人談話的資料，那麼定要使她難堪。他們應當隱居於毫沒有相識而且沒有人過問的地方，比較穩便些。

他於是當輪船將到干西普爾那一天，對查克納道：『伯伯，我以爲干西普爾地方對於我的職業上不很便宜，所以我願意前往祕勒尼斯。』

雷米舒堅決的口氣，使查克納愕然詫異。『時時刻刻變換方針，算不得決心，只算是沒有定見！不過你現在已決定到祕勒尼斯嗎？』

『是的，』雷米舒簡略答道。

老人寂然走開，動手包紮行李。

『你今天和我賭氣嗎，伯伯？』卡瑪拉佯問道。

『我們一天到晚爭論，你還想我和你親熱嗎？』他答道：『要知道我從來沒有佔了你的便宜。』

卡瑪拉『今天早上，你都遠避我。』

查克納『你敢責我遠避你嗎？喂，這是你們自己要離開我啊。』

卡瑪拉愕然睇視，不懂得他的意思。『雷米舒先生沒有告訴你嗎？』老人接着道：『你們已決定到祕勒尼斯去了。』

卡瑪拉不置可否。『你絕對搨不了，伯伯，』她過一歇兒道：『讓我來替你裝束衣箱吧。』

查克納因卡瑪拉對於拋棄到干西普爾的計畫，這樣漠不關心，心裏十分傷感。「這未始不是幸福，」他想到：「像我這樣的年紀，結些新朋友有甚麼用呢？」

此時雷米舒親自來對卡瑪拉說明變換計畫。「我來找你，」他道，那時她正動手替查克納收拾衣裳。

「現在我們不到干西普爾去了，卡瑪拉，」雷米舒接着道：「我已決定到祕勒尼斯去操業，你贊成嗎？」

「不贊成，我要到干西普爾去，」卡瑪拉眼睛注視查克納的衣箱上，答道：「我已經包好一切了。」

「那末，你自己個人到那邊去嗎？」雷米舒問道。他一聽卡瑪拉毅然的拒絕，大為驚奇。

「哦，不是，有伯伯在那邊——」說時很慈愛的向老人瞥了一眼。

查克納對於這種情形，倒覺得不好意思。「夫人，」他道：「設使你這樣偏愛我，將使雷米舒先生嫉妒了。」但卡瑪拉只管道：「我要到干西普爾去。」她講話的口氣，顯然表明她自己可以

自由行動。

『好了，伯伯，』雷米舒道：『到干西普爾去吧。』

晚上雨滴止後，天氣晴明。雷米舒坐在月光下沉思，一直坐到夜深。『我們再不能如此度日，』他想到：『設使卡瑪拉不順從己意，那末處境更難堪了。我真不知道既不和她親熱，怎樣能和她住在一塊兒。如是生涯，我實在不能再忍受。講到歸根，卡瑪拉實在是我的妻子，我最初看她為我的正式妻子，現在雖然知道和她並沒有宣誦正式的誓禮，但也不必因此而懷疑。上帝將她許配於我，且使我們在沙灘上那夜成為夫婦；實在講起來，他比人間的牧師利害得多了。』

一排武裝的敵軍，橫列他和寒梅之間。他須向前奮鬥，打破一切障礙，疑念，羞辱後，纔能昂首而立於她前，但他顧念到前面的戰陣，又畏縮不敢前進。他有什麼得勝的希望呢？他怎樣能夠證明他自己清白無辜呢？就是他能够證明他自己清白無辜，社會上諸人也似乎要牽牢她的裙邊，不準和他接近了；且這種行為簡直不可思議，結果將使卡瑪拉悽慘不堪。咄咄可怕可慮啊！只有承認卡瑪拉為他自己的妻子，除此以外，實沒有旁的辦法了。寒梅近來定必厭棄他——因厭棄

了他，將使她很適意的傾愛旁的求婚人。雷米舒長歎一聲，拋棄掉對於寒梅的願望。

第三十一章

『喂，雷米舒喊道：『你到那兒去，于美斯？』我同嬌嬌一塊兒走。』

雷米舒『但我替你買到祕勒尼斯的船票，此地還是干西普爾。我們並不到祕勒尼斯去。』
于美斯『我也不向那兒去。』

雷米舒料不到于美斯將要永久跟着他們，現在一聽到這小孩泰然堅決的口氣，十分詫異。
『那末我們要帶同于美斯一塊兒走嗎？』他對卡瑪拉問道。

『他沒有旁的地方去。』

雷米舒『他有親戚在祕勒尼斯。』

卡瑪拉『但他願意跟我們走。要曉得你是來到生疏的地方，于美斯，須要緊緊跟着伯伯，否

則你將在挨擠的人堆裏失蹤了。

卡瑪拉對於擇定目的地和結聯伴侶，居然擅自獨斷獨行，擔負完全責任。她以前欣欣然順從雷米舒命令的態度，現在已一旦沒有了。于美斯隨即伴著他們而去，手臂下挾起一小捆衣服。伯伯住於一間小平屋裏，適位於干西普爾城和歐洲陸地交界之處。屋前有一磚石砌成的井，屋後有一座花果園。四周場地，圍以矮牆，和外界的大路隔絕。介於矮牆和居屋之間，有一座菜園，藉井水灌溉。雷米舒和卡瑪拉便在這裏受人家厚意款待，等到他們自己租得房屋纔離去。

查克納的妻子，哈叻白 (Haidi)，雖然她的丈夫嘗說她體質薄弱，但外面毫沒有顯露出一點孱弱的神氣。她已過中年，顏面却很容壯，只有額角上有幾根白髮。所以可以說她雖到衰老之年，精力尚依然強壯。

實在情形是如此：自從查克納和她結婚後，不久她便患一種瘴氣病，在她丈夫的意思，以為這種毛病，唯一的療法，只有遷居於空氣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在干西普爾找得一教師之職，且把家眷移到那兒去居住。

哈叻白的身體早已恢復如常，但她的丈夫終是很小心的看護她。

查克納將客人引到外室裏，於是走進內室去找妻子；他看見她正在庭中曬鍋簸麥。

「你在這裏啊！」查克納叫道：「今天有點冷。你難道不要披圍巾嗎？」

哈叻白「你說什麼？！太陽光晒得我的背膀發燒。」

查克納「那不好，我們定要替你買一把洋傘來。」

哈叻白「好的，買一把來吧，告訴我你爲什麼在外邊這樣長久？」

查克納「這件事講起來很長。我已帶了幾位客人來，我們先要去招待他們，再做旁的事。」

他又對妻子簡單說明幾位新到的客人。

查克納殷殷款待那幾位新客，並非第一次；但哈叻白毫沒有準備，以招待這對已結婚的夫婦。「噯，我們沒有地方安置他們，」她道。

「你最好先去接見他們，」她丈夫道：「我們再決定安置他們的方法。我的撒拉（Sara）在那兒？」

「她替小孩洗澡去了。」

查克納於是介紹卡瑪拉和他的妻子會面。

卡瑪拉依照哈叻白的年齒，向她行禮。老夫人撫摩她的下顎，又親親她自己的指頭，乃對她丈夫道：「你豈不想她很相似我們的碧烏（Bidhu）嗎？」碧烏是他們的長女，現在和丈夫住在

阿拉漢巴達（Allahabad）。

查克納心中很奇怪她的喻意。因為卡瑪拉和碧烏實在毫不相似，不過哈叻白從來不承認旁的女兒比她的兒長得漂亮些，能幹些。他們第二位女兒撒拉和父母住在一塊兒，她的面貌一比便要見拙，所以她的母親只好將不在眼前女兒來和卡瑪拉相比，以揚揚自詡。

「承你們駕臨，非常榮幸，」哈叻白道：「只怕你在此覺得不舒服。我們的新屋現正修理，所以只能暫且擠擠的住在這兒。」查克納的確有間小屋在市上，現正要動手修理；但這間小屋，他們不能用為久居之所，而且他們從來沒有家居這間小屋裏的意思。

查克納聽得妻子說慌，嘻嘻發笑，但不把她洩漏出來。他對卡瑪拉道：「設使你覺得不舒服，

我本不應該留你來此了，」他又問妻子道：「喂，你最好不要再立在天空下，秋季的陽光，於你身體上有妨礙的。」他於是出去看雷米舒。

哈叻白此時只有卡瑪拉一人伴著。她殷殷探問這女子生平的事情。

「你的丈夫是一位律師，不是他做律師好久了？他每年進款有多少？哦，他現在尚沒有做這行事業嗎？那末你們怎樣度日呢？你的祖父有家產留他使用嗎？你不知道嗎？好怪的女子！你對於丈夫的親屬全不知道嗎？你的丈夫每月給你多少錢料理家務？像你這樣大的女子，既沒有祖母，甚麼事情你自己都應當知道！我的大女兒碧鳥的丈夫，一概收入，通交給她收管。」

老夫人如是連三接四的逼問她，批評她，顯然表示卡瑪拉沒有才幹。這位年輕女子也很覺悟自己這樣不明白丈夫在社會上所做的職業和家族中的情形，何等奇怪，何等羞愧。她覺得從沒有和雷米舒作肺腑之談，討論他的職業，關於丈夫方面的事情，她完全不知道。最初她以為她自己的地位何等奇怪，但一想起自己卑鄙無能，便抑鬱得很。

「讓我看你的手鐲，夫人，」哈叻白又道：「金色不很好，是不是你結婚的時候，你父親給你

些首飾嗎？你沒有父親嗎？但你也應當有些東西。你的丈夫沒有什麼給你嗎？碧烏的丈夫每兩個月左右總要替她辦幾樣首飾。』

一時撒拉手上抱着兩歲的女兒瑜妹（Uma）進來，哈叻白便停止盤問了。撒拉皮色稍黑，體格小巧，但容貌活潑，額角寬廣，看去很有穩重的識見和溫柔的性情。

撒拉的小女對卡瑪拉看了一下後，便叫她『姨娘』——並非看卡瑪拉的面貌有點相似碧烏，不過凡是她所愛的年長婦女，她統稱她們爲『姨娘』。卡瑪拉立刻抱了她，一放放在腳膝上。哈叻白將卡瑪拉介紹於撒拉，且道：『這位夫人的丈夫是一位律師；他來到內地來操業。他們在路上碰到你的父親，他請他們來家。』

兩位少婦互相一看，因這樣一下看，便使他們成爲莫逆交。

哈叻白離開了他們，自己去料理些款待客人的東西。撒拉牽着卡瑪拉的手，請她到她房裏去。

不久她們便覺得講話很知己。兩人年齡的差別，簡直看不出來。

在大方和靈巧方面看來，卡瑪拉是少年老成。這也許因為她平日獨自主持家政，從未受祖母教誨的緣故。諸如此類訓話『勿多講』『聽我吩咐』『年輕女子不準常說「勿」』從未嘖嘖的傳入她耳中；因此她挺身昂首，立於人間，宛如一株嬌豔挺幹的植物。

兩位初交的朋友立刻談得津津有味，聽憑小女媪妹只管掙扎着，要使他們來注意她。卡瑪拉免不了覺得自己的口才不及別人。撒拉說得滔滔不絕，但她自己差不多沒有事情可談。卡瑪拉結婚的生活，好像一幅鉛筆描畫的草圖，許多部分沒有畫成，而且全幅畫道沒有著色。

她自從結婚後以至今日，從來沒有碰到特別的時機，惹起她注意這張草圖乾燥無味。有時她受着本能的衝動，覺得圖上缺少些東西，且曾有躍躍欲試的意思，但究竟缺少些甚麼東西，她終究不能根本澈悟。

他們一說破夫妻間的關係，撒拉便侃侃談論她自己的丈夫。她結婚後的生活，恰如一種樂器，只要觸着牠的主音，便發生一定的聲響。卡瑪拉却知道自己不能彈這種絲弦，對於丈夫方面，簡直沒有事情可說；因為這類的談話，她既沒有材料，又沒有求知之心。

撒拉的大艦，滿載着幸福，欣欣然順流而下，那時卡瑪拉的一隻小小空船，慘然擱在沙灘上。撒拉的丈夫璧品（Bipin）在干西魯爾烟土公司裏做事。查克納只有兩個女兒，大的住在夫家，老人家不忍得少女分離，所以擇一位貧苦的少年爲女婿。這位少年也很心滿意足，就查克納替他讚營來的差事，且和岳父父母住在一塊兒。

正談話間，撒拉忽然停止，且道：『恕我出去幾分鐘，姊姊，我就回來的。』她又說明自己有點覺得丈夫剛洗完澡進來，她要去預備他吃早飯，好讓他到公司裏去。

『你怎麼知道他已進來？』卡瑪拉懸直的問道。『不要嘲笑我，』撒拉反辯道：『誰能知道這種事？當你聽到腳步聲，你豈分別不出你的丈夫的腳步嗎？』

她呵呵大笑，向卡瑪拉臉上擰了一下，將吊鑰匙的小襟掛在肩膀上，慌忙搶過瑜妹，走出房外。

卡瑪拉以前却不知道腳步能如此容易分別。她注視窗外，沉沉的在那兒思想。窗外有一株梨樹；蜜蜂如盜賊一般，營營往來於花叢之間。

第三十二章

雷米舒現在正商租恆河畔的房子。他務須要到加爾各答走一躺，一則搬運家具，二則辦完種種必須的手續，使他將來可進干西普爾法庭做律師；但他怕再到此城，一想起那邊某某一條街道，心中如受重搗一般。他依舊繫着兩層心思，但事情實已到了如此的高度，他務須趕快承認自己爲卡瑪拉的丈夫，且把一切相關的事情解決掉，簡直不容再猶豫了。

他因無顏對種種難免避的事情，所以儘管延宕不動身。

這間小平屋的面積很有限，所以卡瑪拉只好住在查克納的內室裏，雷米舒住於外層幾間房子裏。他們兩位簡直沒有會面的機會。撒拉悄悄對卡瑪拉說如此不得已使他們夫妻別居，抱歉得很！

「爲甚麼要多心這件事？」卡瑪拉問道：「這簡直沒有甚麼可怪！」

撒拉笑道：『好一位無情的婦女！你不必用這種慌話來誑我！我很知道你的心事！』

『老實同我講，』卡瑪拉道：『設使璧品先生兩天不和你接近，你將——？』

『哦，他不能離開我兩天！』撒拉誇張道，她又引證些璧品先生平日溺愛妻子的事情。她細細說明新婚後，璧品先生利用種種詭計，想打破對方——老頑古——的防範，去看他年輕新娘；什麼時候他不能如意，什麼時候他被人捉住；當他們不能接近談話時，他們在璧品吃中飯時怎樣的瞞着老人，悄悄的在鏡裏互送秋波，聊以自慰。撒拉思想起先前和丈夫嬉戲的事情，臉上欣欣然頗有喜色。

她又說後來璧品要成天到公司裏辦事的時候，他們怎樣的惘然若有所失，璧品又怎樣的屢次偷閒，悄悄逃回家。

有一次他因父親的事情，已預定要到巴脫納（Pana）走幾天。撒拉對他道：『你覺得能到巴脫納去住幾天嗎？』他誇口答道：『自然可以。』他答話的腔調，頓使她喪氣，且私自發誓在他起程前那晚上，決不表示一點依依不舍之情；但她畢竟禁不住的滿面流淚，把堅決心軟化掉，到

了第二天一切行裝都預備好，璧品假裝頭痛和別的奇奇怪怪的毛病，非把定好的行程罷論不可。於是延請大夫，替他開了藥方，他和撒拉却悄悄的將藥倒到陰溝裏，病人立刻安好如常！

撒拉似乎專心致志的在那兒追念既往，連時間都不計算了，但她一聽到門外微微的響聲，便突然站起。這是璧品先生由公司裏回家了。她雖然沉思既往的事情，但仍舊留心聽園外路上的脚步。

卡瑪拉斷不至以為撒拉結婚後的生活狀況，不過是欺人的話就是了；她自己也會覺得同樣的感情。她最初幾個月裏和雷米舒的生活，曾使她心中有所感動，似乎有幾分領悟夫妻間祕奧的恩情。後來她脫離學校的羈絆，重回來和雷米舒同居，心裏似乎常發生特奇的刺激。現在一聽到撒拉所講的趣事，纔明白以前種種感覺的真意味了。但她生平所經驗的事情，沒有一件深深印牢的，腦筋裏留下的印像，瞬息間便沒有了。在她和雷米舒之間，簡直沒有什麼比得上撒拉和璧品二人的切熱愛情。所以她暫時和雷米舒隔離，心裏毫不覺得痛苦，也不料想雷米舒會坐在房外，想託故見她一面。

日子已挨到禮拜日，撒拉覺得躊躇不安。一則她不願意讓她的新朋友終日孤獨在家，二則覺得一星期只有這一天可同璧品長談，若把牠犧牲掉，那太無情了。但她思想起雷米舒雖然同住在一間小屋裏，却不能和卡瑪拉互相交談，便覺得這假日不很有趣。唉！她真能使他們相會嗎！她不先和家長磋商她的計畫，但查克納並非是那種要人家來磋商的人。他立刻申明今天因有緊要的事情，要進城走一輪，又對雷米舒切實說明今天諒來沒有客來家，他將要把前門鎖掉，再行出外了。他故意要使女兒聽到這段話，使她明白他的暗示。

『過來，姊姊，我們替你擦一擦頭髮，』當他們由河裏洗澡回來時，撒拉對卡瑪拉道。

『今天有什麼特別忙的事嗎？』

『再同你講吧；先讓我擦一擦你的頭髮，』撒拉答道，且動手替她梳理頭髮。差不多打了許多辮結，辛辛苦苦的梳成一個很精緻的頭髮。接着便激烈的討論一番，討論卡瑪拉應當穿什麼衣服。

撒拉定要她穿那種顏色豔目的衣服，卡瑪拉却不懂內中的原因。後來她爲取悅撒拉起見。

只好順從她的意見了。

中飯後撒拉對丈夫嚶嚶耳語，且得他同意，暫時請他出外。她於是引誘卡瑪拉到男人住的房子裏去逛一下。

以前卡瑪拉很自由的和雷米舒親近，毫沒有一點檢束的模樣；她從未受人教誨，以為這種行為是不合禮節的。雷米舒自己先打破種種拘束，她又沒有親信的朋友，來責她這種失禮的舉止。但這一次她却不敢服從撒拉的請求。她知道撒拉有接近丈夫的權利，自己却覺得沒有，且不能像這樣哀懇的狀態，去接近雷米舒。

撒拉覺得她自己的勸告，對於卡瑪拉毫沒有一點效果，總以為這位女子太驕氣，不肯先去和丈夫接近。實在講起來，驕氣自然免不了！這對少年夫婦分居已有好幾天，但雷米舒從沒有假借一點事情，想和妻子見一面。

飯後老夫人在房裏睡着，撒拉乃去找丈夫壁品。『你替卡瑪拉給一個信雷米舒，』她道：『請他到她房裏去。爹爹決不管，媽媽一點兒也不知道。』

璧品是個安分守己的少年，實不願意做這種差事，但他又不願反對妻子的命令，把這禮拜天的安寧打破了。

雷米舒躺在外面房裏毛氈上，屈着兩膝，在那兒看報紙。他已把一天的新聞都看完，但因沒有甚麼好事情可做，所以翻轉廣告頁面來看看，此時璧品忽然進來了。雷米舒慌忙欣然坐起。

「進來，璧品先生，請進來。」雖然璧品不是一位可交談的人，可是在生疏的地方過寂寞無聊的下午，有他來作伴，却是很難得的。

璧品却不坐下，只站着摸摸頭。「她請你進去，」他道。

「誰？
卡瑪拉嗎？」

「是的。」

雷米舒十分詫異。他曾決定卡瑪拉將來不論在名義上實際上總是他的妻子；但現在不得已的分離，使他得了暫時的安適，欣然重入遲疑不決的舊態了。他何嘗不幻想一到卡瑪拉成爲他的真正伴侶時，他自己所享受的種種豔福，但她怎樣能够打破第一層難關呢？想突然除去最

近他和卡瑪拉之間的障礙，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從何着手起。因此一再耽誤，不想急急租賃房子。

他一聽到璧品的話，以為卡瑪拉不過要和他磋商些事務；雖然一時清醒，起了這種觀念，但同時心中終究掀起了一片情緒。他放下報紙，跟着璧品走；在那靜悄悄的秋日午後，微聞嗡嗡的蜜蜂聲，雷米舒覺着一番情人求偶的感動。

璧品指點出門口，便離開了。

卡瑪拉以為撒拉已拋棄掉她的計畫，去和丈夫周旋了。她乃坐在門口，注視花園。撒拉會不知不覺的引起卡瑪拉求愛之情。她胸中吟吟的長歎聲，時時激起一片憂悶的痛苦，正像外面的和風，吹得樹葉蕭蕭振動一般。

忽然間雷米舒進了房，站在她後面，她一聽到他低聲叫「卡瑪拉」，愕然吃了一驚。脈管砰砰亂跳，她以前見着他，一點兒也不怕羞，現在却低下頭，不敢和他見面，羞愧得滿面通紅。

雷米舒一見卡瑪拉穿起節日穿的衣裳和一番新起的羞怯態度，似乎把她看作一位新人

物了。他一見了她這種模樣，立刻失了自治力，直把她迷住了。他漸漸接近她，停了一回兒，乃道：

『你叫我嗎，卡瑪拉？』

卡瑪拉一聽到這句話，十分驚奇。『斷乎沒有！我並沒有做過這種事。我爲甚麼要叫你？』他無端的憤氣答道。

『喂，設你叫我過，這也沒有甚麼過處，卡瑪拉。』

『我決不叫你！卡瑪拉更忿氣答道。』

『很好，那末我是不速而來這兒。想你總決不因此使我羞辱而回呢？』

『他們要知道你來這兒，要發怒了。請你快走罷。我並沒有叫你。』

『好了。』雷米舒捏着她的手道：『你到我房裏去，那邊沒有人。』

卡瑪拉四肢直抖，捧開雷米舒的手，慌忙跑到隔壁房裏去，把門關上。

雷米舒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全是一位婦人悄悄打算好的計策。他很不耐煩的回到外面房裏去。重新躺下，拿起報紙，一上一下的看上面的廣告，但一點兒也看不進去。心中轉轉着

些紛亂的思想，恰如一塊一塊的浮雲，在風前疾駛一般。

撒拉敲卡瑪拉門上的門，但裏面毫沒有響應。她由百叶窗孔裏伸入手，推開門門，走進房去。她一見卡瑪拉伏在地下啼哭，十分驚愕。臆料不到怎麼會使卡瑪拉到了這個地步，只好伏在她身旁，輕輕道：『幹麼，親妹妹？幹麼哭什麼？』

『哦，你爲甚麼叫他進來？你太不對了！』

卡瑪拉也和別人一樣，說不出這樣突然悲痛的理由。歷久以來積蓄她胸中隱隱的痛苦，誰能知道呢？

她正在那兒一筆一筆的描畫空中樓閣，剛要添上最後的一筆時，雷米舒進來了。設使他好，好打破她的幻想，倒也沒有什麼，但他一說出「她叫他進來」所有的樓閣便搗得粉碎了。他以前想她假期內監緊在校裏，和在輪船上對她冷淡的態度，諸如此類憶想，立刻聚集她腦中。自然的親密是一件事，一味的服從命令又是一件事。自從她來到干西普爾後，才覺悟這兩件事大大的不同。

但撒拉終究是不能了解的。她那能知道雷米舒和卡瑪拉之間，真有一層障礙呢？

她盡力的把卡瑪拉的頭抬到自己的腳膝上，且道：『告訴我，妹妹，雷米舒先生對你說過不好的話嗎？他也許因為我的丈夫叫他進來而發怒了。你應當告訴他這是我做的。』

『沒有，他並沒有這樣說！但你爲甚麼叫他進來？』

『這是我的過處，』撒拉懷然答道：『請你原諒吧。』

卡瑪拉立刻坐起來，兩手圍着撒拉的項頸上。『快去罷，姐姐，』她道：『璧品先生在那兒等着急了。』

此時雷米舒正在那兒很無聊的看報紙，直到後來才起來，拋開報紙。『看夠了，』他自言自語的道：『明天我要到加爾各答去，把那邊的事情辦完。我越遲延以卡瑪拉爲我的妻子，我越覺得卑鄙。』

第三十三章

雷米舒滿想趕快的把加爾各答的事情辦完，毫無意思要到卡納拖拉去。

他轉到道及拍拉的舊寓所裏，可是每天要辦的事情，耗費時間很少，因此其餘的光陰過得非常的無聊，他不敢去拜訪舊日的朋友，就是在街上也提防碰到他們。

但他覺得這次回轉舊寓裏來，不知不覺的心裏起了一種變化。在一片平原的田野，安寧寂靜的鄉村裏，卡瑪拉的年少美麗，直把他迷住了；可是一在城裏，這種魔力便漸漸消滅。在道及拍拉寓所裏，雷米舒老想把卡瑪拉的倩影，在腦筋裏喚起來飽飽眼福，但是毫沒有反響。他雖曾屢次發誓永遠不再想念寒梅，可是寒梅的形影，竟無時不活現於腦中。他越想忘記，徧徧越記着，好像遺忘的決心和留戀的懸想結成聯盟似的。

設使雷米舒辦事靈敏，他早可把事情辦完回去了；但因遷延耽擱，小小的事情，也得花幾倍的工夫。最後他纔把那些小事辦了，決定第二天早晨到亞拉哈巴去，再轉回干西普爾。他以前所抱的那種堅強的自制力，已經完全無濟於事了。他以爲在未離加爾各塔以前，悄悄的到卡納拖拉走一輪，也沒有甚麼害處。

他立定了主意，便坐下寫信給寒梅，把他和卡瑪拉的關係，詳詳細細的吐露出來。最後且表示他這一次轉到干西普爾，便要這位孤苦的女子當作他真正的妻子了。這就是一封辭別的書信，在他和情人永遠斷絕關係以前，將往日的戀愛之情，再在這封信裏披露一次。

他把信裝進信封裏，可是內外都沒有寫明收信人的姓名。他知道阿拿達家裏的僕人，有些和他相善的，可以把信轉達。因為雷米舒平日對於寒梅左右的僕婢，待遇很好，常給他們些金錢，偶有小故，也總是寬恕。他於是打算一到薄暮時，便到寒梅的鄰居去，希望能在老遠的地方見着寒梅一面，再把信遞給僕人，教他私密的送給寒梅，如此往日的深情，從此永遠斷絕了。

到了薄暮時，他四肢慄慄，心中砰砰，帶着信向那條永不能忘記的街上走去。一到那兒，看見門已關閉，往上一望，所有的窗戶也全閉着，室中無人居住，黑暗異常。

他便敲門，敲了第三四次，纔有個僕人推開門，把門打開。

『你是蘇山 (Sukhan) 嗎？』雷米舒問道。

『是，先生，我是蘇山。』

雷米舒『你的主人那兒去了？』

僕人『他同小姐到內地去換換水土。』

雷米舒『他們到甚麼地方去？』

僕人『我不知道。』

雷米舒『有人同他們去嗎？』

僕人『有的，納林先生。』

雷米舒『納林先生是誰？』

僕人『我說不清。』

雷米舒從蘇山方面，知道這位納林先生是一個少年，最近常來此間。雷米舒雖然完全放棄掉娶寒梅的希望，可是一聽到納林，便覺得非常不高興。

『小姐走的時候，身體很好嗎？』雷米舒問道。

『哦是的，她很康健。』這個回答的意思，是特別鄭重聲明，要使雷米舒喜歡的，誰知道蘇山

這回却大錯而特錯了。

『我要上樓一兩分鐘，』雷米舒道。

僕人便掌冒烟的煤油燈，領導他上樓去。

雷米舒從這間房子闖到那間房子，有如鬼魔；且時候便在平素常坐的椅子上坐一坐。所有的陳設，用具，一如往日，只多了這位亞爾納林先生，忽然從天上飛來。宇宙間不願意有真空，立刻要把牠填滿的！在那兒是個窗座，秋日之夕，雷米舒曾在那兒站在寒梅的旁邊，彼此心心相印。每當夕陽西下時，滿屋反照得光華燦爛。是不是雷米舒應再有一位後繼的人，把印在窗前的一幅寫照，從新改變一下呢？他和寒梅之間的舊情，怎麼不出來阻撓，指手警告，而把他們寂靜的分開呢？雷米舒胸中一時忿忿，黯然傷魂！

第二天雷米舒不往亞拉哈巴去，却直接向干西普爾而行。

第三十四章

雷米舒在加兒各答約住了一個月，像卡瑪拉這樣葳蕤初開年華及時的女子，一個月的時期是很久長的。她的爲人婦的知識，由萌動而忽然達於大開，恰如東方曙光忽度爲燦爛紅日一般，設使沒有她和撒拉的深厚交情和感染撒拉愛情的影響，她也許得久待這知識的啟發，決不至像這樣變化神速呢。

雷米舒的遲留和撒拉極力的請求，使伯伯不得不急急向四處租賃房屋，最後在恆河岸上替這一對青年租定一所房子。他又竭力的替他們備辦些家具，以便居住，又僱用了幾位僕人，幫助他們料理家事。

當雷米舒回轉西普爾時，卡瑪拉已經有了自己的住屋，這對少年夫婦不至再依靠伯伯，寄托於他的宇下了。

屋之四週，地面很寬闊，可做花園。兩旁高樹雁列，道路成陰；河流已縮至嚴寒冬日的限度。居屋和河流之間，綿互着一片沙地，麥隴瓜田，縱橫相錯。宅地向河的南部有一株大樹，樹脚四週統用磚石砌起。

這個地方已久無人居，房子和場地都呈現荒廢的樣。花園已成一片荒草，房間裏滿積灰塵，污穢得不堪。但卡瑪拉却不因此而生厭心。她已達到家婦的地位，心裏覺得十分高興，眼前的事物，件件都呈快樂的景象。她時時刻刻打算那間房子做甚麼用，花園各角要種甚麼花。一面自己佈置，一面和伯伯磋商，想把這座荒涼的房子，重新改革一下。她又親自監督建築廚房裏的爐灶，和隔壁貯物室裏一切應當更改的事宜。她整天的洗刷，打掃，能力確已找得新的出路了。

整理家事最足以表揚女子種種優美的德性，卡瑪拉這樣快樂的做工，使雷米舒聯想到如籠中放出的鳥，欣然高聳雲霄一般。她滿面的笑容和作事的靈敏，不禁使雷米舒起了新感覺，又喜又驚。

這是第一次他看見她執行家婦的職權。她似乎已慶得其所，光樂的容貌又增輝了。
「你幹麼，卡瑪拉？」他問道：「你要累壞了。」

卡瑪拉中止工作片刻，含笑的仰視雷米舒。「不要緊，我立刻便好。」她又繼續做去，知道雷米舒對於她的工作已發生興趣，心裏很是滿意。

雷米舒一時神志昏迷，使他又假借一件別的事情來說。『你吃過早飯沒有，卡瑪拉？』他問道。

『自然吃了！吃過已經好久了！』她答道。

雷米舒明白這件事情，正和卡瑪拉一樣，可是他不能不提出來詢問，以表示一點記念她的意思；這雖然一句不關緊要的問題，但卡瑪拉也不覺得不高興。

雷米舒想繼續和她談話，所以又道：『你怎麼一切事情都自各兒做呢，卡瑪拉最好給我一點工作。』

善於工作的人，往往有個缺點，不信任別人的能力，所以卡瑪拉只微微一笑，且笑道：『不行，這不是男人應做的事情。』

『我作男人非常能忍氣的，』雷米舒道：『對於人家所加的侮辱，絲毫不以為意，設使我是女子，那就要破裂了。你對於伯伯却歡迎不暇，為甚麼把我看作這樣無用呢？』

『我不知道，但是一見你掃當廚房裏煙灰，那就要發笑了。你最好走出去。我正攆得塵土飛

揚呢！

因為要繼續說話，雷米舒便接着道：『灰塵是不認人的，待遇你我完全是一樣的。』

『我受得了灰塵，因為我是應該受的，』卡瑪拉道：『你既不必受，又何必苦苦要受，我真不懂。』

雷米舒防恐僕人偷聽着，所以低聲道：『你所忍受的我也得共同忍受，不管是做工或是別的。』

這句話使卡瑪拉臉上微微發紅，一聲不答，只走開叫于美斯：

『于美斯，你最好在這個地方再倒一桶水，你看灰塵多厚。這兒，給我掃帚罷，』她乃使勁的掃去。

『你幹嗎，卡瑪拉？』雷米舒喊道，看見她做這種下賤的工役，心裏非常難過。

『怎麼，雷米舒先生，』背後一人叫道：『正當的工作有甚麼害處？你們是受過英國教育的人，空談平等。你若把打掃當作一件下賤的工作看，那麼幹嗎讓僕人去做呢？我沒有受過你們這

樣的教育，但設使你問我，我的意思是如此：有德的賢婦拿着掃帚打掃，每條的帚子，在我眼光裏看來，有如日光。（向卡瑪拉）你的荒園我差不多整理好了，你現在得告訴我，萊砵應該劃在甚麼地方。」

『請等一回兒，伯伯。我還沒有打掃好這間房子，』卡瑪拉繼續的工作。

房子打掃好後，她把在腰間的遮面紗解下，蓋着頭部；乃走向前和伯伯詳細計議那塊地方最適宜種菜。

一天的光陰好容易的過去了，但房子還沒有收拾得十分乾淨，適合卡瑪拉預定的標準。這間住宅，好久沒有人居住，所以灰塵一時不易打除，有幾間房間非再加清理，通通空氣，簡直是不能住的。雷米舒大大的失望，不得不同卡瑪拉在伯伯家裏再過一宿。他曾整天的想望晚上在他們自己的小小家庭裏，又描畫當他在燈光下對卡瑪拉吐露胸懷時，她那種含羞嬉笑的情形。他們的房子一時尚不能整理妥當，預料再要在伯伯逗遛三四天，但他須立刻向省律師公會報名，再也不能延期，所以第二天他便動身到亞拉哈巴去了。

第三十五章

一兩天後，伯伯也動身到亞拉哈巴去，看看大女兒碧烏。

那早上他走後，卡瑪拉請撒拉到她新屋裏野餐。撒拉伺候丈夫璧品吃完早餐，看他到城裏去後，乃向卡瑪拉家裏來。

這兩位朋友便動手做些菜蔬，又得了于美斯的幫助，把野餐排在大榕樹下。早餐後，他們坐在樹下作終日談。清涼的樹陰，和暖的陽光，和隔岸的風景，在卡瑪拉看來，實在是他們談話最適宜最驚奇的環境，一時心中虛浮的期望，似乎很幽深很篤遠，恰如翱翔空中的鶯隼，眇眇難見了。天色尚很早，撒拉便起身告辭。她的丈夫就要從辦公處回來，她須立刻轉家。

『你難道不能破一次舊例嗎？』卡瑪拉問道。撒拉只搖搖頭，微微一笑，用手摸摸卡瑪拉的下巴。臨走時她又囑咐卡瑪拉天沒有黑便要到她家裏去。

卡瑪拉做完家事後，日光尙沒去。

陽從對岸的高坡逐漸西沉，停河中的幾隻魚船在這晚上，把頸和肩圍上，着那夕

此時于美斯出來，請求要和她談話。『你好久沒有吃檳榔，嬌嬌』他道：『我已在一間房子裏找着些兒，隨身帶了來。』他把用紙包起的檳榔遞給她。

卡瑪拉覺着天色將近昏黑了，乃慌忙站起來。

『查克納伯伯已經給你僱車來了，』于美斯又道。

卡瑪拉回轉伯伯家裏去以前，再走進房裏去作個最後的視察。在正廳裏有個英國式的火爐，預備冬天生火。火爐架上點着一盞煤油燈。卡瑪拉便把這包檳榔放在爐架上，剛要再向前考察一切，忽然看見包檳榔的紙上有雷米舒親筆寫的名字。

『你從那兒找着這張紙，』她問于美斯道。

『這張紙拋在主人的房角頭。我掃地時，把牠拾起來。』

卡瑪拉拿起來讀一讀。這是雷米舒對寒梅吐露胸懷的一封信，因為他太粗心便隨意把牠，

卡瑪拉還呆呆不動直到後

拋開了。

她把信讀完。

『你怎麼呆呆站在這兒，一聲不響，嬌嬌？』于美斯問道：『天晚了。』

此時就是胸針掉在地下，都可以聽得到，卡瑪拉這種癡呆的神色，使于美斯愕然驚駭，沒有聽見我的話嗎，嬌嬌？我們須轉家去，時候很晚了，』他哀懇道。但卡瑪拉還呆呆不動直到後，伯伯家裏的一個僕人進來很急切的說車已經等着很久了。

